

风月观【彪郊/发郊】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396554)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396554>.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彪郊 , 崇应彪/殷郊 ,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发郊 , all郊 , Chong Yingbiao/Yin Jiao ,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aracter:	殷郊 , 姬发 , 崇应彪 , Chong Yingbiao , King Wu of Zhou Ji F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28 Updated: 2023-10-09 Words: 90,278 Chapters: 32/?

风月观【彪郊/发郊】

by [anthea199515](#)

赏赐

“北伯侯，大王传召”

崇应彪大步跨过质子营的训练场，引得两侧的人纷纷侧目，自两日前的血腥一夜他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后，他就习惯了各种目光，他知道有人看不起他，有人恨他，有人恐惧他，有人想着如何奉承他，但他都不在意。他有时觉得自己已经不能算个人了，只是殷寿的一把刀，只是世间的一只恶鬼。

“可我不在乎...”他一边随着引路的内廷侍从穿过王宫长长的回廊，一边冷冷的想，“只是交易罢了，我杀了崇侯虎，当了北伯侯，怎么都不亏。”

“便是此处了。”侍从停在宫禁深处的一道门前，朝他行了个礼，笑容里却带着些微不可查的恶意，继续道“大王感北伯侯杀父尽忠，为国除逆，特备了一件宝物，请侯爷赏玩。”

“赏玩...”他咀嚼了一下这透着不同寻常的暧昧的两个字，径直推开了厚重的殿门。

殿中昏暗，明明是白日却用厚重的毡帘遮住了所有窗户，唯一的光源只有幽明的烛火。香炉里燃着熏香，仔细闻来还有些甜腻的味道混杂其中。

“唔...嗯...”轻微的呻吟落在耳畔，上过战场的人耳聪目明，崇应彪循声走进大殿深处，是一张挂满垂幔铺陈锦缎的大床。纱帘半掩半挂的落在一旁，他眯眼看见床上躺了一个浑身赤裸的美人。

“呵...”虽不知道殷寿又在发什么疯，好好的要给他送美人，但崇应彪还是大步走上前，却在看见床帐中的人的脸的一瞬间愣了一晌“殷郊...？”他有些惊疑不定的喃喃道。

说是浑身赤裸也不准确，殷郊无疑拥有一副看着就充满力量的躯体，可此时却是一副受制于人引颈就戮的情状。他浑身被缠满了红绳，勒出诱人的胸肌和劲瘦的腰身，没入被毛皮盖住的下腹。双手被红绸紧紧缚在床架上，还因为不断的挣扎在手腕上留下了两指宽的红痕。

他不知是被喂了药，还是被狐妖施了妖术，脸色泛着不正常的潮红，黑发散乱的黏在脸上，身上，浑身布满的细汗在闪烁的烛火下透出如玉的辉光。从来清亮的星目被白金饕餮纹的锦带遮住，仔细看眼角有不知是汗是泪的水痕。他甚至没法自由的出声，因为一枚中空雕花的金球被皮绳牵扯着卡在他的唇齿间，里面的铃铛随着他被压在喉间的呜咽叮铃作响。

崇应彪哪见过如此场面，几乎是立刻就硬了，他知道自己对殷郊本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质子营八年，他和这位小太子在战场上生死与共过，为了争鬼侯剑大打出手过，他还在冀州那场雪崩中疯了一样把他从雪堆下拉出来过，可殷郊永远只和那个西岐农夫交情匪浅，只有在自己找茬和姬发打架的时候，才能得到他一点目光。

他也曾在巡夜的夜晚撞见过姬发和殷郊躲在无人处亲吻，还知道姬发有出入太子寝殿的鱼符。

“呸！”他暗骂一声，心里觉得殷寿可真是变态，连自己亲儿子都能当件玩物送人赏玩，但他又清楚的知道，殷寿这么做其实并不是在奖赏他，这个自大狂无比厌恶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不满那天大殿上姬发不听令行事，如此这般行事便是殷寿给殷郊和姬发的惩罚和警告，而自己只不过是手上一把好用的刀，能捅的所有人都鲜血淋漓。

他俯下身，就着烛火仔细打量着殷郊英俊的脸，哼笑了一声。而如此近距离的笑声无疑惊动了殷郊，他浑身僵硬了起来，仔细看去被锦带遮住的大眼睛在无意识的转动，仿佛想知道又恐惧知道来人是谁。这样子简直可怜极了，让崇应彪想到他在北崇时见到的陷入陷阱里的小兽。

他带着薄茧的手从殷郊的胸口乳尖小腹揉捏下去，掌下的皮肤不算光滑，有一些战场上落下的旧伤，但崇应彪欣赏着他不自觉的挣扎和颤抖，却觉得满意极了。

“倒是便宜了我。”他一边想一边脱下自己的铠甲。甲片落地发出哐当的响声，殷郊明显瑟缩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自己被一个人压住。“唔嗯...哈啊...”敏感的乳尖落入身上人湿热的口中，被牙齿厮磨被舌尖舔舐，陌生的快感让他不自觉惊喘出声，指尖猛的攥紧束缚自己的红绸，他似乎想扭动着躲进床榻深处，以避开被不知道是谁的人押呢。

“殷郊...”崇应彪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抗拒，恶劣的开口，“你父亲逼我杀死我的父亲，现在又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我当玩物，你说，他把我当什么？”他好整以暇的扳过殷郊的脸，指尖顺

着他唇齿间金球的缝隙抵进去搅动一阵，带出晶亮的涎水，反手蹭在殷郊挺立的乳尖。“唔...不...”敏感处的碰触让殷郊狠狠的打了个颤，但拒绝的话被压下，他只能激烈的扭动起来，试图挣脱手腕上的束缚，但那催情的妖法太烈了，这扭动更像是把他自己的胸膛往崇应彪掌心贴去。

送上来美餐崇应彪自然不会放过，他揉捏着殷郊的乳肉，在上面留下一道道发红的指痕，生怕殷郊听不清似的在他耳边凑的更近，又问他：太子殿下，你的父亲，把你当什么？”

殷郊抖的更厉害了，那蒙在脸上的布料慢慢沁出水痕。

“殷郊哭了。”崇应彪意识到，然后他竟然不合时宜的开始回想自己上次看到殷流泪是什么时候。

当年殷郊刚加入质子营的时候，从出生就娇养在深宫里的小王子弃琴执剑只为得到父亲的认可，为了证明自己还不接受任何的优待，他在训练场上一次次被摔倒的时候没哭过，在战场上杀人的时候没哭过，被敌人的刀剑割伤的时候也没哭。崇应彪记得自己第一次见殷郊哭是在他们第一次从战场上走下来清点伤亡的时候，他无声的攥着战死的兄弟的手，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滴，结果被殷寿看到，殷寿狠狠抽了殷郊两鞭子，骂他是个懦夫，说战争哪有不死人的，叫他再哭哭啼啼的就滚回去深宫当个废物。

后来崇应彪就再没见过殷郊如此伤心的哭过，就连苏全孝自尽时，殷郊再伤心，也只流了一滴泪。

崇应彪感觉自己怕不是疯了，下腹的火一路烧到胸口，第一次觉得殷郊有点可怜。崇侯虎对自己虽然不理不睬，恨不得把自己扔出去自生自灭，但也干不出殷寿这种丧心病狂的勾当。他屈指掀开蒙在殷郊脸上的锦带解开勒在他口中的金球，胡乱替他抹了几把脸，恨声道：“别哭了。”

“崇..崇应彪...”殷郊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的黑暗有些无法聚焦，话语也因为情欲和被束缚太久而带着含混的水音。也不知道是受了刚刚的刺激，还是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亦或是脑子已经被妖法搅得混沌，他眼里还挂着泪，哀求着说：姬发，姬发在哪里，让他救我的母亲。”

可这话不说还好，崇应彪原本的心疼立刻被他这句话冲散了，他神色几乎是立刻狰狞起来，摀住殷郊想坐起的动作，整个人覆在他身上：“太子殿下，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他抬着殷郊的脸低头去吻他的唇，挺立的下身顶着殷郊的腹肌。

崇应彪带着恶意和暴怒道“这个时候还想着那个农夫？是想让他来看我怎么上你吗？”

“不要..崇应彪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啊！”殷郊被他的话激的挣扎起来。但崇应彪不给他这个机会，伸手探到他下腹遮盖的毛皮里伸手撸了一把，然后看他瞬间软了身子，不禁嗤笑：“不要？太子殿下这么兴奋，不要可不行。”

“唔...你...你是个疯子...不嗯”殷郊刚刚因为伤心而有些褪去的欲望在脆弱处被崇应彪握住时合着狐妖的妖术变本加厉的反扑回来，他想骂人，但在崇应彪试图把舌头探进他齿关的时候只能咬紧牙关以图阻止他。“殷郊。”崇应彪一边撸动他的下身，一边觉得他好笑“你说的对，我是疯子，我是被阴寿活活逼疯的，你觉得你不要有用吗？今天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殷寿会放过你吗？”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死”殷郊不知是他手上的动作还是被他的话刺激的瞳孔骤缩，那一瞬间甚至要咬舌自尽。“崇应彪眼疾手快的用手卡住他的齿关阻止他自残，自己的虎口却立刻被咬的溢出鲜血。

他冷笑起来，仿佛看到了什么笑话：“好啊，殷郊，你死啊，你死了殷寿就会把你这副淫荡样子的尸体扔到姜皇后的院子里，东伯侯已死，你猜她先丧兄再丧子，看到你这样的尸体，她会做什么？”

他抽出手，仿佛毫不在意的把自己的血拍在殷郊的脸侧，问他“你猜她会不会去和殷寿拼命？”

猎户

崇应彪一直以来都有些疑惑，他不明白殷郊到底是被那位从东鲁来的王后教养的太好了，还是他本身就至情至性，竟真的未曾对殷寿的野心产生一点怀疑，还坚信靠自己的努力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这是他自懂事以来就不再奢求的事。

他看着殷郊在听到他的话的瞬间仿佛被抽去了所有力气，仿佛终于接受了命运，闭上双眼的躺在自己身下一副自暴自弃任人施为的样子，心里却并没什么喜悦，他虎口被殷郊咬出的伤口一抽一抽的疼，连带着怒火也一阵一阵往太阳穴跳。

崇应彪捏着殷郊的下巴，凑在他脖颈处舔咬他的喉结，恶毒的说：“怪不得殷寿总说你是个心软的废物，崇侯虎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奴隶出身的母亲，我便杀了他，夺他的伯侯之位，你呢？殷寿杀你舅舅，伤你母亲，你却连恨他都不敢。”

殷郊今夜受了太多刺激，早已经神志混乱，但崇应彪这话却如一记猛药直刺他的识海。

“呜...殷寿...母亲...”他被迫仰着头，望向昏暗的帐顶，喉结处舔吻的唇舌和下身肆虐的手一点也不放过他。他的欲望被崇应彪因常年握剑骑马而带着薄茧的手上下撻动，一阵阵快感直冲脑髓，他已经没法清晰的思考或者说出完整的句子。他被崇应彪操纵着在快感中浮浮沉沉，盛不住的欲望仿佛要溢出来，感觉自己要烧起来了，却恍惚间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他入质子营第一年的冬天，他年纪尚小还有些心高气傲，一心想证明自己和别的质子没有什么不同，婉拒了母亲差人送来的毛毡，一门心思要和兄弟们共甘苦。但那年冬天尤其寒冷，他每天晚上都冻的手脚冰凉，很是难熬。

他一日被冷的睡不着，只能在自己的帐子门口烤火，刚巧赶上崇应彪和姬发守夜。姬发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帮他把火生的更旺了些，崇应彪却对他冷嘲热讽，说王子殿下果然金尊玉贵，连这点寒都受不了，要是有一日去北地打仗，王子殿下怕不是要冷的躲在马车里不出来了吧。

姬发当时就摔了烧火棍要和崇应彪打架，他也生了气，可最终还是怕闹到父亲跟前不好收场拉住了他们。

后来一日休沐，姬发特地给他送来了从西岐带来的干麦叶絮起的垫毯，悄悄帮他垫在床上，说这样能多少隔绝点严寒。

而崇应彪，崇应彪不见了一天，深夜才满身是血的回来，身上背了一块和他一样血淋淋的狐皮扔在他帐子里的地上说是给他的。他当时还在生崇应彪的气，便说姬发已经给了我垫子，我不要你的东西！

其实当时说完他就后悔了，他母亲教过他不能对别人如此无礼，但又觉得崇应彪嘲笑自己在先，纠结了两天便被其他事转移了注意力。

在那之后，他和姬发越发亲近，崇应彪却经常到处找茬生事，因为一点小事和姬发大打出手，久而久之，他们便疏远了。

“啪。”崇应彪仿佛感觉到了他在发呆，抬手在他胸膛上掴了一掌道：“太子殿下在床上想什么这么出神？看来是嫌我不够努力了...”

“在想...你送的狐...”殷郊被这一掌拍的回过神，不由自主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崇应彪愣了一下，可能是没想到他还记得，刹那间他仿佛被看穿心事的羞恼。

“怎么，我就是个猎户，那狐狸你看不起，喜欢西岐的麦子，但现在姬发在哪呢？不还是我在操你。”说罢他身子下移顺着自己的掌印一路舔吻下去，含住了殷郊勃发的欲望。

“没有...不是...嗯唔”殷郊刚要解释自己并没有看不起他，甚至想和他道歉，但要害之处被猛的纳入温热的口腔，他不自觉的挺了挺身，一下说不出话来。

其实他的东西不小，崇应彪吃起来也很费劲，但殷郊那个挺身的动作和不自觉的呻吟仿佛激励了他，他舔吸着嘴里的肉刃，感觉到它越来越硬，甚至微微颤动，便知道是殷郊要射了。

“求你...我不想...不可以...啊嗯嗯”殷郊从未被这样对待过，他紧紧的攥着缚在床头的红绸，呻吟不受控制的溢出，腰背弓起，连脚趾也爽的蜷缩起来，就这么达到了他今晚的第一个高潮，然后失神的落回床铺间。

“崇...崇应彪...够了...你放了我吧。”殷郊失神的喃喃道。

“够了？殷郊，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崇应彪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但刹那间又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笑起来：“哈哈，不会吧太子殿下，你连出入寝殿的鱼符都给了那个农夫，他居然没真的上过你？”

他越笑越大声，仿佛自己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但手上动作不停，不由分说的抬起殷郊的双腿，露出他隐在臀缝中的后穴。

那地方明显没被人碰过，像一朵花将开未开的花苞一般紧紧的缩着。崇应彪掬了一把殷郊刚刚射出的精液，用一根手指一边绕着入口画圈一边浅浅刺入。

“你要干什么...你别...那里不行。”殷郊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他中了狐妖催情的妖术，又刚高潮过一回，正是全身无力。他再没经验也知道此时崇应彪打得是什么主意，但被这样充满押昵的动作暗示着却挣脱不开，只能摇着头拒绝。

而崇应彪才不管他拒不拒绝，他把殷郊的长腿驾在肩头，探入一指就着精液的润滑弯转抽插，接着是两指，三指，他仔细摸索着湿热紧窄的内壁，终于找到一个隐隐的突起，毫不留情的搓磨起来。

“不要...难受...嗯...嗯啊...吗”殷郊开始只觉得胀痛难耐，可却在崇应彪按上那个突起时猛的弹动了一下，射过一次半软的欲望再次挺立，连呻吟也跟着甜腻起来。

崇应彪知道他这是得了趣，越发大力的抵住他的敏感点磨蹭，直到肠液混着精液流了一手。他抽出手指，调整了一下姿势，将自己的肉刃抵在穴口。

明明是最紧要的关头，他却停了下来，俯身掰着殷郊的脸，逼他望向自己的眼睛：“看着我，看着我我是怎么拥有你的”他笃定的说“不想要也没关系，恨我也没关系，殷郊，你会记住我。”

风月

进入的一刹那他们两个人同时抽了一口气，三根手指终归比不上真刀真枪的家伙。

殷郊感觉自己仿佛被一根烧热的火棍捅进身体，他眼前发黑，小声的吸着气，连呼吸都在颤抖，“疼...疼唔...啊。”

崇应彪也不好受，殷郊初经人事的后穴太紧了，他又终于进入了朝思暮想的人，心灵和肉体上的双重满足差点让他瞬间缴械投降。

他额头上绽出青筋，伸手掬动着殷郊因为疼痛而半软的欲望，等他慢慢适应。直到殷郊绷紧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崇应彪才开始慢慢抽动，他不断调整角度，肉刃蹭着那凸起的敏感点，低头啄吻殷郊的唇。

“呜...你...慢点...好大...”殷郊被源源不断的快感和催情的妖法砸在中间，冲撞的快要疯了，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能本能的用双腿缠住崇应彪的腰，随着他的动作不断起伏。崇应彪伸手解开了他被束缚了一夜的双手，拉在唇边舔吻着红痕，下身却更用力的抽插起来。

“哼嗯...别...我不行了...”欲望的潮水一波波的涨上来，他们身下的锦缎皮毛都被汗水和体液打湿，殷郊觉得自己想要被淹没了，只能牢牢攥着崇应彪的手，像是溺水的人攥着一截浮板。

殷郊的手脚相较于身高着实小了一些，但崇应彪却觉得可爱极了，一根根含吮过他的指尖，保持着欲望深埋的姿势，抓着他猛的翻了个身。

“啊啊...求...求你...”殷郊常年骑马学武，腰身劲受柔韧，他被迫含着粗大的欲望转了一圈，仿佛体内每一寸敏感的神经都被无情的碾过，刹那间他觉得自己又要高潮了。

但崇应彪显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他将殷郊摆成趴跪的姿势，一手绕道前方抵住他汹涌的欲望不让他射，一边弯下身子在殷郊的后背落下细密的吻。

“殷郊...殷郊...”他小心翼翼的啄吻像是对待一件名贵的玉器，下身大肆的挞罚却又像在惩罚不听话的奴隶。如果这一瞬殷郊回过头来，会发现崇应彪的表情竟然不怎么狰狞，而是带着爱意和喜悦的。

但殷郊已经没力气转头看了，“太快了...啊...”他的胸乳蹭在身下的毛毡上，欲望也被崇应彪把玩，身上的红绳被拉散了半挂不挂在肩头和腰腹，和散乱的黑发交缠在一起却平添了一股艳色。

他身上还沾着崇应彪虎口流出的血，和他自己的汗混在一起。崇应彪觉得自己也有点疯了，他从背后把殷郊抱起来，那肉刃一下顶到了更深处，夹的他头皮发麻。他探头和殷郊接了个吻，然后扳着他的下巴逼他看着自己，问他“你想救你母亲吗？想找殷寿报仇吗？

嗯？姬发自顾不暇，姜文焕分身乏术，只有我能帮你，殷郊，你为什么从来不看我？”

“唔...不...”殷郊靠在他怀里不住的摇头，流畅的背部肌肉和他的胸肌腹肌蹭在一起，不知是因为承受不了过度的快感还是不赞同他的话。他张嘴想说什么，但被殿门口猛然传来的喧闹打断了。

“崇应彪，给我滚出来，你把殷郊藏哪了！”“大王有令，不得擅闯！”熟悉的声音传来，却被侍从急匆匆拦在殿外，殷郊像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浑身都僵硬了。

“草！”崇应彪暗骂一声。知道这几日殷郊失踪，姬发本就不肯放过一丝风吹草动，殷寿那个神经病想让所有人痛苦，那把殷郊打包送给自己是第一步，第二步自然是想办法把消息透露给姬发，让姬发找来当场撞破这桩好事。到时自己和姬发必定两败俱伤，殷郊也定不会落得什么好下场，才是真的杀人诛心，见血封喉。

殷郊已经知道殷寿是什么人，不接受是一回事，但他毕竟不傻，刹那间自然也想通了这一层，那侍从本就是殷寿的人，估计只是象征性的拦一把，目的却是更激起姬发的怀疑，如今自己受制于人，破局之法便全系在崇应彪身上。

“崇..崇应彪，你别让他看。”殷郊浑身发着抖，试图回头看他，他眼眶通红的挂着生理泪水，小声哀求。

崇应彪挑了挑眉，有些诧异这小太子原来不是不懂这些算计，本想再得寸进尺几句，但他确实不想让这西岐的农夫看到殷郊这样子，也许本来想过，但今天的殷郊太招人疼了，他

又看透了殷寿的心思并不准备配合，“想要我做狗，可我是会咬人的狼”他想，然后眼疾手快的然后拉下帐帘，把殷郊的脸按在床褥中道：“配合一点，他就不会知道。”

效忠

那侍从果然没有真心拦人，但姬发大步踏进殿里的那一瞬间却有些踟蹰了。

这几日四大伯侯亡了三个，他自己的父亲也身陷囹圄，姜文焕为父亲南伯侯和鄂顺守丧，姜王后冒死进谏却受伤还被禁足宫殿，殷郊也为了替母亲伸冤被判犯上不知所踪，正是他着急上火的时候。

今日王后殿传来消息，说探听到殷郊其实已经被殷寿抓住关押起来，还扯上了新任的北伯侯。他自己心急火燎又身负王后所托，只能匆匆赶来确认消息。

他常年拉弓射箭，眼睛比一般人都要有神，当他冲进内殿带起的风吹动帘幔，只惊鸿一瞥就知道崇应彪在这里做什么勾当。

但一是他根本没想到殷寿疯到了把自己亲生儿子当玩物送人的地步，二是他本能的抗拒他捧在手里的小玄鸟被人折辱的可能，三是帐帘落下后遮的严实，便只以为是个普通的奴隶美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姬发简直无法理解崇应彪的所作所为，他不齿地说：“你弑父登位，却毫无愧疚悔过之心，竟还有心情在此干这种荒淫之事？”

他的声音一到近前，殷郊仿佛更害怕了，他还含着崇应彪欲望的后穴猛的收缩，让崇应彪爽的倒吸一口冷气。他顺势骂道：“妈的，老子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这可是大王对我杀了亲爹的奖赏，你不是很会说话吗？想要的话不如也去求求大王也赏你一次？”

崇应彪在帘幔后按着殷郊，昏黄烛光下只有交叠的影子落在帘子上面，他挑衅似的继续小幅度的抽插，龟头顶在殷郊的敏感点上磨蹭，逼得殷郊只能死死咬住锦被，好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叫姬发发现。

“殷郊在哪？”姬发没听出他话里暗藏的恶意，也懒得和崇应彪废话，径直问道。“嘶...”在姬发喊出自己名字的一刹那，殷郊的后穴又不由自主的绞紧了。

崇应彪顶了下腮，心里有些吃味，抬手在那肉臀上掴了一巴掌，不知是挑衅还是得意的故意道：“叫你放松点，草了你一晚上还夹的这么紧，等不及要吃老子的精了吗？”

然后他才回答姬发的问题：“对啊，殷郊呢？殷郊啊...”他一边念着殷郊的名字，一边用力的顶进他的小穴，心满意足的看着他在自己身下颤抖，继续道：“我上哪知道，不如去问问殷寿那个大英雄吧？...”

“你...！”姬发被他阴阳怪气的心烦，此时恨不得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暴打一顿，但念及他是唯一可能知道殷郊下落的人，还是只能攥着拳，耐着性子与他周旋，他道：“王后宫中传来消息，说殷郊被大王交由你秘密关押，他到底在哪？”

“王后宫中的消息...”崇应彪咀嚼着话里的险恶，低头果然见殷郊脸色泛白，仿佛连嘴唇都在剧烈的哆嗦着。

殷郊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父亲今日不止要确认崇应彪是否完全为他所控，要踩碎自己的尊严，要诛姬发的心，连自己的母亲他的发妻也不肯放过。

今日若真被姬发撞破，侍从环卫下，就算姬发肯忍辱负重为他们遮掩，必然也会有消息飞传母亲宫中，说她儿子为了给她伸冤委身于人，被当作男人身下的玩物。母亲对他爱得深切又高贵自持，定会怒火攻心，到时伤势加重不说，自然还会想方设法营救自己，宫中势力大部分握在殷寿手中，母亲本就惹怒了他，舅舅又已经身死，姜文焕势力不稳，她孤立无援，若宫中再有异动，这便是殷寿可以理直气壮废了她甚至杀了她的完美借口。

“这就是我曾经敬仰过，当作英雄的父亲吗。他要把我和母亲还有东鲁赶尽杀绝吗？”他茫然的想，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彻底崩塌了。但崇应彪显然对殷寿的狠毒接受能力更强，知道此时当务之急还是先度过这一关。

他哼笑一声，强硬的答道：“无稽之谈，你有这工夫不如去追查是谁在散播谣言转移视线，少来打扰我的好事。”

他俯下身把一只手塞进殷郊齿间，确保他漏不出呻吟，一手攥着他的腰用力的顶了几下，带起水声阵阵，然后发狠对姬发吼道“还不快滚，不然你还想上床来看吗？”

“不知廉耻。”姬发实在被他这话恶心到了，骂了一句，怒火冲天转身就走。可当他走到门口时，心里却突然一突，好像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是在战场上作为弓箭手的敏锐直觉。

他不自觉的跟着直觉回过头去，那层层床帐中落出了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烛光太昏暗，他没看出什么，只能安慰自己是最近心绪太乱，回身走到殿外去了。

“唔...”听着脚步声远去，崇应彪手才松开殷郊的唇，握着他的腰最后冲刺了几下，刹那间殷郊感觉自己的内部仿佛要被烫坏了，紧接着就因为猛烈袭来的高潮张着嘴无声的喘息了一声，他脑袋混沌身子一软，却仿佛听见有人在他耳边呢喃了一句“我会保护你的。”

他努力睁了睁眼想听个真切，但还是不敌这一日连环的打击和消耗，晕了过去。

殷郊再醒来已不知是何时，他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过，为了封神榜还有舅舅和母亲奔波，也不知是太劳累，还是晕过去前耳边那句承诺到底安抚了他多日来紧绷的神经，竟久违的睡的很熟。可此时醒来，他发觉自己浑身没有一处不疼，连动一动都困难，皮肤上布满了指印和吻痕，看上去可怜极了，但却意外的很干爽。

崇应彪背对着他坐在床边，在擦一把剑，是他的鬼侯剑。

仿佛是被背后的声音仿佛惊动了，崇应彪回过头来看着瞬间全身绷紧警惕的瞪着他的殷郊，挑眉不语。

沉默的氛围让殷郊不太好受，他想开口，但嗓音因为之前激烈活动和呻吟沙哑的不行。崇应彪拿过挂在自己铠甲上的水袋扔给他，看他默默的喝完，问他：“恨我吗？”

“崇应彪。”殷郊的话音和他撞在一起，于是崇应彪示意殷郊先说，

“崇应彪，我不恨你，我父亲并不把你当人看，也不把我和我母亲放在心上。就像你说的，不是你，也会是别人。”殷郊说，他开始还有些难以启齿，但这几日的遭遇让他看透了自己父亲的虚伪，狠毒，和野心。他是被母亲保护的很好，但这不表示他到如今还要傻傻的说服自己父亲是正确的。

他曾经为了维护自己如空中楼阁般的家，为了父亲虚伪的肯定，做了太多傻事害了太多人。他想起母亲曾担心的对他说：“你不了解你的父亲。”他没听，然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万幸一切还可以挽回。

他看着崇应彪的眼睛，继续道：“姜子牙和我说，我父亲不是合格的天下共主，你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

“哦？”崇应彪看着他，看着这只小玄鸟第一次不再追随自己的父亲，而是试图露出自己的锋芒，他说：“可他让我做了北伯侯，我杀父上位，淫辱太子，今日一遭，他当更对我深信不疑，我如今一人之下，为什么要听你的？”

殷郊的身子又僵硬了一瞬，但并没有退缩，：“我想保护我的母亲，我想天下苍生安乐，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更多。”他握着拳，仿佛豁出去了要给自己打气一般。

“我想要的...”崇应彪喃喃自语着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在殷郊以为他又要再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却打住了话音，笑起来示意殷郊继续往下说。

“我记得你曾经为我猎来一只狐...但那时我没有要。”

殷郊说“后来我很后悔，因为我辜负了你的好意，我曾经觉得你弑父大逆不道与禽兽无异，我也错了，我知道你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我可以再为你猎一只狐。”崇应彪的笑容隐去了，仿佛兜转数年的缺憾一朝补齐，他正色起来。

“这次我不用你一个人去，我会和你一起。”殷郊看着他，眼睛里倒映出灼灼的火光，

“这次我要狐妖的命。”

崇应彪跪倒在殷郊的床前抬头望着他，那是一个保证效忠的姿势。

“谨遵谕令”他说：“我的太子殿下。”

而这边，姬发遍寻不见殷郊的踪影，去见崇应彪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回放，让他隐隐的不安，仿佛有什么事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发生。

他百思不得其解，“太奇怪了。”他想，怎么会自己刚好下职时王后宫中就探听到了几日都未曾得到的消息，怎么会崇应彪正好在宫中享用他所谓的赏赐，怎么仿佛有人给自己指路一般让自己走进那座大殿，仿佛生怕自己错过什么似的。还有崇应彪故意恶心自己话语和迫不及待赶人的恶劣的态度，全程没有露脸的行为。

“错过什么...”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手上刹那间青筋暴起，甚至被自己无意识攥紧的弓弦勒的血肉外翻，他想起那只从床榻中落出的手，那指侧有一颗小痣，

殷郊的手指上也有这样一颗痣。

暴怒

“不...不可能。”姬发现是下意识的去否认这个猜想，但他不是蠢人，刹那间也理解了来龙去脉，明白了殷寿的险恶用心。

“啊！！”姬发的拳头砸在地上，鲜血迸溅，他愤怒极了，也心疼极了，他恨殷寿，恨崇应彪，甚至恨当时一帘之隔的自己，但强烈的怒火反而让他越发清醒起来。他明白此时再后悔再痛苦也无济于事，若这事传到姜王后耳朵里，更是正中殷寿下怀。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带着鲜血的手死死摁在弓上，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殷寿...狐妖...崇应彪...”他冷漠的想“我要杀了你们。”

殷郊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原来那间大殿里了，他躺在厚重的毛皮毡毯上，像是被野兽藏在巢穴里的珍宝。刹那间他甚至恐惧是不是殷寿又要玩什么花样，却在看清幔帐上装饰的黑虎纹路时放下心来。

他其实有点搞不清崇应彪对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感情，但他肯答应自己帮忙对付殷寿总是好事。他想起一切还没发生时，他们在战后围在火堆边崇应彪讲的一个故事。

他说他曾驯养过一匹狼，那是一只不被狼群接受的狼，因为他不是狼后的孩子，而是狼王和一只狼群中地位低下的母狼生的。

那匹狼凶得很，每次进攻都恨不得狠狠从他身上撕下血淋淋的皮肉。激战之后却还是被崇应彪占了上风，但最后他却没杀它。

崇应彪那时候的脸色被火堆映得有些模糊“因为这种狼最是色厉内荏的废物，你稍微给它点吃的，帮它包扎一下伤口，它就会对你忠诚，被你驯养。”

殷郊又想起崇应彪那时候的眼神，那眼神仿佛在渴望什么，在哀求什么，又充满了挣扎。

崇应彪说：“但驯化的狼就不再是狼了，只是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

“不，它还是狼。”殷郊记得自己那时并不赞成他的话，反驳道：“狼永远是狼，它只是喜欢你而已。”

那时候他还很天真，觉得有一匹狼跟着自己一定很威风，于是他带着向往说，“如果那是我的狼，我就给它搭最暖和的床，带它一起打猎，把猎物身上最好的肉都分给它一起吃！”

回忆收拢，他不自觉叹了一口气，又想到姬发这几日定然也是日日忧心辗转奔波，突然头疼的很，但狐妖还在宫中，母亲受伤未愈，姬发不知去了哪里，当务之急明显不是如何处理崇应彪和姬发的感情，而是想个办法诛杀狐妖，把殷寿的残暴不仁暴露在天下人面前。

“要想办法把母亲带出宫去，能送去东鲁就好了，这样我便可在朝歌放手一搏”他蹙眉思索着，“可能得联系一下那昆仑来的仙人。”

紧接着他的思绪被嘈杂声打断，一个人步履匆匆的掀开帐帘，身后仿佛追着其他人。

但下一秒有人靠近了他，接着他就被拥进了一个熟悉的怀抱，他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黄色凤鸟图样的前襟，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姬...姬发。”

“姬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当我们北崇的营地是饭堂吗？你说闯就闯？”

崇应彪的百夫长孙子羽追着他进了帐子，又在看到殷郊的时候倒抽了一口冷气：“殷郊！？你不是...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殷郊还没来得及开口，姬发就把他搂的更紧了些，挡住了孙子羽探究的目光。

“闭嘴。”姬发冷冷地说：“你滚去告诉崇应彪，说我在这里，让他来受死。”

孙子羽走了，他不是姬发的对手，又见他脸色实在阴沉，只能去通报崇应彪让他来解决。

姬发这才有机会低下头细细打量殷郊。他从来稳稳搭弓射箭手破天荒的颤抖起来，他抚摸过殷郊唇畔的擦伤，看着一个个吻痕和指印顺着他的脖颈没入被胸前遮掩的衣襟中，他眸光暗沉，生出一股无名怒火，只能搂住殷郊，把脸埋在他的肩上好遮挡住自己黑沉沉的带着的怒火的狰狞表情。

“殷郊...”他喃喃道“是我太蠢了，我来晚了...”殷郊被他搂的很紧，只能伸手安抚的拍着他的后背道：“姬发，我没事...不是你的错，是殷寿和狐妖的错..唔姬...”

他话音没落，就被姬发吻了个正着，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亲吻，但仿佛和以前都不一样，殷郊仰着脸任由姬发的唇舌卷过他的口腔，吮吸他的舌尖，仿佛是野兽在标记自己的领地。

“郊郊...”唇舌终于分开，姬发细细的啄吻着他的唇角，试探性地伸手向下探去，就要去解

开他的衣襟。

“别...姬发...”殷郊却按住他的手，他想要阻止，他本能的不想让自己身上的痕迹暴露在姬发面前。

“求求你，郊郊...让我看看...”姬发感觉自己已经要陷入魔障，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知道自己应该尊重殷郊的意思，但那天床帐后交叠的影子和崇应彪挑衅的话一直缠在他的脑海里，他那时没理解，后来回想起来，那一句句话像是一个个耳光抽在他的脸上，要把他逼疯了。

他按住殷郊的手，不由分说的抽开他本就有些松散的腰带，却在看见那布满情欲痕迹的胸膛时瞳孔紧缩。

“姬发...你弄疼我了...啊！”殷郊在他手里挣扎着，姬发却充耳不闻。殷郊觉得姬发今天很不对劲，他知道是为什么，可还是本能的害怕，姬发对待他从来都是温柔的，耐心的，周全的。

而如今但他毫无防备的被姬发按在毛毡上时，第一次直面了他对自己偏执的占有欲，那眼神赤裸裸的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还压抑着翻涌的戾气，让他不禁狠狠的打了个寒颤。

疯魔

殷郊的身上看起来凄惨极了，不仅有吻痕和指印，还有绳子勒过的淤伤，乳尖被凉风一激，颤巍巍的挺立起来，仔细看还有隐隐的牙印。

姬发简直目眦欲裂，他感觉自己的眼前全是猩红的血雾，怒火和欲火冲昏了他的头脑。

“这该是我的人...凭什么不是我呢。”他想。

那一刻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他闭了闭眼，弯腰含住那本就凄惨但乳尖，用舌头打转用牙齿厮磨。

殷郊试图伸手去推他，但这个像是拒绝的动作反而如火上浇油，姬发嘴上重重的吮吸一口，转而去亲吻啃咬他的锁骨和喉结。

“唔...嗯啊...我不要了...”殷郊仰着头呻吟出声，他躺在姬发身下不住的摇着头，扭动着想挣脱钳制，往床里缩去。

但姬发立马发现了他的意图，刹那间握住他的腰把他往回拖，在他耳边偏执又痛苦的呢喃：“为什么不要我...殷郊...我为什么不行？”

说罢他不等殷郊回答，反手将殷郊翻了个身，以背对自己的姿态按在床上，将他的手腕攥在身后，不由分说的分开他的腿，掀开他的外袍，把自己卡在殷郊的双腿间就去脱他的下裳。

殷郊仿佛反应过来了什么，姬发刚才的表情看着可怕极了，按着他的手却如铁铸的一般，他的力气其实并不比姬发小，但经历了之前的情事又刚刚醒来，浑身还酸软无力，姬发发怒时的力气又格外大，他竟然一时挣脱不开。

“姬发...姬发你清醒点！做什么...放开...啊！”下身暴露在微凉的空气里，他不自觉的瑟缩了一下，他觉得姬发是被什么魔住了，完全没有了平日的理智，只能不断唤着他的名字希望以此唤回他的神志。

姬发的眸子因为他的呼唤晃动了一下，手上微松，却在下一秒看到了他臀缝间因为不久前被别人使用过还没完全合拢的微微发红的后穴，那怒火又顶上来了。

下一刻一掌火热的因为常年拉弓射箭而带着茧的手就拢在殷郊的下身。

“嗯唔...你疯了...姬...姬发嗯。”就算心里不情愿，可快感涌上来的那一刻殷郊的身子还是瞬间软了，他和姬发曾经也如此互相帮助过，所以姬发可能比他自己更还了解怎么样能让他更爽。而此时姬发完全压在他身上，一只手玩弄他的欲望，一只手抚弄他的乳肉，一边还要俯身凑近含吻他的耳垂。

殷郊胡乱套上的外袍被蹭的已经半脱不脱的挂在肩上，一侧滑落下来露出肩膀上的牙印，姬发眼睛更红了，他不由自主的舔吻上去，想用自己留下的新痕迹覆盖掉旧的。他刚刚只来得及卸了外面的铠甲，贴身的软甲未脱，因此压在殷郊的背上印出了一个个红痕。

“唔唔...啊...姬发...轻点...不行了唔”殷郊此时的身体实在敏感，姬发又专挑他的脆弱处搓揉，他感觉自己是姬发手里的一团雪，被揉散了，摇化了，滴滴答答的淌下水来。

“殷郊..你是我的...”姬发在他耳边呢喃着，湿热的唇舌卷进他的耳蜗，让他忍不住发着抖。

“别...要...要到了吗...”潮汐一般的快感涌上来，很快他就在姬发的手里射了出来。

“不应该是这样的。”高潮来临的时候他茫然地想，“姬发不应该是这样的。”下一刻他就感觉到姬发的手收了回去，开始向后摸索他的臀缝。桎梏松了一瞬，他猛的挣动一下，终于攒足了力气回头看向姬发。

在对上殷郊的眼睛的一刹那，姬发所有的动作都顿住了。

那是他从没见过的殷郊的眼神，如果要形容，此时的殷郊就像一只刚从陷阱里爬出来的伤痕累累的小兽，刚以为自己脱离了危险，就被猎人抓回来捏在了掌心，他的眼睛雾蒙蒙的带着水汽，像是被惊吓到了，警惕着恐惧着随时可能来临的伤害。

“可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他呢。”姬发像是被一盆凉水泼在脸上，他瞬间清醒了过来。紧接着身后一股巨力传来，他被从殷郊身上掀了下去。

他回身看到身后人的脸，所有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崇！应！彪！”他齿缝中一个一个挤出三个字，像是浸着血。

“当啷。”两把锋利的剑同时出鞘，狠狠撞在了一起。

合作

崇应彪也一身凌烈的杀气，他安顿好殷郊，就马不停蹄的赶回王宫中见殷寿。

那狂妄自大的王笃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却仍旧对姬发没直接撞破他和殷郊一事心存疑虑，召他进宫问话。

他单膝跪在大殿空旷的地上，听着头顶传来殷寿和苏妲己的调笑。

然后殷寿问他：“崇应彪，我把我的儿子送你，你喜欢吗？”

崇应彪觉得自己被一条阴险的毒蛇紧盯着，他磕了个头，却刹那间有了对策，道：“谢大王赏赐，臣深感惭愧。”

“惭愧？”孤殷寿仿佛满意他的忠心，径自笑起来反问“你惭愧什么？”

崇应彪仍旧保持着行礼的姿势道：“臣请大王允准臣带太子面见王后。臣定竭尽所能，为大王分忧。”

“哈哈！好！好！”殷寿步下台阶，仿佛高兴极了，他示意崇应彪起身，说：“北伯侯果然聪明又识时务，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你就带着郊儿去见王后，让她好好看看她的儿子是什么模样吧。”

“真是个疯子。”崇应彪心里暗骂，但面上不显，只恭敬应是。殷寿便摆摆手，让他退下去了。

他知道殷寿的意思不过是要他把殷郊像个玩物似的带到姜皇后面前，在她眼前羞辱她的儿子，好逼疯她和殷郊。但他不准备真的这么做，他只是想殷郊能见一见他的母亲。

然后他又想到被自己藏在北崇营地的殷郊，觉得他定然会因此欢喜，脚步都不自觉加快了几分。

所以当孙子羽来告诉他姬发闯入他帐中时，他像一匹暴怒的野兽，发现自己精心藏在巢穴中的珍宝被人挖了出来，他快步迈进营帐的那一刻，正看见姬发按着殷郊强迫他高潮的一幕。

那一瞬间他恨不得将眼前的不速之客抽筋剥皮。姬发是个出色的弓箭手，近身搏斗却并不是崇应彪的对手，他们之前打过数不清的架，但此时怒气冲冲地撞在一起，却都是冲着杀了对方去的，刀剑脱手，就赤手空拳扭打在一起，一时间竟然难分高下。

“住手！姬发！崇应彪！我说住手！”殷郊自然看出来了他们的不死不休，他不顾自己还是一副衣不蔽体的模样，就想下床像之前一样拦在他们之间。

但他腿脚酸软，还没站稳就要往下倒“殷郊！”“小心！”崇应彪和姬发见他这样，立刻掀开对方，冲上去扶住他。殷郊被他们扶起，感觉他们握着的自己地方烫极了，又看他们俩的眼睛不自觉的还在往自己半赤裸的身上飘。他们在质子营训练洗浴时虽也坦诚相见过，但从没有像现在这般羞恼。

殷郊脸色发红地拢起身上的破布条一样的外衫道：“什么时候了还要打架！当务之急是杀了狐妖，救出母亲和西伯侯。我看你们都该去外面吹吹冷风，清醒点我们再谈。”

姬发和崇应彪知道他平时再平易近人的和大家打成一片，到底久居上位的殷商王子，此时虽身子不适，但腰板挺直面带薄怒，明明自己此时可以轻易的制住他，但偏偏生不起押呢心思，更别提还有旁人虎视眈眈。

姬发比崇应彪又多了一层愧疚，生怕殷郊真的因为之前的事生气，率先道：“郊郊，是我昏了头...我不用出去，都听你的。”

崇应彪最看不得他这副样子，也跟着道“对啊郊郊。”他特意加重了称呼，余光看到姬发猛的攥紧拳头，心里暗爽，继续道“我现在就清醒了，你但说无妨。”

殷郊看着他暗地里的挑衅，警告似的看了他一眼，面上更红了，他忍无可忍道“你们都在这我怎么穿衣服，光着身子和你们说吗！都给我出去！叫你们再进来。”

姬发和崇应彪只好狠狠互瞪一眼，往帐外去了，身后殷郊再一次叮嘱道：“不许再打架！”

姬发和崇应彪出了帐子，一左一右的守在帐帘旁边，有人想上来探听究竟，但被这两人煞神一般的脸色一激，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姬发。”崇应彪先开口了。

他本就知道殷郊与姬发的关系牢不可破，也没想着真能从中作梗，现在眼看着殷郊对自己

改观开始接受自己，便明白这是要趁热打铁的时候，得好好表现不叫他失望。

所以他继续说：“如今世事不稳，既然殷郊有了打算，我们也只能各凭本事，暂且握手言和吧”

“崇应彪。”姬发看着崇应彪那张志得意满的脸就想起这些新仇旧恨，但念及殷郊的嘱托，还是没做什么，拳头捏的死紧冷声道：“既然殷郊信任你，要用你，我如今暂且不与你计较，这笔帐，等杀了狐妖后再与你清算。”

“哈哈”崇应彪没被他吓到，反而打量着他的脸色，突然笑了起来，指着姬发仿佛见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姬发，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语罢他见姬发怒视而来，笑的更开心了，故意夹着嗓音造作的道：“像个咬牙同意新人进门的正房夫人呀。”

“你！”姬发怒不可遏，但紧接着帐帘里就传来殷郊的声音唤他们“好了，你们俩进来吧...”他们一前一后了进去，殷郊看着他俩一个戏谑一个阴沉的脸色，确认道：“你们没又吵架吧？”

“和他没什么好吵的。”一见到他，姬发便很快调整了情绪，紧接着问他：“你如今打算怎么办？”

既然谈到正事，殷郊叹了口气说：“如今天谴降世，母亲受伤困居内宫，西伯侯被擒，狐妖为祸后宫，姜子牙暗示过我，父王...”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紧接着改了称呼“说殷寿不是能做天下共主的人。”

他短促的笑了一声继续说：“我那时不信，觉得他是个招摇撞骗之人，如今方知道是我错的离谱。”

“殷郊，这不是你的错...谁也不知殷寿竟会如此丧心病狂..”姬发不忍看他这个样子，上前安慰道。

殷郊握了握他的手，摇头制止了他的话，他说：“是我的错，若不是我不理解母亲的劝告，若不是我一门心思仰慕他，也许就不会...”

他话音未落，崇应彪也跨步上前，攥住他另一只手：“我已向大王求得带你去面见王后的机会，”

他看到殷郊的眸子亮了一瞬，紧接着说“但你如今还需修养，不急在这一时，不如暂定几日后，也方便一切安排妥当。”

“多谢你，崇应彪。”殷郊其实没想到崇应彪说帮他，就真能如此细心，连他母亲也顾及到了，说不感动是假的，但他还是收敛心绪：“但时间急迫，我此时不方便露面于人前，所以想请你们一人帮我办一件事。”

他顿了一下，见两人纷纷点头，才道：“姬发，你替我去找表弟，问他，姜文焕愿不愿为舅舅报仇，为鄂顺报仇。”

“好，交给我你放心。”姬发答到。然后殷郊又转向崇应彪：“你的人方便在朝歌行动，便让他们帮我找找那几位昆仑仙人的下落，请他们来见我一面。”“没问题。”崇应彪也答道。

一切安排商议妥当，两人起身准备退出营帐各自去忙时，殷郊又出声了：“姬发，你先等等，让我看看你手上的伤。”

“好啊。”姬发回过头，面上终于现出了今日以来的第一个笑容。

崇应彪也跟着回身，不顾姬发的怒视凑在殷郊额上亲吻了一口，恶狠狠的道：“这是报酬。”

他本想再说些什么，但还是按耐住自己，转身出去了。

帐帘落下时，他正好看到殷郊捧着姬发的手仔细查看那被弓弦勒出的伤口，“嘶...好疼。”

一声抽气顺着他带起的风飘到他耳边，崇应彪觉得自己被恶心的快要吐了。

“矫情。”他恨恨地骂了一句，去找姜子牙了。

浓情

殷郊确实是心疼了，他虽然还有些生姬发刚刚强迫他的气，但也知道手对于一个弓箭手有多重要。

他捧着姬发的手掌仔细打量，见那伤口只是草草被一块不知哪里撕下来的布随意裹住，血痕顺着布渗出来，揭开的时候还撕扯着粘着血痂的皮肉。

从姬发的角度看，烛光下的殷郊握着他的手，他浓密的睫毛垂着盖住眼睑，而且仿佛是怕他疼，殷郊还微微嘟起唇在冲他的伤处小口小口吹着气。

只这一眼，之前被压下去的欲火又翻涌上来了，他可怜地道：“之前...之前我想到崇应彪竟那样对你，我就站在旁边却被蒙在鼓里，殷郊，我太心疼了。”

“那你也不能糟蹋自己的手啊”殷郊责备地瞪了姬发一眼，却知道那种情况下要求他冷静确实太过份了，只能说：“这样的伤口不好好处理，以后你都不要拉弓了吗！”

他一边说着，一边却仔仔细细的给那伤处抹上药膏，又精心包扎起来，才推了姬发一把：“好了，你去找表弟吧。”

“殷郊，郊郊，我疼得很。”姬发却不依不饶，他反手握住殷郊的手，十指交握着举到唇边，反复啄吻着还残留在他手腕上的红痕，看起来难受极了。

他说：“我想到你被那样欺辱，想到殷寿竟然这样对你和你的母亲，我真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杀了他。”

“姬发...”殷郊这几日本就是靠对母亲的担忧和对殷寿的愤怒强撑着精神，此时被他这么一说，也有些委屈了。

姬发用没受伤的那只手将他按在自己怀里，他低头吻了吻殷郊的发顶，唇舌又顺着他锋利的眉骨和高挺的鼻尖滑下，与他接了个漫长的湿漉漉的吻。

他的额头抵在殷郊的额头上，眼睛里倒映出他发红的眼睛，安慰他说：没事，我在，我会帮你的，我会保护好你和你母亲，我保证。”

然后他又紧紧的抱了殷郊一下，一边作势起身，一边不舍地道：“那我现在就找姜文焕了。”

但殷郊却没让他走，他拉着姬发的手，脸色更红了，鬼使神差地小声问道：“你想要我吗，姬发？”

“什么？”姬发好像被他问懵了，扭头看他，却见殷郊径自解开了腰带，外袍随着他抬手动作滑下，露出半透的白色里衣。殷郊仿佛不敢抬头看他，声音也更小了，但还是又问了一遍：“你要我吗？”

“怎么会不要你。”姬发已经硬的快要疯了，此时以退为进见了成效，哪有再忍的道理。

他将殷郊推倒在床上，不由分说的覆了上去，却坏心地道：“我想要的，可是我手还疼，你行行好，帮我把甲卸了吧。”

“你！”殷郊觉得姬发在得寸进尺，可他手上有伤却是事实的，只瞪了他一眼就还是乖乖替他解开贴身的软甲。

姬发埋在他颈窝，一边欣赏他红的要烧起来的侧脸一边在他脖颈处留下一个个亲吻。待脱的差不多了，又握住他的手，往自己身下拉，他的欲望早已硬的发疼，殷郊碰了一下，便像是被烫到一般收回了手，扭过脸不敢再看。

“帮帮我，就像你以前做过的那样...”姬发故意磨蹭着他，胯下的硬热顶在他的腹肌上，带着暗示的磨蹭起来，然后就感觉自己的肉刃被殷郊常年微凉的手掌包裹住了，他喘了一声，一边鼓励一般在殷郊的胸前吻过，一边去摸殷郊刚刚随意扔在床头的药膏往他身后探。

“唔嗯...”才被开苞不久的后穴再次被手指探入，殷郊手上不由一紧，直听到姬发倒抽一口冷气才回过神来。

“呼...”姬发替他扩张的动作不停，凑到他耳边调笑道：“郊郊...一会还要用的，下手轻点吧。”

“嗯...姬发...姬发...”殷郊被他越发觉得他恶劣，但此时这当口已经不是能甩手不干的时候了，他觉得手里的东西烫极了，而身后姬发指关节上的厚茧磨着他娇嫩的内壁，时不时从敏感点上擦过，他自己也像要烧起来一样。

姬发一手撸动他的欲望，一手摸索着他体内的那一点不断搔刮，殷郊刚换上不久的里衣不久被汗浸湿了，贴在他身上隐隐透出蜜色的肌肤和印在上面的吻痕。

他眼中含着水，看起来难捱极了，只能喃喃的催促“可...可以了姬发...要...想要你嗯。”

下一秒他就感觉手里的东西被抽走，姬发架着他的腿，再也忍无可忍，狠狠的抵进他的身体里，那一下顶的深极了，一瞬间像是顶到了他的内脏。

“呼。”姬发终于得偿所愿，刹那间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他还是耐着性子等殷郊适应，然后才大力的顶弄起来。

“呜啊...太深了..慢点...嗯...”殷郊清晰的感受到姬发粗大的欲望埋在他的身体里，甚至能感受到上面跳动的青筋，他难以忍受的呻吟出声，下一刻就感觉那东西狠狠的抽插起来。

姬发常年骑射，腰肢有力极了，又不知是忍耐太久还是之前的怒火还没全消，一下一下顶的极深极狠。

殷郊被他顶的崩溃，手指痉挛的按在身下的毛皮上，下一秒却被姬发抓在手里：“殷郊...殷郊...别抓别的，抓住我就好...”他一边说一边将殷郊的指尖拉到唇边含吻，感觉自己此时的占有欲到了顶峰，不愿他碰到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

殷郊被他大力顶的向前，紧接着又被握着腰肢拖回来，被含在后穴里的肉刃因为那一下进的更深了。

“呜...不行...要坏了...”他胡乱的摇着头，之前绑好的发带散开，黑发一缕缕的黏在俊俏的脸上。姬发将他的腿缠在自己腰上，身下动作不停，还要伸手探进他的唇齿间摩挲他的舌尖和牙关。

殷郊双手按在姬发的腹肌上，无意识的挠出一道道抓痕，他太爽了，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甚至无意识的向上顶起腰，把自己往姬发胯下送。不成想姬发却伸手堵住了他的即将喷发的欲望，蛮横的要求道“郊郊，等等我...我们一起。”

“不行...我不行...求你...啊...啊嗯”汹涌的快感被堵在身体里，他的后穴不断的绞紧，甚至讨好的扭动腰肢试图取悦姬发。

“求谁？”姬发被他夹的头皮发麻，一边享受他的讨好一边不依不饶的问他“我是谁？”

殷郊张着嘴喘息着，无意识的泪水蓄满眼眶，他仰头磨蹭着，伸手想去够姬发握住自己欲望的手，但姬发却没让他如愿，用另一只手将他两腕钳在一起，蛮横道：“殷郊，叫我的名字，叫了就给你...”

“姬发...嗯呜呜...你是姬发...求你...给我...给我嗯...”在他念出姬发名字的那一刻，姬发终于大发慈悲的放过了他，跟着也射了，高潮那一刻他拨开殷郊面上湿粘的发，狠狠地亲了他一口。

“记得...去找姜文焕。”殷郊又累又困，还不忘叮嘱他，姬发知道他担心，好笑的吻了吻他困的已经睁不开的眼皮，安抚保证道“好...我帮你洗洗就去。”

殷郊于是就放心的靠在他怀里，任他打理去了。

表弟

崇应彪和姬发的办事效率确实很快，再加上又憋着较劲的心思要在殷郊面前表现，就更加事半功倍了。第二日，殷郊就在帐子里见到了姜文焕和姜子牙杨戬哪吒一行人。姜文焕是先来的，他这几日为了父亲和鄂顺守灵，憔悴得很，昨夜姬发值守宫禁，深夜给他递消息，虽然奇怪为什么是在崇应彪的营帐会面，但还是一大早就急匆匆的来了，然后差点又受一回刺激。

也怪他来的太早了，殷郊那时候还没醒。

昨夜崇应彪深夜才带回来联系到了姜子牙他们的消息，结果进门一看到殷郊的情状就知道被姬发钻了空子。

他恨恨的咬牙，但却意外的没发怒，还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的与殷郊聊了几句正事后就沐浴去了。

殷郊本来就有些心虚，一时也没想通为什么他今日如此好说话，却在准备就寝时愣住了。营帐里只有一张床榻。

他被崇应彪从宫中带出来，是打着赏玩软禁的名义，另搭帐篷肯定行不通，要崇应彪出去更不合适，说不定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他正踌躇着要不自己在地上凑合一晚，身后就贴上了一具温热的躯体。

“殷郊...”崇应彪从身后环住他的腰，下巴垫在他的肩上问他“你怎么不就寝呢？”

“我...唔...”殷郊回过头刚想问他有没有多余的毡垫能让他铺在地上就被崇应彪吻住了，刚沐浴过的人连口腔里都是热的，崇应彪在他唇齿间扫荡了一圈，仿佛满意了些，反手拉住他就要把他往床上带。

“那个...今晚你...我”殷郊脸色隐隐发红，他觉得再这样下去还没杀死狐妖，怕是自己就要先坏掉了，但随后又想起自己当初的豪言壮语，说要给他比想要的更多，一时为难的僵在那里，期期艾艾的不知该不该拒绝。

哪知道崇应彪笑了一声，仿佛是在调戏他一般，无辜的说“太子殿下在想什么呢？我为了你奔波忙碌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那昆仑仙人的下落，实在有些累了。”

他看了看殷郊的脸色，假装豁出去了一般：“但若你实在想要，我也自然不能拒绝，但怕是得麻烦你自己动了。”

“你！”殷郊本来就泛红的脸被他说的仿佛要滴下血来，他本能地伸手去捂崇应彪的嘴想让他住口，却没注意被他使力一绊仰倒在了床榻上。

那床榻上垫了厚厚的毛皮，倒下去也并不疼，可好巧不巧摔下去的时候他的腰带却勾在了崇应彪腰间的搭扣上，被拉散了。

“嘶...”心上人寝衣散乱地陷在自己床上，敞开的衣襟里隐隐透出情欲的痕迹不说，还兀自抬头用羞恼的目光瞪着自己，崇应彪刹那间感觉两股热流分别冲向了自已的头顶和下腹。然后殷郊就发现崇应彪硬了。

“你！你说你今天累了！”他是真的有点怕了，拢着衣服就要往床里缩，但被崇应彪一把抓住脚腕拉了回来。

殷郊的脚相对别人小了不少，崇应彪一直觉得可爱，此时忍不住揉捏了俩下，又把这有些冰凉脚拢在火热的掌中暖了暖，然后才欺身卡在他腿间，好整以暇地欣赏了一会他的颤抖。

他不怀好意地贴在殷郊的耳畔哄诱道：“你用手帮我弄出来，我今天就不折腾你。”说着便拉着殷郊的手按在自己勃起的欲望上，探身亲吻他眼角的泪痣。

“真...真的？”殷郊半信半疑，他的眼睛蓦然睁大了，即便隔着亵裤都能感觉到的粗大带着一股滚烫的热意在他掌中突突直跳，如果不解决，崇应彪今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殷郊权衡了一下，还是决定相信他的话，确认道：“那你得说话算话。”崇应彪确实说话算话，这夜的确没再插进去，但他被殷郊用手帮了一回，低头看到他认真羞涩满头是汗的样子，欲望却并没有消下去，哄着殷郊夹着双腿，在他腿缝会阴处磨蹭着又射了一回才尽兴。

殷郊被这么来回折腾到半夜，中间自己也高潮了一次，也就没再有机会提怎么睡这个问

题，歪在崇应彪怀里睡着了。

然后就有了一大早姜文焕看到的那一幕。

他的表哥衣衫半褪地躺在崇应彪的床榻上，露出的肩背手臂上还有可疑的淤青。

刹那间他想起了姑母对自己的嘱托，请他在质子营里照顾殷郊，又想起父亲的期盼，教他要好好辅佐表哥。

而此时父亲身死，姑母受伤，表哥还要这般受尽凌辱，他愧疚地想，这都是他一蹶不振过度沉溺悲伤之故，若他能早日担负起东伯侯的责任，定不会让表哥受这样的罪。

崇应彪就是在这时候回到营帐的，他一进来先看到殷郊还躺在床上，又看到姜文焕一脸悲愤痛苦，好像恨不得以头抢地的样子。

他刹那间像是凭空中被谁打了一拳，脑子嗡的一声，以为是他们私下的动作被殷寿发现，狐妖又使了什么妖法害了殷郊。

姜文焕扭头一看他，就要冲上来打他，却被他挡开，他此时满眼都是躺在床上的殷郊，连声音都在颤抖，他问：“殷郊怎么了？”

“什么？”姜文焕也愣了，随后又怒气冲冲道：“这难道不该我问你吗！你对殷郊做了什么？”

崇应彪哪里还能听见他的话，一步步走到床边就要去探殷郊的鼻息，姜文焕却彻底误解了他的意思，他眼眶瞬间红了，拔出剑恨声道：“你把我表哥害死了？”

殷郊没被害死，但殷郊被他们吵醒了。

“我...这几日出了太多事，我也是情绪激动。”姜文焕最终被安置在床边的杌子上，他生的高大，坐在矮凳上颇有点缩手缩脚的委屈之感。

殷郊也知姜文焕这几日受得刺激和痛苦并不比自己少，只能安慰他“逝者已逝，再沉溺其中也不过徒增伤感，我们当好好计划一下，才能为舅舅和鄂顺报仇。”这话既是安慰姜文焕，也是安慰自己，说着说着，他也不禁难受起来。

崇应彪本来还因为刚刚的事有些尴尬，此时见殷郊难受，便拍着他的背安慰他说：“也不用过于忧心，此时我们有北崇东鲁西岐三路势力在手，若加上昆仑仙人相助，且殷寿在明我们在暗，计划得当并不是没有胜算。”

“是，你说的对，可我还是有些担心母亲。”他俩不对话还好，一对话姜文焕的目光就忍不住在他们之间打转。

他知道姬发对殷郊的感情，此时又见殷郊和崇应彪间隐隐透着股亲密，他想问什么，但想起今早的乌龙，还是忍住了，可他面上不显，心里却越发疑惑起来。

而这时，姬发也终于下了职，草草洗漱了一番就赶了过来，他昨日刚与殷郊水乳交融，还没来得及好好温存半晌，就不得不去履行巡守职务，期间又忙着联络姜文焕，还去牢里见了一回父亲西伯侯。

此时姬发见到殷郊，也不管是不是在人前，就先凑过去低声问他：“还难受吗？”

殷郊像是想起什么一样脸色发红，推了他一把示意他正经一些，又仔细查看了他手上的伤口还好好包着，没有崩开的迹象，才放心的舒一口气。

崇应彪对此视而不见，只冷哼了一声。

而如此一来，姬发和崇应彪便一人一边占据了殷郊身边的床榻，虽像是针锋相对，但仔细看却是拱卫的样子，姜文焕也上过战场，一眼便看出这样的位置就能将所有殷郊自己注意不到的死角保护的密不透风。他更疑惑了，忍了半晌还是说：“表哥，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姜文焕其实是不常叫表哥的，当初殷郊进入质子营，但一门心思在殷寿面前证明自己，并不想过多的借助东鲁的力量。

而姜文焕也有一分傲气，不想被人说是攀附皇族，是以只有逢年过节时，被那时候还是王妃的母后召到宫中时，自己与他才能放肆些谈天说地嬉笑玩闹。

殷郊现在想来，说不得就有殷寿怕自己与东鲁势力走得太近，质子营权力平衡被打破，所以屡次暗示引导的缘故。

此时姜文焕这么一叫，殷郊就觉得亲切极了。血脉亲情就是永远刻在东鲁血脉里的软肋。

待姬发和崇应彪出了帐子，姜文焕才认真打量起了殷郊，说道：“我答应姑姑要照顾你，如今却让你落到这个地步，心中实在有愧，殷郊，你实话告诉我...”

他停顿了一下，怕殷郊不好受，但仔细看 he 脸上没什么屈辱神色，才继续问“崇应彪和姬发，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

殷郊没想到他要说的是这个，呆了一下，紧接着就知道他大概是看出了什么，愣愣地问：“这么明显吗？”

他只是觉得姜文焕看出了他和姬发崇应彪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姜文焕却显然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他勃然大怒道：“他们西岐和北崇就这么不把我们东鲁放在眼里！真敢欺负你！？”

“啊？”殷郊这才知道他又误会了什么，但其实也并不算是误会，他又不好认真解释，只好说：“我...我没被欺负，我如今也不知该怎么和你说，但我真的无碍的，表弟。”

他顿了顿，又正色起来道：“文焕，今日只有我们俩人，我确实有一事要拜托你，我们订下诛杀狐妖的计划，但成败难料，所以不论如何，在此之前我都要将母亲救出来，朝歌终究是是非之地，所以我想请你安排，送她回东鲁去。”

“我知道。”说到这事，姜文焕也郑重地点点头，应道“当初在东鲁，父亲便一直念着姑姑，我在朝歌这八年，姑姑也对我多加照顾，我答应你，拼了命也会把姑姑好好带回去。”

“我不要你拼命。”殷郊说，他的声音里带着坚定“我会让你们都活下去的。”

仙人

当日午后，姜子牙杨戬哪吒一行三人才赶到，那日为了追回封神榜，姜子牙落入水中本就受了不少苦，后来又与四大伯侯在女娲庙谈论谋反被姬发撞破，他法力尽失与年迈凡人无异，虽有杨戬哪吒在旁保护，却也疲惫不堪。

崇应彪的人早就发现他们的下落，但因他们都身着殷商皇家侍卫铠甲，姜子牙误以为是殷寿派人来强夺封神榜，很是躲了一阵子。

后来还是崇应彪亲自拿着殷郊贴身的佩玉，才说服他前来会面。

姜子牙虽已认定殷郊纯善仁厚，顾念天下苍生，与殷寿完全不同，是能做天下共主的人，但每每思及他那日对自己穷追不舍，口口声声心心念念为了父王的样子，便知道他倔得很，而如今仅过了几日殷郊便仿佛态度大变，实在不能不让他悬着心。

而杨戬和哪吒也为了他们当日害师叔落水一事颇有微词，深怕其中有诈，本来是劝姜子牙不要以身犯险，但终归拗不过他，还是跟着来了。

殷郊有时有些倔脾气，又出身皇家，除了殷寿，身边平素也是哄着他的捧着他的居居多。但他被姜皇后教养的极好，从没有那些天潢贵胄的坏脾气，也不是全然不通人情。之前因封神榜一事与姜子牙闹的并不愉快，虽他自己也又是被砸晕又是被混天绫吊了一回，姜子牙也未见得计较，但他想起自己那时不听劝告意气用事，还是有些愧疚的歉意。

殷郊安抚好姜文焕，就张罗着要备点烤肉菜蔬点心生怕他们这几日东躲西藏没法好好吃东西。

“我以前委屈不开心时，母亲就会给我准备很多好吃的点心，我吃了就开心了。”他是这么说的。

好不容易眼巴巴的等到姜子牙一行三人被领进营帐中，他也毫不扭捏，上前长身一礼，坦然道：“小子之前鬼迷心窍，不听仙人教诲，多有得罪，望道长见谅。”

他这一番诚恳道歉，不说姜子牙，连杨戬哪吒也不由多看了他两眼。

再说姜子牙本身就觉得他是下一任天下共主，更连连摆手，直道“不敢当，不敢当。”但他还是有些疑问，也不拘束，直截了当地问道：“太子殿下，当日微臣献宝之时，您也曾态度强硬，说商王才是天下共主。如今您派来联系我的人却说商王无道，妖孽现世，敢问发生了何事啊？”

哪吒本就是冲动的脾气，此时一听也急道：“对啊！你当时对我们穷追不舍要抢封神榜给你爹！现在找我们说不帮你爹了，你是不是想骗我们！”

殷郊听他提起那日的事还有些尴尬，他想到自己当日为了殷寿追出朝歌城，张口父王是个大英雄，闭口你根本不了解他，结果最不了解殷寿的人却是自己，更是赧然。便道：“那日是我不好，此事说来话长，各位还是先入座，我备了些饭食，边用边说吧。”

他见哪吒是个心性天真的小孩子，也没和他置气，还塞给他一小包饴糖。他从小就偏好甜食，这是他从女娲庙归来受伤后，母亲心疼给他准备的。后来母亲便在他昏睡之时死谏君王，落得个身受重伤的下场。

然后他也没忘了杨戬，笑道：“那日在祭天台看过道长救人，那时没来得及结交，后来又多有误会，今日权作赔礼，怕道长不沾荤腥，还备了些果蔬，望你不嫌弃。”

杨戬愣了一下，没想到他周到到这个地步，此时见他剑眉星目长身玉立，也不由心生好感。修道之人能感天命，他又感到冥冥之中和殷郊可能还有更深的缘分，也笑着说：“这就很好了，我不讲究那些，叫我杨戬就好。”

他们这么相视一笑，杨戬却感觉侧旁有两道刀锋一样凶狠的目光向他刺来，回头却只见姬发和崇应彪一个望着帐顶一个注视地面，没有什么异常，他有点疑惑，还是跟着姜子牙入座了。

他一坐下哪吒嘴里就包着糖就凑到杨戬身边，小声地和他说：“这殷商的太子原来是个好人啊，他给我糖吃呢。”

杨戬摸摸他脑袋，也跟着点点头，觉得能想到给哪吒送糖，还顾及自己口味，这殷郊确实是个周到有趣的人。

众人各自入座，终于谈起正事，殷郊从头到尾把那日女娲庙回宫后，姜王后怎么死谏受伤，四大伯侯怎么三死一囚，他怎么发现苏妲己是狐妖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又说自己发现

殷寿并不只是无辜被狐妖魅惑，其中敛去了些细节，只说他设计对自己和母亲赶尽杀绝。“心怀恶念，妖孽自至。”姜子牙倒也不惊讶，只是如此评论道，然后又说：“我知道他为人残暴不仁，不顾百姓祸福，不可为天下共主，却没想到他连人伦亲情都可随意抹杀。”“是，之前我不明真相，以为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道长言语提点，我还恶语相向...”事到如今殷郊对殷寿已无之前的孺慕之情和敬仰之意，但心理还是不自觉有些悲哀。“太子不必放在心上，如今也不算晚，且太子所言甚是，此时计划斩杀狐妖，确是当务之急。”姜子牙道。

“斩杀狐妖是一事，但我还有另一件事，恐怕要麻烦仙人。”

殷郊语气略带了些请求道：“我母亲受伤，仍在宫中，我担心殷寿对她不利，再过两日，我便有机会进宫见她，我知道道长法力高强，所以想请你们乔装与我同去，能暗中保护她便再好不过。”

他说完可能觉得非亲非故便向人家提这种要求多少有些无礼，又道：“若能保护好母亲，你们就是殷郊的恩人，殷郊无以为报，但凭道长们差遣。”

姜子牙见他克己守礼，纯孝仁善，越看越有天下共主之相，简直满意极了，但还是沉思一下郑重说：“太子不用多礼，我也敬佩王后敢以身死谏，如此两日后我们便跟你们走一趟，只是狐妖为祸，到底如何保护救出她，又如何斩杀狐妖，还需细细商议才是。”

他们今日初步达成共识，姜子牙见天色也不早，先告辞道：“诛杀狐妖非一时便能计划的好的，如今也晚了，便不打扰太子休息，我也需回去想想有什么术法符咒，若要见我们，您身边的人知道去哪找我们。”

殷郊自然道谢答应着，把他们送到营帐门口。可他们离去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杨戩却冷不防握住他的手腕，刹那间姬发崇应彪像是被入侵了领地的凶兽，上前一步就要拔剑。

“使不得，使不得呀。”姜子牙不知道杨戩为什么突然有这一遭，也不知道他俩为什么情绪如此激动，当场大骇只能上前阻拦。却见杨戩两指搭在殷郊的手腕上蹙起了眉，说：“我观你眼下略有青黑，脉象也有些虚浮，身上又仿佛有狐妖妖法残留的痕迹。”

殷郊一听这话，脸色红红白白，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什么残留？可有解法？”

“可他最近没什么不妥...”

姬发和崇应彪一听也急得纷纷上前。杨戩却只是摇摇头：“这我也不能确定，我只能感觉到这妖法对性命无碍，但既然有残留，发作时自然能知道一二，只能到时再看解法了。”

他说着从贴身袖袋里掏出一只小木盒塞在殷郊手中说：“我这有些固本培元的丹药，你可以每日服用一颗，若妖法真的发作，再去寻我就好。”

他们走了以后，姜文焕也告辞了，虽然计划还不明朗，但杀狐妖反殷寿这事已经铁板钉钉，他要赶着回去清点手中可用之人。

帐子里又重新空下来，姬发和崇应彪再进来就看到殷郊有些疲惫的坐在坐榻上，崇应彪记恨杨戩刚刚在他眼皮子底下就对殷郊动手动脚，今天殷郊认真议事有礼周到的样子又让他想到了之前那个对他爱答不理的殷商太子，好像着急确认什么似的急步上前。

殷郊见他大步走来面带不虞，眨了眨眼关心道：“怎么了？刚刚你们出去送姜子牙他们遇到什么事了？”他只提了姜子牙没说杨戩，又是个关心的态度，崇应彪心里的火莫名散了一半。

他俯身凑到坐着的殷郊面前，在他唇上咬了一口。他一贴上来，殷郊就本能的张开唇任他探入，这一来崇应彪另一半的火也消了。

他的火是消了，但姬发却看着碍眼，他也凑上去从背后搂着殷郊，蹭了蹭他因为仰起头而暴露出的肩窝，含吻他的耳垂。

殷郊不知道他俩是怎么了，但怕这样下去一发不可收拾，只能微微挣开。崇应彪和姬发一直把杨戩说的妖法残留记在心上，虽说后来杨戩也再三保证确实对性命身体无碍，还是无法安心。此时见他挣动，便也没勉强他什么。

“殷郊，你这两天感觉哪里难受吗？”姬发问。

“如果有哪里异样，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我就去找姜子牙他们。”崇应彪也说。

“我没事，一切都好。”殷郊点点头，又感受了一下，确实没什么异样，唯一的异样可能就是这两天腰也酸背也酸手腕也酸，身下私密处还隐隐有些不适，就又瞪了他俩一人一眼，倒是让崇应彪和姬发有点莫名其妙了。

媚术

他们还要再说什么，孙子羽传来消息，说殷寿要见崇应彪，姬发那边也收到吕公望的传信，说他大哥伯邑考到了朝歌，便只好各自忙碌去了。

伯邑考是为了救姬昌来的，还带来了两匹雪龙驹，他与弟弟许久未见，看姬发越发沉稳，心里也高兴。但转念又想起父亲如今身陷牢狱，自己此刻不顾他之前的劝阻来朝歌也是抱着已身换父的决心来的，不免又有些伤感。

姬发知道他定是为了父亲而来，但却不赞成他面见殷寿的想法，他将朝歌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说了，然后劝道：“大哥，殷寿阴险狠毒，不是言而有信之人，就算你能说动他放了父亲，他必然也会秋后算账，更别提狐妖为祸，你真去见他，就是白白把自己搭进去了。”“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伯邑考也不是蠢人，姬发曾经的家信中时常提起殷寿是个英雄，如今言语里对殷寿如此憎恨，想必真是做了什么恶事被弟弟撞破。

姬发心里早就想好对策：“殷郊和我们正计划怎么除去狐妖，狐妖一除，殷寿依仗就少了大半，到时候自然能救父亲出来。”

伯邑考也觉得如此可行，然后他又问：“对了，你常提到殷郊，说他是你最好的兄弟，如今怎么没见到他？”

他不说还好，一说兄弟姬发就觉得不得劲，但又不能解释，只好说：“他也被殷寿害的很苦，如今正在修养，又不好见人，哥哥若是想见他，我改日带你去。”

伯邑考答应了，心里知道殷寿在姬发口中从英雄变为恶人，八成就是他伤害殷郊的原因了。

另一边，崇应彪连夜被殷寿召进宫，他知道怕是昨日在朝歌城到处寻姜子牙的动静闹得太大，还是传到了殷寿耳朵里引起怀疑。

但他却不慌不忙，早就有了借口，所以当殷寿问他时，他四平八稳的答：“我记得那日大王命太子与姬发去追回封神榜，他们却空手而回，臣只是想为大王分忧。”

殷寿满意了些，还是问：“那你找到姜子牙了吗？”

崇应彪心知以哪咤杨戩的本事定不会叫殷寿发现他们今日密谈之事，磕了个头说：“大王恕罪，只是有了些消息，但还在追查。”

“好，你很好。”殷寿志得意满的笑起来，又问他：“你打算何时带郊儿去见王后呢？”

崇应彪仿佛有些为难：“这...不是我不愿，可能还需调教几日。”

殷寿一听就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冷笑一声：“看来他是不配合，还想寻死？”接着没等崇应彪回答，就扭头问旁边的苏妲己：“这是怎么回事，美人？”

苏妲己被他含着怒火的目光一瞟，也心生惧意，但顾及崇应彪在场不好明说，只能道：“大王的吩咐我自然不会轻忽，只是我刚被大王救起，气力微弱，还未完全恢复。”

她顿了顿，撒了个娇：“太子得了大王的血脉，又和大王一般心性坚韧，妾也只能尽力，不过时间久了，会有成效的。”

崇应彪霎时间就听懂了她的意思，她拐弯抹角，话里的意思就是自己刚被唤醒妖力未稳，殷郊的殷商血脉又对她有些压制力，妖法没时时奏效也不全是她的问题。

殷寿见她如此，也不好再说，只叮嘱崇应彪仔细办事，就打发他走了。

崇应彪退出大殿，一路都在思考狐妖的话，和那天被送到他床上的殷郊的样子，然后他突然知道杨戩说的殷郊身上残留的妖法是什么了。

那是一道狐妖媚术。

他皱了皱眉，决定还是得去找杨戩问个明白。

杨戩听了崇应彪的猜测，点点头道：“你这么一说倒是对的上，但狐妖毕竟已有千年道行，就算被成汤先祖封印又才被唤醒，妖力不曾完全恢复，但一时半会也没有解法。”

他既然这么说，崇应彪也没什么办法，只说：“那岂不是一直是个隐患？”

姜子牙也在旁边，他原本也担心殷郊有什么不妥，听他们这么一说却放下心来，道“既是媚术，便与身体性命无害，只是妖术生效时需要与人做那事缓解了便也罢了，等诛杀狐妖，妖术就自然解了嘛。”

崇应彪立刻懂了他的意思，但杨戩本是修道之人，又才下山，心思纯澈，觉得自己有些没听懂，决定勤学好问，虚心道：“师叔，那事是哪事？”崇应彪和姜子牙同时咳嗽起来。

那夜姬发和崇应彪都有事，殷郊没被他们折腾，难得睡了个好觉。

可却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隐隐觉得有些燥热，他开始没在意，觉得不过是营帐里暖炉烧的太热，但随即发现不是这样。那股热好像是从他他自己身上烧起来的，开始还如一股股温吞的暖流往他四肢慢慢扩散，慢慢就像燃起了一丛丛火苗往全身烧。

“唔...”他有些站立不稳，撑着用凉水扑在脸上，想把这种无端的热意压下去，可不知是妖法感受到了他的抗拒，热潮变本加厉的翻涌上来。

他双腿一软，只能伏在床边，垫在床侧的兽皮带着短毛擦过他仅着寝衣的胸口，立刻带起一阵酥麻，连带着他的乳尖也挺立起来。

他细细地喘息着，脸上还挂着水珠，顺着他的眉骨下颌喉结滑下一直没入寝衣里，他可怜又迷茫，像一只陷在泥沼里的小兽，只能呜咽着，挣扎着希望有人来救他。

他想起那天被殷寿送给崇应彪时，也是这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可那时他没经历过真正的情事，还尚能控制些理智，如今被崇应彪和姬发轮流操弄过，身体早已食髓知味，更是难熬。

“嗯...唔嗯...”他一只手不得其法的胡乱揉捏自己胸口，一边本能的伸手往下探去，试图安抚自己的欲望，却不知为什么自己的动作并不能带来纾解。然后他又寻着本能回忆着姬发和崇应彪的动作想去摸自己的后穴，试图让自己好受点。

“殷郊？你在做什么？”姬发迈进营帐就听见细碎的呻吟和喘息，仔细看床榻边却只有殷郊一人，他浑身汗涔涔的，衣衫散乱双目含泪，还在试图自己抚慰自己。

姬发还不知道狐妖下的是媚术，只以为是崇应彪还是谁给他下了催情的药，连忙上去扶住他。他身上还穿着甲，带着冰凉的寒气，殷郊正觉得自己被烧的不行，身边突然出现一股清凉，在他靠近的一瞬间就本能的往他散着凉意的铠甲上靠去。

姬发将他抱了个满怀，才发现他的状况实在算不上好，急声问道：“殷郊！郊郊！能听到我说话吗？”

“唔...妖...妖术”殷郊已经没法说出一句完整的句子，他的脑子像是一团浆糊，狐妖的媚术在他四肢百骸里来回冲撞却找不到一个发泄口，让他十分崩溃，他想有人能破开自己的身体，帮他引出那股邪火。

“妖术？”姬发听清了他的话，瞬间反应了过来，此时殷郊浑身烫极了，连喘息时吐出的气息都带着火热，姬发被他蹭的也有点火气上涌，满头是汗，他一只手卸甲，一只手搂着殷郊，安抚道：“郊郊，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谁？”

殷郊其实已经不太能听到他的话了，他快被烧化了，只知道一个人抱着他却不肯帮他疏解，他心里委屈起来，好像回到了第一次妖术发作的时候，那时他被牢牢的缚在宫殿深处的大床上，一直只有他自己在挣扎翻滚。

然后有人来了，和他一起沉沦，又最后把他从情欲的漩涡里拉了出来，那个人也穿着这样的甲。

“那...那时候是谁来了。”他茫然的想，脑子里的记忆开始混乱，粘连在一起，然后他好像终于想了起来，他说：“呜...崇...崇应彪...帮帮我...求你...”

姬发的脸色变了。

姬发霎那间觉得自己也丧失了理智，如果此时有第三个人在场，一定会被他黑沉狰狞的脸色吓到。

可是当他把殷郊按在床上，褪下他的下裳时，语气竟然出奇的温和，甚至带着笑意，“郊郊，”他凑在殷郊耳边问：“你在叫谁呢？”

下一秒他不等殷郊的回应，就将滚烫的肉棒尽根没入他的肉穴中。

“啊啊...疼...呜...”殷郊第一次被这样没有润滑没有扩张的直接进入。他整个人仿佛被从中劈成了两半，一边是汹涌的快感一边是难耐的疼痛。

“呜...姬发...我疼...救救我...”他呜咽着，眼泪大滴大滴的顺着眼角往下滑，疼痛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他的记忆又飘回质子营，每次自己或是受伤或是被罚，姬发表面不说，都会在当晚带着药去他的营帐耐心的给他包扎，所以他在疼痛的时候本能的要寻求姬发的帮助。

而此时姬发把他压在身下，胯下的凶器在他尚且干涩的后穴中抽插，像是要把他干死在床上。

这时候帐帘被掀开又落下，崇应彪也回来了。

他回来一看就知道营帐里气氛不对，殷郊被姬发压着哭的凄惨，姬发却反常的对此不闻不

问，他脸色黑沉，死死的按着殷郊，用力的往他身体里顶，这甚至不能算一场性爱了，更像是纯粹的在发泄自己的怒火。

那一时间崇应彪甚至怀疑是不是时空错乱了，怎么好像每次只要回自己的营帐看到姬发，他都在强迫殷郊。

但此时容不得他多想，他大步上前拖起姬发，一拳打在他脸上，怒道：“你干嘛呢！没看到他在哭吗？”

姬发冷不防被他打了一拳，正想还手，但余光看到殷郊的带着泪痕的脸。

殷郊一被他松开就往床里面缩，好像在害怕什么，他目光还是空茫的，并没有恢复神智，泪水糊在脸上，眼睛里像汪着水。

崇应彪把姬发一推，爬上床去拉殷郊，问道：“殷郊，你怎么了？”

殷郊却更往床角缩了缩小声嘟囔“姬发...我好疼啊。”

崇应彪的太阳穴也开始跳了。

而此时姬发挨了一拳，又听到殷郊叫他，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用手背抹去唇角的血迹，说：“是狐妖的妖法。”

崇应彪也猜出了大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殷郊身上的妖法让姬发也跟着疯了，他也没管还有些懊悔的姬发，径自爬上了床把殷郊从角落里挖了出来。

下身的胀痛褪去以后，被妖法控制的快感又变本加厉的涌了上来。殷郊伸手搂住崇应彪的后颈，用自己的脸去蹭他因为这几天没怎么打理而带着些许胡茬的下巴，像一只娇贵的猫撒娇祈求主人的爱抚，崇应彪低头亲吻着他的肩背，发现他的背上有一颗小痣。

殷郊的寝衣被蹭的落在手肘处，他好像不满意崇应彪的温吞，扭头又朝另一边的姬发伸出手要他抱。

美人在床上衣衫凌乱喘息着的朝人伸出手的样子会造成多可怕的后果，在一个男人床上对另一个男人伸手又会造成多可怕的后果，殷郊此时还不知道。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

三人

Chapter Notes

3p预警，小心避让，不看不影响剧情

下一刻姬发和崇应彪都动了，姬发上前握住了殷郊的手要把他抱过来，崇应彪却捏着他的下巴转了回来与自己接吻。

他们俩的目光在空气中凌空交战了不知多少回合，知道今天谁也赢不了谁，只好捏着鼻子各退了一步。

崇应彪继续把殷郊揽在怀里继续吻他，他双手环在殷郊胸前揉捏他饱满的乳肉，两指指腹揉捻着挺起的乳首。

“嗯唔...哼嗯...”殷郊挺着胸把自己往他手里送，却因为唇舌被侵占只能小声哼叫，然后他感觉自己的腿被人分开了。

姬发刚刚因为听到他叫崇应彪的名字而气急败坏，后来也反应过来可能是因为妖术混乱了记忆，此时看殷郊被崇应彪揉捏的娇喘连连，又憋了一口气。他弯下身子握着殷郊已经翘起的欲望，从上至下落下一个个亲吻，然后逆着舔了回去。

“唔啊啊...”殷郊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被他如此舔弄，腰一下就软了，双腿不自觉的踢蹬了一下，被姬发分的更开。他长年在质子营训练在战场上作战，腿部却肌肉匀称又长又细又直，此时被强硬的分开搭在床上，不禁让姬发实在热血上头。

姬发顺势将他的腿一捞制止他的动作，随后将他的欲望含入口中。

“哼嗯...别...嗯啊...”殷郊的感官都被下身的快感侵占了，而和他亲吻的崇应彪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咬了一口殷郊的唇，探身去啃咬他的乳尖，他用牙齿厮磨着一边，另一边用手指捏起又任那小小的一个弹回去。

姬发含了一会又继续向下，舌尖滑过他的会阴落到后面有些微微张开的穴口处，那小小穴之前被他暴力进入过一回，还有些微微发红，随着殷郊的喘息一张一合。

“姬...姬发...不行...别舔那里...唔嗯...”温热的气息喷在敏感处，殷郊扭着腰想躲，但他双腿都被紧紧按着，只能任由湿热唇舌覆上后穴，急喘出声。

崇应彪握住他空出来的欲望，揉捻摩挲，还用指尖扣弄顶端的小口。

“啊啊...放过我...求你们...我想要...”前后都被夹击，殷郊已经软成了一滩水，那火烧一般的欲望不但没被缓解，反而更汹涌了。

“要什么？嗯？”崇应彪的脸贴在殷郊满是泪痕的脸侧，他彻底扯散了殷郊的发带，看他一头青丝落在肩上，掬起一缕握在掌心把玩着，一边啃咬他的耳廓一边问他。

他最喜欢看殷郊长发披散下来时的样子，这个小太子发冠束起时很有些天潢贵胄的冷然威势，但一旦将头发披下，本身有些凌厉的眉眼仿佛瞬间柔和了起来，就让人想要狠狠的玩弄他，欺负他，又让人不自觉地心疼他。

殷郊瘫软在他怀里任他动作，微张着嘴吐出喘息，还能看见粉红的舌尖，然后他感觉下身不断舔舐自己的唇舌移开了，自己已经湿漉漉的穴口被硬热的肉刃抵住，还浅浅的在入口处戳刺。

“嗯...好...好烫...要...”他久等不到那东西进入自己，甚至无师自通的要往下坐，却被姬发按住了腰，他和崇应彪虽然一直关系不睦，言语矛盾自不必说还时常大打出手，但不得不承认八年质子营训练场和战场上磨练出来的默契还是有的，而如今殷郊就是他们要攻下的城池。

姬发难得配合崇应彪，他的欲望顶在殷郊的穴口打转，若即若离，逼问他：“郊郊要什么，说出来，说出来就给你。”

“要...要你们..要你们干我...嗯啊...”殷郊好像就要被他们逼得哭出来了，这一句话断断续续地说出来，他连脖颈都红了，好像用尽了全部的羞耻心。

崇应彪看了姬发一眼，示意他一起把殷郊翻个身，说：“既然你先，那我用前面总可以吧。”

姬发知道这是他的让步，也不好说什么，只道：“别为难他。”然后长驱直入顶入了殷郊身体里。

“啊啊嗯...进...进来了...唔”被他顶的向前撞去，却正好撞在崇应彪怀里，崇应彪按着他的脑袋，用自己已经挺立的欲望擦过他的唇畔，哄诱道：“郊郊，给我舔舔。”

“好..好大唔...啊..慢...慢点...顶到了...”殷郊一边承受姬发在身后的抽插一边埋在崇应彪的腿间看着他粗大的性器，眼睛都有些发直，似乎想不通这东西怎么能进到自己身体里，但他对着崇应彪的愣神明显让姬发不满意起来，使力冲着他体内凸起的敏感点磨蹭冲撞以拉回他的注意力。这么一来殷郊因为被顶弄，唇自然而然的蹭在崇应彪的欲望上。

他顺着崇应彪手指的力量张开嘴将那粗大含进温热的口腔中不自觉的用舌尖滑过，然后抬着眸子去看崇应彪，那眼神像是在要什么夸奖的小动物。

然后他就感觉自己嘴里的欲望更硬更烫了。

“唔唔...嗯...”他唇被堵住，只能喘出气音 姬发循声看了他们一眼，感觉脑子像是被一根针扎了一下，随后发泄一般更大力地把自己往殷郊身体里顶，他在殷郊饱满的臀肉上爱不释手的揉捏，又去捏他腿根的软肉，胯下动作不停，几乎是整根抽出又顶入，连囊袋都拍打在他会阴处，水声和肉体的撞击声混在一起，听上去淫靡极了。

殷郊已经被他插的有些意识涣散了，含不住的涎水顺着唇角和崇应彪的欲望往下落，接着他感觉到一只手指点在他已经被填满的后穴边，还要往里探。

“唔啊...不..不可以..满了..别再...吗”他好像突然知道了身上这两个人打的是什么算盘，哽咽一声想夹紧腿，但姬发就卡在他两腿间，让无处可躲。崇应彪把自己的性器从他嘴里抽出来，任由姬发从背后环着他的肩将他摆成跪坐在床上的样子，欲望也随着姿势的变化顶到更深。

崇应彪也跟着直起身跪在他面前，姬发舔吻着殷郊后颈上的痣，啃咬他的肩胛骨，崇应彪就从前面吻着他的唇。

“嗯...嗯..会坏的...别...”殷郊感觉崇应彪的手指摩挲着他已经含了一根欲望的肉穴，然后毫不迟疑的挤了进去，他想伸手阻止，但因为肩膀被姬发扣住而无法做到。他像是一只被钉在猎人的陷阱里被扣住翅膀的玄鸟，只能任人捏扁搓圆，肆意侵犯。

“吃..吃不下去的...不行...崇应彪...姬发...”

猎人们怜惜的看着小玄鸟在自己掌心里挣扎，好像笃定自己的哀求能让他们心软，但猎人们不想如他所愿，今天达成了共识，决定要给他个教训。

挤进去的手指变成了三根，崇应彪的指尖恶意的刮过内壁上的凸起，那一瞬间殷郊猛的扬起脖颈，连脚趾都蜷缩起来。姬发怕他难以适应，伸手握住他的欲望按揉，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一边对崇应彪说：“你小心别伤了他。”

“闭嘴。”崇应彪不用他提醒，扩张的小心翼翼，深怕伤到殷郊，自己的额头都渗出汗来。

但不知是殷郊天赋异禀还是狐妖妖法的作用抑或是崇应彪真的很认真小心，最后他进入的时候殷郊并没有觉得疼。

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被胀满了，像是个被灌满水的水袋，一不小心就要被戳破。而姬发和崇应彪也并不怎么好受，殷郊太紧了也太热了，死死的夹住他们，并且任谁在心爱的人身体里感觉到另一根鲜明的存在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好受。

殷郊被他们俩夹在中间，他闭着眼睛软在姬发怀里，双手却环着崇应彪的脖颈，小声吸着气，后穴不自觉的阖张。

然后他好像适应的差不多了，小声道：“动...可以动了...啊啊...慢...慢些嗯”

他话音刚落就被连番的抽插激的呻吟起来，这两人得到他的首肯，哪里还会再忍，较劲似的一进一出，每一次都一插到底。

这就苦了殷郊，他感觉延绵不绝的快感好像没有尽头一般，后穴里一根抽出一根又狠狠顶入，他的内壁被磨的像要烧起来了。敏感时无时无刻不被狠狠擦过。短时间内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连续高潮了多少次，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透了。

而姬发和崇应彪为了较劲证明自己，谁也不肯认输先射出来，最后殷郊已经被快感刺激的崩溃了，被哄着说了不知多少荤话才终于被他们放过。

姬发和崇应彪替殷郊清理过，期间为了谁洗什么地方又差点打起来，后来被熟睡殷郊一人拍了一下，只能偃旗息鼓。

本以为只是一道无甚大碍的妖法残留，如今这般来势汹汹，虽然姜子牙说过只要缓解了就没事，他们俩还是有些忧心，加上就要准备去见姜皇后，因有的布置都需商量，他们便决定再去请姜子牙来一趟。

定计

姜子牙和杨戩赶到的时候殷郊还在沉睡，他累极了，整个人陷在新换的床铺里，姬发怕他不舒服，还特地给他垫上了厚厚的兽皮制成的毛毯。

殷郊的睡相其实很好，他的侧脸陷在厚厚的毛皮，本来就年轻英俊的相貌更显精致了，他仿佛是睡的有点热了，哼唧一声把寝衣领子蹭散了些，露出几个印在蜜色胸肌上的吻痕。姜子牙扫一眼就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即决定非礼勿视，但杨戩却不太清楚，他以为殷郊是因为妖法发作而病了，就要伸手去探他的额头，却被姜子牙眼疾手快的拉住。

“师叔，怎么了？我看看他。”杨戩莫名其妙。

“你看什么看，有人会看的。”姜子牙知道他哪都好，就是常年修道，心思纯净，生怕他掺合到这几人中间徒惹事端。

而崇应彪和姬发在杨戩要伸手的那一刻身体已经绷紧了，见他被姜子牙拦住才没多说什么。姬发坐在床边替殷郊把衣领拢起，才说：“一会姜文焕和我大哥也会来，明日崇应彪要带殷郊入宫去见他母亲，我们须提前想好对策。”

“好，我也正是此意啊。”姜子牙也连连点头。

“对了，怎么今日没见到那小孩儿？”崇应彪看了一圈没见到哪吒，问。“哦，我昨日应太子所托，回去冥思苦想，发现了个可以保住王后姓名的法子，哪吒赶路快，我便让他去昆仑山取我的符咒来。只是...”

姜子牙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叹了口气。“这是好事，您为何叹气呢”姬发问。姜子牙道：“但凡术法，自是要付出代价的，这说是保命之法，其实却是替命之法。此术能替人挡一次死劫，但须用符之人心甘情愿将一半魂魄抵押在封神榜中...可这...”

“我愿意！”他正要继续解释，殷郊的声音便插了进来，他不知何时醒了，听到了姜子牙的话。他此时看起来疲惫脆弱，但又坚定极了，眼眸中因为有了能保母亲平安的方法而映出点点希望的辉光。

“你愿意什么你就愿意。”姜子牙此时也不顾及什么礼数了，他急道：“天下共主，开榜封神，你将一半魂魄抵押给封神榜，就已经算是榜中之人，你还怎么做天下共主，怎么开榜封神！”

“我本来也不想做天下共主！”殷郊也急了，恍惚间姜子牙觉得自己又见到了那个追出朝歌城的倔强的青年。殷郊继续说，话语里甚至带上了一点哀求的意味，他说：“我想母亲能平安，我只想所有人能好好活下去，能安居乐业，我不一定要做天下的主人，”

他抬起眼，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将坠不坠的泪，继续道：“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天下会有新的主人，我也可以辅佐他，但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他这么一说，姜子牙也不禁动容，只能叹了口气。

“可将魂魄抵押给封神榜，不会于他有什么危害吗？”姬发知道他心意已决，此时劝什么也不会有用，但还是担心此法会影响他的身体。

“这...只要封神榜掌握在仁善爱民的明主手里自然无碍，苍生灵气还会反哺这一半魂魄，滋养神魂，但若为王者昏庸无道，那这一半魂魄便会被怨气侵蚀。”

崇应彪听他如此说，插嘴道：“我可以替他。”他盯着殷郊，补充道：“我相信你会是个好王，我可以替你押出一半神魂。”

“崇应彪，”殷郊摇摇头止住了他的话语，他说：“我不能让别人替我付出魂魄，不然和殷寿有什么两样，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此事我必须自己做。”

崇应彪知道他和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威逼利诱，但殷郊不一样，他天生就是一座雪山，他的精神是坚不可摧岩壁，灵魂是洁白剔透的冰雪。

然后他冷静下来，又想了会，仿佛漫不经心的说：“既然你已经决定，那也无妨，若是下一个开榜之人不是明主，于你神魂有损，我就杀了他再换新王便是。”

他们正谈着的时候，姜文焕和伯邑考也先后到了，姜文焕知道自己这个表哥一旦决定了什么就不会随便更改，也没再说什么。转念间他又想到，姜子牙说封神榜会吸收死去的人的灵魂，那父亲和鄂顺的灵魂应该也在封神榜中，心里倒又安慰了些。而伯邑考也若有所思，心中自有一番考虑。

之后他们没在就此事纠缠，只商量怎么诛杀狐妖，姜子牙怕他们不清楚狐妖的底细说：“若

我没错，这狐妖应是被成汤先祖封印在轩辕坟的九尾妖狐，不知为何被殷寿唤醒，听命于他，助他杀了先王与先太子，要有害苍生。”

他想了想继续说：“九尾妖狐修炼出了九尾，一条尾就是一条命，你们若想杀它，必须先断其尾，才能取它性命。”

这倒比想象的还要棘手。殷郊叹了口气，有些闷闷不乐。姬发也说：“殷寿宫中重兵环卫，我们虽有西岐东鲁北崇在朝歌的力量，比起他的人马也是杯水车薪”

“这要你说，”崇应彪觉得他完全在说废话，道：“所以最好是有什么法子能将狐妖单独引出，围而杀之。”姬发觉得他也在说废话，但知道这时候正事要紧，按耐住了没搭理他。

而听到这里殷郊却有了个点子，说：“我曾看过狐妖脱出苏妲己身体在外杀人，应是它还没完全恢复需要血食补给自身，殷寿虽信任它，但控制欲过强，定不会时时给它提供充足的血食。”

“对啊！”姜子牙一拍大腿，赞赏道：“那我们可以想办法设个陷阱把它引出来嘛。”

但设计围杀狐妖陷阱不光要诱饵，动起手来须有一人近身吸引狐妖的注意才好下手。殷郊思考片刻安排道：“姬发，你和表弟还有伯邑考哥哥弓法了得，便在远程协助，用弓箭压制它以免它逃走，崇应彪，你适合绕后偷袭，可以趁它不备一击即走，而我...我擅长近身格斗，我来吸引它的注意。”

“不行！”

“我不同意！”

“表哥！”

几道声音混杂在一起，都想劝阻他，但他抬手制止了他们继续说下去，好像又变成了那个质子营在八百质子手中靠自己夺得鬼候剑的少帅。

“这是最好的安排了，是我的军令。”殷郊说。

说罢他又看了看姜子牙，觉得他一把年纪需要保护：“姜道长如不介意，可与这位道...杨戬和哪吒在我母亲宫里，虽已有替死符咒，但殷郊私心，望你们替我保护好母亲。”

他本想叫道长，但想起杨戬说过直呼其名就是，连忙改了口。

姜子牙自然是不同意，杨戬却说：“保护师叔与姜皇后，哪吒一人足矣，我也可以助你们。”

他望着殷郊说：“太子殿下一人面对狐妖，怕不是对手，有我在也能护持一二，更有胜算。”

殷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事关重大也容不得他客气逞强，只好也点头笑起来：“那就劳烦杨戬你了。”

他一笑起来，整个人立刻显得神采飞扬，脸颊还有酒窝，十分感染人心，杨戬被他笑的一愣，也发自真心的笑起来，说：“你放心，我会护..唔唔”他刚想说我会护好你的，就被姜子牙伸手捂住了嘴，往后一带，打着哈哈说：“时候不早，我看殷郊也要好好休息，我们这便告辞了。”

崇应彪和姬发交换了一个眼色，皮笑肉不笑的问：“我看这位仙君话还没说完，这么着急走？”

杨戬掰开姜子牙的手，再迟钝也知道他也许是说错了什么，自从下界来，每次他要说错话的时候师叔都是如此阻止他的。他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只觉得殷郊算是他下山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好人，又十分投缘，平时和姜子牙也经常说我会护着你这样的话，此时师叔拦他，又想到师父和他说过人间拜神都讲究心诚则灵，不能把愿望说给别人听，不然就不灵验了。他恍然大悟，只好说：“我其实没什么说的，殷郊明白就行。”

姜子牙听了这话简直眼前一黑，只留下一句：“老朽后日入宫前再来！”拽着杨戬逃也似的跑了。

殷郊还没弄清自己明白什么，但没来得及说话人就没影了，只好问姬发和崇应彪：“杨戬是什么意思？”

姬发本来正攥着拳阴沉着脸望着还在微微飘荡的帐帘，回头看殷郊时脸色却立刻温柔下来，他伸手贴心的替殷郊揉捏按摩他还有些酸痛的腰，笑着说：“我也不太懂呢。”

崇应彪简直要被他这边脸如翻书的样子气笑了，他嗤笑一声：“农夫能懂什么。”随后他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学着杨戬的语气说，“殷郊明白就行。”

殷郊本来今天就被他们俩闹的浑身酸软，他吃了崇应彪喂到唇边的丹药，又被姬发揉的有点昏昏欲睡，居然一时没发现他俩在阴阳怪气，还在感叹：“杨戬这人看着冷冰冰的，还真

是个好人，这药还是他给的呢。”

“咔嚓”一声，被握在崇应彪手里的药盒裂了一道。“我崇应彪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他好像忍无可忍的骂了一句，然后跪在床上，捏着殷郊的脸恶狠狠的对他说：“真恨不得把你干死在床上算了。”

殷郊可能真是困迷糊了，又或许他们三个待在帐篷吵吵闹闹让他觉得仿佛是回到了当初在质子营战后他在火堆旁看他们打闹的时光，他笑起来大声说：“我才不怕你！你小心姬发揍你！”

“西岐农夫也能打过我？我可是...”崇应彪还没说完，就被姬发打断了。

姬发握着殷郊的腰，郑重说：“殷郊，如果你再提杨戩有多好，我不会揍崇应彪。”他低下头在面带疑惑的殷郊耳边警告道：“我会和他一起干你。”

殊途

那一天深夜，姜子牙住处来了几个穿着斗篷的客人。

第一个上门的是崇应彪，他推说自己晚上有公务，瞒着殷郊私下来找姜子牙，他也并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地问：“姜道长，今日你提起的那道符咒还有多的么？”

姜子牙本就是个聪明人，听了这话打量了他一会，立刻懂了他的意思，问：“你想护殷郊一条命？”

“是，”崇应彪也不忸怩，直截了当的承认，又说：“还请道长替我保密。”

“痴儿！”姜子牙骂他

崇应彪笑了笑，他又想起了他给殷郊讲过的那匹被驯养的狼的故事。他自己就是那匹狼，从小不得父亲喜爱，被兄弟排挤，在北崇的冰雪和寒风中侥幸长大，然后被亲爹当作随手可弃的废物扔到朝歌，诸侯若有谋反者先杀其质子，可他爹根本不管他的死活。

他怀着满心的仇恨来到朝歌，平等的觉得每个人都恶心，都虚伪，都另有目的。直到，他见到了那只小玄鸟。

小时候的殷郊像自己也不像自己，像自己是因为他也为了得到父亲虚无的肯定和根本不存在的爱而做着徒劳的尝试，甚至强迫折磨他自己变成质子营最厉害的战士，拼了命去夺取鬼候剑，只为了殷寿能夸他一句。

但他和自己又不像，因为他会爱人，他会为了战死的兄弟哭泣，会关心别人想不想家，他也曾经会在自己受伤时送来止血药粉。虽然那是很久远的事了，久到殷郊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了，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善意。他从小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会去爱，每次都要弄巧成拙。再后来殷郊和姬发越走越近，自己想追，却发现追不上了。

“不过老天开眼。”崇应彪想，如今殷郊又回过了头，任自己握住了他的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他对着姜子牙得意地笑道：“我可不痴，如此一来，我和殷郊可就分不开了，若死，我们就同入封神榜，若生，我就一直跟着他，是比划算的买卖。”

“你！”姜子牙说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第二个拜访的是伯邑考，他来替父亲西伯侯求符。

姜子牙觉得这些凡人七情缠身，各个都有理由各个都有苦衷，但偏偏自己没有任何办法。

好不容易送走伯邑考，姬发也到了。他将殷郊哄着睡着了以后还是心绪不宁，他本就有些多思多虑，此时一边担心殷郊神魂被封神榜控制受到损伤，一边担心狐妖之战殷郊受伤，他本来也想像崇应彪一样给殷郊求一道替死符咒，但很快有了个新主意。

他到的时候姜子牙已经犹如惊弓之鸟，只道：“我这符咒也是有数量的！”他这话一出口，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只好连忙打住。

姬发却笑了笑，好整以暇地说：“看来今日您这客人不少，不如让我猜猜，崇应彪应该来过，他是...为了殷郊。”他看着姜子牙惊讶的神色，知道自己八成猜对了，又继续道：“第二个人，我猜是我大哥，为了给我父亲求符。”

姜子牙这会是真的惊讶了，问：“你如何得知？”

姬发心想，当时那帐子里就那么些人，每个人都有明明白白的牵挂，根本不用猜都知道。

但姬发却没回答姜子牙的问题，而是正色道：“我来也是向道长求一物。”

姜子牙有点疑惑了：“既然已经有人给你父亲和殷郊求了替死符，你再求也是无用的。”

“我知道。”姬发说着却一撩下摆跪在了姜子牙面前，正色说：“我是来求封神榜的。”

姜子牙这下是实实在在的震惊了，他倒退了几步远离了姬发，可能都已经开始想怎么跑了，他问：“你想当天下共主！？你...你不是也和殷郊要好吗？”

姬发却没动摇，他向着姜子牙磕了个头，道：“我知道道长下山是为寻天下共主，我本从没有这个野心，但既然殷郊将自己的半幅神魂抵押在封神榜内，我就不会让此榜流落他人之手，我不放心任何人，只信自己绝不会害他。”

姜子牙更震惊了，他喝道：“你当封神榜是什么！天下共主又是什么？岂能如此儿戏！”

姬发纹丝不动，连脸色都没有一点改变，他说：“我从不会拿殷郊儿戏，反正此时一时半会找不到人选，道长若要考验我，我也受的起经得住。我会为了他善待天下苍生，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殷郊想要的，也是我想要的。更何况我兄长的半幅神魂也在这里。”他顿了

顿，继续说：“若您信殷郊可为天下共主，便也可以信我，因为我的天下就是他的天下，我也会给他一个他想要的天下。”

姜子牙被他一番话震住，却觉得自己好像要被说服了。但他还是道：“此事无法听你一面之词，我且慢慢考虑再看。”

姬发也没指望他立刻答应，站起来又行了一礼：“如此便多谢了。”说完转身走了。

他回到营帐中时崇应彪还没回来，可能是去安排明日进宫的事宜了。

而殷郊居然醒了，他恹恹的靠在床头把玩着一只木牌，那只木牌是中空的，中间少了一块，是条鱼的形状，而那空缺的鱼符此时正挂在姬发身上。

他在殷寿登基自己被封为太子的那一天，就把这可以随意出入太子寝宫的鱼符亲手交到了姬发手上。他当时还不知后来自己的世界会如山崩一样滑坡，他像只快乐的鸟一样扑到姬发面前，眼睛亮亮的带着羞涩的笑意，把这枚小小的鱼符塞给他，和他说：“我等你。”又大笑着跑去参加他父亲的登基典礼了。

那是姬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么无忧无虑的笑。

他凑上去吻了吻殷郊的唇角，问他：“睡不着吗？”

“姬发...”殷郊见是他，仰头任他亲吻了一番，问他：“你干嘛了？”

但随后没等姬发回答，就摇了摇头说：“我猜你去找了姜子牙，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你一直是有主意的。”

姬发心里不好受，想到自己要做的事，殷商王室这一辈只有殷郊一个，再没有别的血脉。

他虽和姜子牙斩钉截铁地说自己要做天下共主，但谋朝篡位大逆不道，殷郊又是殷商太子，“他会愤怒吗？会痛苦吗？会不会觉得自己欺骗了他？”刹那间他想了很多，又仿佛什么也没想，他亲吻着殷郊的侧脸，眸光深沉。

“我不会让你有机会离开我的。”姬发说。

殷郊以为他是在担心崇应彪，这几日一直没和姬发谈过这件事，他心里也有些纠结不知如何开口，而此时终于下定决心，摊开来说。

他期期艾艾地问：“姬发，你会生我的气吗？因为...崇应彪。”

“生气，我真的很生气...”姬发握住殷郊的手与他十指交握，在他耳边认真的回答。然后他又问：“你怕我生气，但也没有放弃他，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开始不喜欢他，后来又觉得他很可怜...”殷郊其实自己也没搞清楚，他继续道：“他在雪崩里救过我，我知道他的身世，却一次次误解他，对他充满了成见...”

“唔...”姬发不置可否，把玩着他的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可他其实并不是很坏的人，只是没有人爱过他...”殷郊顿了顿，仿佛有些难以启齿：“我那天被殷寿送给他...才发现原来我们都一样，从没被自己的父亲接受过，但我还有母亲，还有你，他什么都没有，我...”他停住了，觉得自己再说下去，就是在伤害姬发了。

“你心疼了。”姬发却斩钉截铁地说，他面色仍旧黑沉沉的，但经过了这几天，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他没等殷郊开口，继续说：“但你又觉得这对我公平，因为你喜欢我。”

“是，我心疼他。”殷郊眼眶都红了，他攥着姬发的手，小声问他：“你会觉得我很坏，会离开我吗？”

姬发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反问他：“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一件让你生气的事，你会觉得我很坏，会离开我吗？”

殷郊没听出他的话外之音，立刻说：“怎么会呢，你是姬发，我永远相信你，不会离开你的。”

“我也不会离开你...”姬发笑起来，“就算我做了很坏的事，但如果你有一天真的要跟崇应彪跑了，不要我了...我就用链子把你拴起来，用笼子把你关起来，谁也救不了你。”

“好啊，那你要做个大点的笼子！”殷郊听他笑了，自己也放松下来，只当他在开玩笑，扭头亲了他一口得意的比划着：“要比这个营帐还要大！不然可关不住我。”

“好。”姬发说。

如果能关住这只小玄鸟，营帐大的笼子又算什么呢，姬发想，“若我是天下共主，这天下都是我给你打造的囚笼。”

而此时帐外，崇应彪坐在营帐的火堆旁，营火映着他出神的侧脸，殷郊那句我心疼他一直回荡在他耳边，让他几乎落荒而逃。他的嘴角勾起一个笑容，随即越放越大，直到真心实意的笑出声来。

“真好。”他想，“原来真的有人愿意驯养一匹离群的狼。”

策马

曾经的质子营入夜其实也不安分，有同袍们嬉笑打闹的，有轮到守夜的人来过巡查的，还有一些趁着夜色偷偷练习的。而如今多事之秋，人人自危，反而反常的安静下来。

殷郊靠在床上看着姬发在床边给他自己的弓调试弓弦，突然心思一动。

然后他说：“姬发，我想骑马了。”

姬发倒是没什么惊讶的，殷郊自从几天前被崇应彪带回这个营帐，就没再出去过，日夜思虑，还要应付自己和崇应彪。如今诛杀狐妖的大事已基本定下，除了后日要去见姜皇后也没了别的事，殷郊想出去也是常事。

他笑着说：“可以啊，正好我哥哥从西岐带来两匹雪龙驹，通体雪白，十分难得，早就想带你看看。”

“真的？”殷郊听的兴致勃勃，但想了想又叹了口气“还是算了，何必徒增麻烦...”

“殷郊，只要你想去就不算麻烦。”姬发说：“还记得我们的老地方吗？”

他说的地方是曾经同在质子营训练时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质子营建在朝歌城郊，周围不但有方便训练的旷野，还有一片森林，有一次休沐打猎的时候，他们曾追着一头鹿跑到森林深处，发现竟然有一片天然的温泉池。

那地方偏远，人迹罕至，他们也不能常去，后来又是远征冀州，更是好久没再去过。所以当姬发一说，殷郊就心动了。

他们当即换了暗色袍子斗篷，趁着月色一路避着巡逻的人去了马厩。

雪龙驹果然名不虚传，但想到黑夜里骑白马出行还是太引人注目，最后他们还是决定麻烦闪电。殷郊也好久没见过闪电，好好的亲昵了一会，他爱惜的抚摸着它的皮毛，发现姬发把它喂得很好。姬发也没打扰，笑着在旁边看闪电去蹭殷郊的脸。

深夜的郊外漆黑一片，只有月亮和星辰环绕四周，间或有野兔或野禽被踏过的马蹄惊醒。

因为怕动静太大，姬发和殷郊是同乘一骑，反正闪电也一回生二回熟，连驮着穿重甲的两人也毫不费力，更何况他们今天只是常服。

姬发知道殷郊需要放松尽兴，也就并没有控缰，而是安静的坐在殷郊背后环着他，他下巴垫在殷郊的肩颈处，又看到了他背后的那颗小痣。

他想起冀州城外的那片火，他也是这样坐在殷郊的马背上，被他带出火海。姬发此时看着他，觉得冀州的那把火仿佛烧到了自己心里。

他心里一动，手上也动了。他一只手抓住闪电缰绳，一只手从殷郊被风吹散开的衣袍里探进去，隔着他的衣襟去抚摸他的胸口。

“姬发！唔..你别胡闹...”殷郊这几日被欲望来回浸淫，只被他一摸就有些发软，差点握不住缰绳。他试图按住姬发的手，但姬发仿佛看穿了他的意图，猛地一夹马腹，闪电骤然加速，让他差点儿失去平衡，只好向前伏低身子。

“你这是干什么！”殷郊睁大眼睛，正不知所措时，姬发又抬手解了他的发带将他双手绑缚在马鞍的前鞍桥上。殷郊的长发刹那间散了下来，被风扬起，他被迫半伏在马背上，感觉姬发的手在往他衣襟里探。

“嗯...姬发...唔..发什么疯。”姬发的手熟门熟路的揉捏过殷郊的乳肉，捻起他敏感的乳珠拉扯夹弄，让殷郊不由自主的喘息出声。

他想挣扎但又怕带着姬发从马上摔下去，想让闪电停下，缰绳也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能任他动作。

姬发的唇舌落在他的肩背上，绕着颈间的那颗小痣来回舔吸啃咬，然后抽开了手，在殷郊耳边低低的笑了一声，“郊郊要扶稳一点啊。”他说。

“唔嗯...那里不可以...啊嗯...”殷郊刚要喘口气，姬发的手又从下摆探入去撸动他的欲望，原来那句要扶稳一点竟然是一句警告。而此时殷郊的手被绑缚在马鞍上，整个人快要伏在闪电的马颈上，又因为下身的快感向后仰起头，衣物下印出一道诱人的脊柱沟。

姬发的眼神又暗了些许，此时若不是在马上，殷郊又穿着衣服，他简直恨不得顺着那道脊柱沟一路舔吻下去。他手上动作不停，四指绕着殷郊已经勃发的欲望揉捏，又用拇指不停按揉顶端。

“嗯...不行...我不行...唔啊...”殷郊被他揉捏的浑身发软，只能无助的喘息，姬发从背后看

去，他的耳后和脖颈都开始泛上红潮。

他又分出两指去摩挲殷郊会阴的敏感处，然后一边伏在殷郊背上含吻厮磨他的耳垂，一边哄他：“你行的郊郊...你给我亲一下，我就放过你，好不好？”

殷郊已经要被他作乱的手逼疯了，这时那哪还有不好的，他努力的侧过头，眼睛里还含着水雾，任姬发亲吻他。

“唔..姬...姬发..啊...要..要到了。”姬发如愿以偿亲吻着殷郊的唇，一边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殷郊的声音也跟着越发甜腻起来。

而等他终于在姬发手里射出来的时候，殷郊无力的伏着身子，感觉不是自己疯了，就是姬发疯了。

但显然是姬发比他疯的多一点，他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殷郊，而是就着殷郊自己的精液，又将手往他后面探。

“哈啊..不行..！你说过放过我的...嗯唔..”殷郊感受到姬发的手指在自己后穴口按揉，刹那间都有点惊悚了，他试图讲道理阻止姬发的动作，但姬发今夜不知为何格外的强硬，又不容拒绝。

姬发一边往他的穴里探入一根手指扩张，一边在他耳边轻笑：“说了放过你前面，后面我还没动呢，放松点郊郊，让我进去。”

殷郊瞪大了眼睛，觉得他好不要脸。背后这个人仗着自己马术精良，根本不怕危险，甚至这种可能坠马的危险对于姬发来说更是刺激。他一只手顶在殷郊的后穴里抽插屈伸，硬起的欲望还顶在他背沟和臀缝间顶弄。

“嗯嗯...好酸...那里别..别戳...哈啊”殷郊后穴里的敏感点被姬发用手指熟门熟路的顶着，他甚至恶意的屈起指尖用指关节上的硬茧去蹭那块娇嫩敏感的软肉。而且因为是在马上,姬发都不用使什么劲，马背的颠簸能让殷郊自己不断的往他手指上坐，让他油然而生一种殷郊在主动扭着腰像自己求欢的满足感。

殷郊双腿因为剧烈的快感不自觉的蹬了一下，闪电以为是主人的命令，再一次加快了速度。殷郊猝不及防，整个人往姬发手心方向滑了一下，那手指一下子顶的更深。

“求你...姬发...别...”他一边喘息一边求饶，而身后的人坏心极了，他一边把殷郊玩的汁水淋漓，一边甚至还能握着缰绳控制闪电时快时慢的奔跑。他们一路穿过树林间的小道，终于到达时殷郊已经浑身都软了，甚至没法自己从马背上下来，还是被姬发抱下来的。

温泉

殷郊虽然身材挺拔，但姬发抱起他来并不费劲，他让闪电自己去旁边吃草，一路将殷郊抱到了温泉池边。

池边的温度因为有暖泉蒸腾起的热气而比别的地方高了不少，而今夜月光柔和，正好从数缝间照在温泉上熠熠生辉。姬发将殷郊放在池边，发现自己和殷郊以前在这里搭的营火和藏起的干柴竟然还在。他耐心的生起火，池边的温度刹那间更高了。然后才脱了自己的外袍和里衣，赤裸着上身踱到殷郊身边替他也把衣服脱了，然后问他：“冷吗？”

殷郊还因为这一路上姬发对自己的为所欲为堵着气，闻言也不搭理他，恨恨的转过头去。姬发却笑起来，他一头扎进殷郊胸前，说：“可是我有点冷，郊郊帮我暖暖吧。”

“冷？泡泡热水就不冷了！”殷郊简直要被他气笑了，他一把将姬发推进温泉里，正要得意，但姬发多年的格斗技巧在身，哪能没有防备，伸臂一带就将他一起带下了池子。

那温泉真的很暖，殷郊此时腿脚酸软，又被暖流一冲，竟然差点没站住。

姬发伸手将殷郊环住，又凑过去讨好的舔吻他的唇，胯下硬挺的欲望直往他腹肌上戳，说：“刚刚你是快活了，我还硬着呢。”

“唔...”殷郊本来刚刚高潮过就有些累了，又被温泉的热气熏的有些迷茫，他的舌尖被姬发含在唇齿间厮磨，一时竟没反抗。

他的后穴刚刚已经在马背上被姬发好好的扩张过一回，此时他半靠在温泉池壁上，任由姬发架起他的腿，将自己的欲望顶入。

“哈啊...烫...水...唔嗯...”带着热意的温泉水随着姬发的进入被一起撞进他的肉穴，那温度比人体的温度要高不少，冲在敏感的内壁上烫的他一阵颤抖，他的手再也撑不住了，无力的搂在姬发的脖颈上。

“呼...”姬发也爽的喘了一声，殷郊的后穴因为被温泉激了一下，自发痉挛起来，里面又烫的很，像是一只不知餍足的小嘴不停的含吮他的欲望。他忍无可忍，大力的摆动着腰抽插起来。

“好快...唔啊...好热...姬发...姬发...求你”殷郊整个人被他架着，每一次被抽插都会带进新的热流顶撞他的敏感处，让他恍惚觉得是姬发源源不断的在他体内射精。他喊着姬发的名字，徒劳的想让他慢下来，但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

姬发一边狠狠地干他，一边含吻他的喉结，感受着每一次撞击时殷郊因为呻吟和喘息带起的喉结的震动，感受每一次进入时殷郊身体的颤抖，心里充满了掌控他的快乐。

接着他无端想起在马背上殷郊扬起后颈时的那道脊柱沟，他抽出自己的欲望，将殷郊翻了个身，用背对着自己的姿势再次狠狠捅了进去。

“嗯...别...别走...烫...呜啊...”殷郊只觉得自己被填满的后穴空了一瞬，他不自觉的想挽留那一根能带给自己快乐的东西，紧接着又被一顶到底。

他不自觉的扬起头，背部又显出了那道完美的弧度，还有刚刚被按在温泉边压出的红痕。

姬发低头顺着他的背沟反复舔舐，又吻过那一道道红痕，低声问他：“喜欢我吗？”

“喜欢...姬发...喜欢你...喜欢姬发...呜...”殷郊被他反复顶撞，过度的快感让他并不能发出完整清晰的音节，但那些喜欢还是夹在他的呻吟里狠狠的击中了姬发。

姬发就在殷郊的一句句喜欢中和他融为一体，最后狠狠的射在他身体里。

纵欲的后果就是殷郊到最后连站也站不住，只能靠在姬发身上任由姬发替他清理。姬发倒是很乐意，他本来就打算好了要和殷郊在温泉里这么来一回，今日算是终于得偿所愿，心满意足。

殷郊本以为他是一时兴起，后来看姬发有条不紊的从闪电马鞍后的包袱里掏出换洗的衣物水囊甚至还准备了点心，才反应过来他原来蓄谋已久，气呼呼的让姬发哄了许久才算作罢。

天都快亮了姬发和殷郊还没回来，而崇应彪已经不知道在营帐里等了多久了。他本来还为了殷郊说心疼他高兴了大半夜，巡营回来一摸床都是凉的，就知道这两人不知又跑哪里去厮混了，顿时火冒三丈起来。

殷郊也火冒三丈，他被姬发在马背上温泉里来回折腾了许久，腰腿酸软，连站都站不稳，准备回程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法骑马。姬发实在没办法，只能传信给姜子牙，请他问问杨

戩的水遁能不能用来运人。

水遁不能用来运别人，但好在哪吒回来了。

姬发说的情况紧急，姜子牙还以为殷郊受了什么重伤，一行人急急忙忙赶到的时候简直是面面相觑。殷郊身上没什么有伤也没有血迹，但脸色着实不太好。

“是内伤？”杨戩看了看他就要去搭他的脉。

姬发此时倒是一脸虚心惭愧的样子，但在杨戩伸手过来的时候就侧身挡了，他也不好说是自己拉着殷郊纵欲过度，只好语焉不详地说：“可能殷郊近来体虚气弱，被温泉水一激就有些不适。”

“唔。”杨戩点点头表示赞同，又问殷郊：“上次我摸你脉相就有些虚浮无力，给你的丹药没吃吗？”

“吃了，只是要完全恢复可能还需些时日？”殷郊心想被这么个折腾法怎么补得回来，不由得又瞪了姬发一眼。

“那是昆仑山带下来的灵丹，按理说不该效用如此缓慢。”杨戩并不赞同，沉吟片刻还是关心道：“若是他日人间事结，你可与我去昆仑山休养，昆仑汇集天下灵气，于你定大处。”

听到这里，姬发的脸色刹那间变了，他半扶着殷郊的腰将他带到身后，眯起眼睛对杨戩笑起来，笑意却未达眼底，他道：“我们凡人人间事忙，怕是不像仙君一样能得空闲，此事还是作罢吧。”

姜子牙见事不好，当即一推哪吒，哪吒这时已经有点忍不住了，他祭出混天绫大声道：“你们在荒郊野岭聊的这么开心，我刚从昆仑回来累的半死还要来运人，快点吧！”

“你轻些。”姬发也不愿再纠缠此事徒增殷郊的怀疑，他按捺住自己，将殷郊扶稳，想起之前在女娲庙哪吒用混天绫将殷郊吊起的惊悚一幕，连连叮嘱哪吒小心行事轻拿轻放。

哪吒还记着那时候殷郊给他的糖，果然动作稳了很多，他操控着混天绫把殷郊从头到尾包裹起来，还贴心的给他留了道可供呼吸的缝隙，又深怕他们再唠叨，忙不迭地托着他走了。

哪吒将殷郊送回崇应彪的营帐的时候崇应彪正好等不及了想出门找人。拂晓时分是营帐里最安静的时候，巡夜的人已经收队而晨训还未开始，他一掀帐帘正碰上哪吒落地，将一个包裹着红布的大包裹往他怀里一塞。

崇应彪下意识的把殷郊接了个满怀，混天绫立刻从殷郊身上散开，层层叠叠的红布落下，露出他俊秀的眉目。

哪吒飞的极快，即使注意了要平稳小心。对于眼目被遮四肢被缚的殷郊来说也过于刺激了。混天绫散开时，他脸色发红，微微启唇喘息着，又因为突然眼前由暗转明，眸中还带着一丝茫然和无助，他好不容易落到实地，实在想稳住自己，本能去搂崇应彪的脖颈。崇应彪再大的火气在殷郊搂住他靠在他怀里的一瞬间也散完了。心爱的人裹在包裹里从天而降，又被自己拆出，像份天赐的大礼。

哪吒将殷郊送到就马不停蹄的又走了，可能是回去找姜子牙和杨戩报告。崇应彪看着他怀里尚且还在怔愣的殷郊，笑了一声，抱着他回营帐去了。

“崇应彪。”殷郊被他安置在床上，任他在唇齿间含吻了一轮，突然开口。

“一会姬发回来，就把他轰出去。”殷郊咬牙切齿地说：“今天不许他进这个帐子。”

崇应彪更高兴了。

母亲

转眼就到了去宫里见姜皇后的日子。

殷郊昨日本来和姬发赌气，他不让姬发进营帐，姬发也不走，就守在帐门口，一会要问郊你饿不饿，一会要问你累不累，一会又说错了你原谅我吧。崇应彪本来还在看姬发笑话，结果越听越不对劲。

“姬发在马上欺负你？还在温泉里欺负你？”崇应彪简直咬牙切齿：“这农夫到底要不要脸了？”

殷郊不知怎么回答，索性扭头当没听见。

但崇应彪却不依不饶了，他捏着殷郊的脸转回来，凑上去吻他的唇，又要伸手去解他的腰带，恨恨地说：“我一晚上都在为了带你去见王后的事奔波，没想到便宜了他，殷郊，你怎么补偿我。”

“唔...今天...今天不行”殷郊被他吻的气喘吁吁，又想起明日还要去见母后，再任由他们折腾怕是明日自己连床都下不了，但崇应彪忙着正事的时候自己确实在和姬发胡闹，他心里有些歉疚，只好安抚道：“明日见完了母后...我...我随你怎样都行。”

“当真随我怎么样都行？”崇应彪问，“让你给我含硬了，然后坐在我身上自己动也行？”接着崇应彪也被赶出去和姬发一起罚站了。

崇应彪带殷郊去见姜皇后，打的是上门羞辱的名头，他虽不准备真的羞辱殷郊，但为了不过早地引起殷寿的怀疑，派头还是要做足。他特地点了一群自己在北崇营地中的亲信，加上姜子牙杨戩和哪吒，浩浩荡荡的入宫去了。

姜皇后宫中，她仍然因受伤在卧床休养，只有两个小宫女守着门。北地的人本就人高马大，小宫女被他们这么声势浩大的吓了一跳，但毕竟是姜皇后的心腹，居然没有退缩，一个上前拦住他们，一个就要去报信。谁成想崇应彪也并没有为难他们，只是侧身一步，露出了被他们护在中间的殷郊来。

殷郊自那日被殷寿和狐妖设计陷害后就再没见过母亲，虽然之前像姜子牙求了丹药助她恢复，又有崇应彪和姬发日日送来消息说姜皇后身体已无大碍，但他一日不亲眼见到母亲，仍是不敢放心，没等通传就大步往殿里跑。

姜皇后听到宫女来报，本以为是殷寿终于等不及了要对她动手，她连慌都没慌，脸上神色未变，只说：“去去我的王后祭服来，今日殷寿若要派人杀我，我便让天下人知道，他残害发妻、昏庸无道。”她顿了顿，叹了口气：“只是可惜我赴死前不能再见一眼郊儿...”

然后她抬起头，眼神和大步跨进殿们的殷郊通红的眼睛相撞。

“母亲！”

姜王后淡淡的神色终于有了波动，那仿佛总是含着东鲁的水波的眼睛里怔怔的落下一滴泪来。

崇应彪跟在殷郊身后，他从没有近距离观察过这位王后，殷郊的母亲。曾经在质子营时，和殷郊一起来王后宫里是姜文焕的特权，后来殷郊又总是会偷偷喊上姬发。但自己只在殷寿的登基大典和执行公务时远远的看过她。“这是殷郊的母亲。”他想，“殷郊的眼睛和她真像。”

姜皇后从出生就是老东伯侯的掌上明珠，是家里父亲哥哥宠着长大的小女儿，天生的聪慧高贵。后来她嫁到朝歌，开始与殷寿也算和睦，殷寿高大英俊，想骗人时能将人骗的团团转，她少女时也曾觉得自己的夫婿是个大英雄，又温柔又体贴。他们后来有了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殷商王室唯一的血脉，但她渐渐发现了殷寿的不对。

殷寿并不喜欢这个孩子，甚至有时候看他的眼神是憎恶的。

让她彻底醒悟的是一年春日，那时殷郊还小，在她宫里的梨花树下练琴等着父亲回来。有一日殷寿不知是又从殷启那里受了气，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回宫时便怒气冲冲。

殷郊年纪小又不会看脸色，见父亲回来就兴冲冲的跑上去要他抱，却被殷寿推在地上，庭院里粗粝的石子擦破了他的手掌，殷寿却视而不见，转身走了。

那一日小殷郊扑在她怀里哭了很久，问她：“父亲是不是讨厌我呀。”

“不是。”姜皇后记得那时候的自己说：“你父亲只是今天有些不开心。”

“哦...”小殷郊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握了握刚被包扎好的小拳头，立下志向：“那我以后会努力让父亲开心的。”

这句无忌的童言像一把巨大的枷锁，让殷郊走上了一条望不见尽头的歧路。

后来他为了得到殷寿的肯定，弃琴执剑，去质子营去战场上拼杀，每次回来见她都带着伤，还要笑着安慰自己说：“母亲，我不疼的。”

她一次次想提醒儿子，但为时已晚。

姜皇后无数次午夜梦回，都恨不得回到那个春日的午后，重新抱住年幼的殷郊，告诉他：“母亲错了，你父亲是个不值得的人，你不用为了他开不开心而委屈自己。”

而此时殷郊伏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对她说：“母亲，孩儿错了，殷寿...我父亲根本不是英雄。”

姜皇后笑起来，眼睛里却带着泪，她摸着殷郊的侧脸，发现儿子终于长大了。

“母亲知道。”她说。

姜皇后毕竟庄重自持，她看了看跟着殷郊一起来的崇应彪和姜子牙一行人，觉得让他们干站着看自己和殷郊聊天不成礼数，又让人安排他们去侧殿喝喝茶吃些点心。

崇应彪也知道自己杵在那里碍手碍脚，他又想起殷郊每次和姜文焕姬发从王后宫中回来，总会带回几大包点心分给质子营的兄弟们，他那时觉得这糕点本来就是施舍，自己不稀罕，便也从没吃过。

如今姜皇后对着他轻声细语道：“能和郊儿一起来这儿，便是郊儿认可的人，这儿有些点心你尝尝，若是好吃还可以带些回去，郊儿从小就吃不够呢。”

崇应彪便觉得自己开始有点馋了。

将他们一行人安排好，殷郊又回来坐在姜皇后床边，他握着母亲的手，声音越发颤抖：“母亲...孩儿不孝，母亲数次提醒暗示我，我却没听懂母亲的话，一心以为殷寿是个光明磊落的大英雄，如今才知道错的离谱，还害母亲受伤...”

“我已经没有大碍了，倒是你...”姜皇后知道殷郊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对殷寿如此改观，连忙要查看他有没有什么不妥。

这殷郊哪能让她看，他知道自己母亲聪慧不好瞒过，只把她受伤昏迷后被殷寿带来刺激自己，自己怒火难当要去摘星楼为她报仇，见到苏妲己居然是狐妖，又被殷寿和狐妖合谋伤到。他隐去被殷寿送给崇应彪当玩物之事，只说自己后来被崇应彪和姬发救了。姜皇后见他行动自如精神无恙才作罢。

殷郊等她接受了这些信息又问她：“母亲想回东鲁吗？如今舅舅去世，表弟继任了东伯侯，我已经和表弟说好，可以把您送回东鲁去。”

“郊儿...那你呢？”姜皇后没着急回答，只是问他。

“母亲从小教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善待天下人，让殷商百姓安居。”殷郊说：“如今四方降下天谴，我已经知道殷寿和狐妖要为祸天下，无法视而不见。”

他望着姜皇后担忧的眼神，自信的笑起来：“我们定下了诛杀狐妖的计划。”他像小时候一样抱住姜皇后的腰，将自己埋在她怀里，坚定地说：“母亲曾说我的手本是用来抚琴的，却为了父亲选择执剑...但我发现那都是他的阴谋和谎言。如今我仍要继续执剑，却不再是为了父亲了。”

“我要为了你，为了天下百姓，为了我自己而执剑。”

姜皇后也搂着他，时光倒转，那个春日，小小的殷郊靠在她怀里，说要为了让父王开心而努力。

然后他从殷寿那里得到的，只有一一次次捅进灵魂，凌迟肉体的刀刃。

如今，长大的殷郊跨过数十年的虚妄和痛苦，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这次他说：“我要为了我自己而执剑。”

他终于握住了那把殷寿刺向他的刀刃，将它从自己的血肉里拔出。

原来那是一把可以弑父的刀。

“好。”姜皇后说“母亲信你会凯旋。”

贪欢

姜王后毕竟还有伤在身，和殷郊促膝深聊了一番，多年的担忧和不安神奇的放下了。她失血体虚，又因为好不容易见到儿子心情大悲大喜，长聊后便有些昏昏欲睡。殷郊也想让母亲多休息，陪着用了午膳就提出要母亲歇个午觉，好好休息，自己便退了出去。

姜王后的宫殿说是王后殿，其实只是她从前的王妃殿改了规置。一是她念旧，觉得殷郊此时已经不能时时伴在她身边，住在以前的宫殿留些念想也是好的，一是殷寿登基后也实在没有很上心迁宫一事。

所以当如今殷郊领着崇应彪在王后宫中穿过，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山一石看来竟然都与儿时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是小时候自己玩耍的空地，那颗树下自己经常与母亲学琴，这个亭子里适合夏日纳凉观星，那道回廊上总是生起冬日烤肉的火炉。

崇应彪一路走，一路听殷郊说着自己小时候和母亲的趣事，突然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好时光。

王后殿后面是一片花园，东鲁鲜花遍地，姜王后一个人在宫中也总爱侍弄些花草。这花园里甚至还有一个小菜园，种了些殷郊爱吃的蔬果。他们绕过一个弯，走到花丛深处，面前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古树，那树大概要四五人合抱才能围起，树上还挂着一架秋千。殷郊拉着崇应彪绕过粗大的树根，那树背后竟然有一个能容两人的宽大树洞。

“我小时候如果不想练琴，或者因为父亲觉得委屈，就会跑来这里，躲进这个树洞里来。”

殷郊熟门熟路的钻进去，笑道：“小时候我觉得这里很大，很空，是我的秘密宫殿，现在看来也没那么大了，只是个树洞而已。”

他的笑容慢慢沉下去，继续说：“就像我小时候觉得殷寿那么顶天立地，正直伟大，现在发现他也...唔...崇应彪？”

他还没说完就被背后贴上来的崇应彪打断了，崇应彪也跟着他钻进了树洞，两个大男人一起进来，再宽大的空间也立刻捉襟见肘起来。崇应彪用一根手指抵住殷郊的唇，笑道：“你今天来见你母亲应该开心，别提扫兴的人，他不配。”

殷郊也被他说的笑起来：“四大伯侯之子里殷寿现在最信任你，要是知道你在背后骂他，气也气坏了。”

“那我管他。”崇应彪耸肩做无辜状，“若是真能将他气死，我当面骂他都行，省的你还要去找狐妖拼命。”

他说着把殷郊转过来，凑近他的脸打量着他，一边说：“这地方你一定带姬发来过，姜文焕可能都来过许多次，如今才轮到我。”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呼吸交融，殷郊看着他放大的脸愣住了。

他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崇应彪，你挺好看的。”

崇应彪眼神变了。

刹那间他动了，他猛的上前半步，本来就去殷郊相贴的身体靠的更近，然后去吻殷郊的唇。

“唔...崇...崇应彪。”殷郊被他们吻习惯了并没有拒绝，反而乖乖的张开嘴，任崇应彪的舌顶入唇齿间与自己的舌尖纠缠。

“真乖...”崇应彪低声笑了一下，伸手去解他的腰带。

“唔...不行...这里...不能在这。”殷郊急忙要去按住他的手，但崇应彪没给他这个机会。他把自己卡在殷郊腿间，屈起腿隔着外裤在殷郊腿间磨蹭他的下身。

殷郊这几日被崇应彪和姬发调教的敏感的不行，崇应彪又恶意碾磨他最敏感的部位，他差点没站稳，只能去扶崇应彪。

崇应彪一心二用，趁机抬手抽出了他的腰带，殷郊层层叠叠的衣袍顷刻间散开，又让崇应彪想起那日哪吒从天而降把殷郊塞在自己怀里的时候。

“殷郊，郊郊，太子殿下。”崇应彪含着他的唇，觉得自己的火烧的更旺了。“你说了见完王后便任我如何都行的。”

“可，可这里不行...嗯...别摸。”殷郊还要拒绝，但崇应彪不给他这个机会。他的手从殷郊的衣袍内探入，在他腰上的软肉处揉捏打转，又绕到他背后去揉他敏感的腰窝。

然后他明显感觉到了殷郊身体的变化。

“太子殿下...你。硬。了。”他凑在殷郊耳边一字一顿的说。

“别..别说了...哼嗯...”殷郊整个人被夹在树和崇应彪之间，他此时也明白再怎么拒绝崇应彪也不会停手，再闹下去万一母亲午睡醒了派人来寻自己就更是麻烦。

他心一横，索性前倾把自己埋进崇应彪怀里，脸红的要烧起来了，但是他说：“那你快点。”

“操。”崇应彪被他这样子勾的更加心猿意马，他侧头亲吻着殷郊因为靠在自己肩侧而显得更加修长的颈项，气道“男人不能说快，你到底明不明白。”

可能是在战场上带下来的性格，殷郊是个只要下定了决心就行动力极强的人。他此时见躲不开，便决定要速战速决。他脸还是红的要烧起来了，却伸手主动去解崇应彪的甲。崇应彪今天穿的虽然仍旧是殷商皇家侍卫的甲，但外边的重甲刚刚已经卸在了偏殿，此时只穿着贴身的轻甲，并不难脱。

“这么等不及。”崇应彪任他在自己身上折腾，心里享受极了嘴上却不饶人。他使力把殷郊又往上架了架，吻从他的嘴角一路往下，最后埋在他乳肉间舔咬。

“嗯唔...轻点...啊...”殷郊感觉自己的乳尖被纳入温热的口腔，崇应彪的舌抵在上面狠狠摩擦，待那乳尖挺立起来，又用牙齿厮磨吮吸，又带起一阵阵痛感，让他不自觉仰头呻吟出声。

崇应彪却不放过他，一边含吻他一边继续道：“可惜郊郊是太子不是公主，不然殷寿这样把你送到我床上，岂不是将你许配给我的意思。”他说着更来劲了，伸手抓住殷郊的手，握着他按在殷郊自己的欲望上。殷郊的手比他的手要小一圈，此时他的手掌拢住殷郊的手，带着他撸动他自己已经硬起的性器。

“嗯哈...别...别胡说...哈啊...”殷郊一边要听他的荤话，一边被他带着按揉着身下敏感性的性器。就想用另一只手去捂崇应彪的嘴。

但崇应彪一侧身，殷郊的臂膀擦过他的脸侧反而搭在了他的肩头，像一个主动的拥抱。

那边崇应彪还在说：“那我们郊郊就是北伯侯正妃了，我这么努力，咱们一定能三年抱俩。”他一边说一边笑，又去厮磨殷郊的乳首，声音也含混起来“嗯...郊郊的胸倒是不小，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足够的奶水...”

“啊唔...崇...崇应彪...你混帐。”殷郊听到这话已经羞的浑身发颤，他要去推崇应彪的肩，乳尖却被崇应彪狠狠吸了一口。那一瞬间有种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出奶了的错觉。

“求你...唔...快点...想要你...嗯啊。”他怕崇应彪再说出什么，又怕有人找来，只好屈尊降贵去蹭崇应彪的下腹，想讨好他。

崇应彪果然很吃这一套，他把殷郊放了下来，一只手仍旧在他身上点火，一只手伸出两指递到殷郊嘴边，哄诱道：“舔舔他，舔湿了我就给你。”

殷郊无法，只能将他的手指含入口中，哪知那两根手指刚探入他齿间，就不安分地夹住他的舌褻玩起来。

“唔嗯...”殷郊的口腔被他肆意侵占，那手指甚至模仿着性交的动作在他唇齿间抽插，含不住的涎水顺着嘴角滑落在胸前。

崇应彪仿佛终于满意了，他一边抽出手指往殷郊的后穴探，一边又拉着他的手按在自己的欲望上。

“好烫...太大了...吃不下的...嗯唔...”殷郊的手被崇应彪拉着握在他的性器上，那欲望已经硬的不行了，又硬又粗，手掌贴着时还能感受到上面鼓动的青筋，殷郊想到这东西曾经一次一次顶进自己身体里，腰都软了。

崇应彪一边给他扩张一边被他不自觉的夸奖弄的心情大好，他说：“太子殿下两根都吃得下，可不要妄自菲薄。”

说着他也觉得扩张的差不多了，仿佛要证明一般，架起殷郊的一条腿，狠狠把自己的性器插进他身体里。

“哈啊...慢...慢点吗...唔嗯”殷郊被他猛地顶入插的仰起头差点尖叫出来，然后他可能是怕自己的呻吟引来宫人查看，死死的捂住自己的唇。

崇应彪不让他捂，他一边顶弄着殷郊，三下五除二拎着他被解开但还挂在腰间的腰带将他双手缠在一起，向上挂在树洞内一块支出的枝杈上。

那枝杈有些高了，连殷郊都被拉扯着只能踮起脚，这么一来他一只腿被崇应彪抬着，只有一只腿能将点在地面，又被崇应彪不断的抽插折腾的发软有些站不住。

“唔啊...太深了...不行...嗯呜...”如此他整个人因为重力都压在崇应彪顶着他的性器上，他想咬住牙忍耐不叫出声，但崇应彪偏不让他得逞，甚至伸手将他带高再松手任由他自己撞在自己的肉刃上。

“要坏了...呜...崇应彪...呜啊”殷郊觉得自己的下半身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崇应彪的欲望一次次蹭过他体内的敏感点往深处顶，好像一次比一次更用力，但他双手被制，毫无挣扎之力，只能颤抖着，像一只被缚在蛛网间的蝴蝶。

崇应彪也觉得爽极了，殷郊每次下坠时都会不自觉的夹紧后穴，夹的他浑身酥麻。他脑筋一动，又想到了一个坏主意。他松开殷郊的手，就着自己还插在他体内的姿势抱他抱起。如此一来，殷郊整个人都只能挂在他身上，双手本能的搂紧他的脖颈。崇应彪就这么抱着他钻出树洞，向着那架秋千走去。

逐乐

殷郊被崇应彪抱着，衣衫凌乱的挂在身上，下摆挡住了股间的风光，崇应彪并没有继续抽插，但随着他每一步的走动，他的性器都会在殷郊的肉穴里浅浅磨蹭，没有刚刚那大开大合的顶撞那般刺激，但这种细水长流的快感又是另一种磨人。

更别提殷郊因为在可能有人经过的花园里与人交欢而觉得分外羞耻，他把脸埋在崇应彪肩头，仿佛是想把自己藏起来，但这其实是徒劳的，他觉得自己好像更敏感了，身体内部甚至因为这慢下来的抽插泛起了一股渴望。

“快点...我难受...想要...唔...”崇应彪抱着他坐在那架秋千上的时候，殷郊还未曾知道自己将面对的境地，兀自被得不到满足的渴望折磨的央求出声。

崇应彪将殷郊的长腿环在自己腰间，低头去吻他的耳垂，一只手环着他一只手扶着秋千绳缓慢的晃了晃试了一下秋千的坚固程度，然后笑着叮嘱了一句：“扶稳点。”

殷郊还没反应过来，崇应彪的长腿猛地一点地，秋千便高高的荡了起来。

“啊啊嗯...别...唔。”殷郊猝不及防，失重的感觉传来，然后崇应彪的欲望随着秋千的摆动狠狠操进他的身体。

“嗯...顶到了...好深...我不行...会坏的呜。”殷郊被失重感和快感包围着，觉得自己全身的所有感官都集中在被与崇应彪相连的部位，他被逼出了些许泪意，水珠印在眼角的泪痣上，被崇应彪舔去了。

“不会坏的。”崇应彪毫无诚意的安抚他。殷郊盖在身上的衣服被颠散了半挂在肩头，随着秋千每次扬起而散开，让他像一只将飞欲飞的白鸟。

但那白鸟现在没法飞起来，因为他被崇应彪抓在掌心里肆意玩弄着。

“唔...”殷郊又爽又怕动静太大引来别人，只能张口咬住崇应彪的肩头以免自己泻出呻吟，无师自通的缠紧抱着自己的人，他的欲望因为每次起落蹭在崇应彪身上，也越发挺立。

“嘶...”崇应彪肩头被殷郊咬着，细细密密的痛感让他更加兴奋，他对殷郊的身体已经摸透了，随着秋千的摆动深深浅浅的往他的敏感点撞，一边还要问他：“我和姬发谁干的你比较爽，嗯？”

“哈啊...我不知道...嗯唔...”殷郊的胸肌和崇应彪的胸肌紧紧贴在一起，他满脑子都是汹涌的快感，已经没法理解这个问题了。

“啧。”崇应彪却有点不高兴，他猛的停下来，不动了，搂着怀里还在打颤的殷郊又问了一遍：“谁让你比较爽？我还是姬发？...”

殷郊本来已经快要高潮了，此时乍一停在这不上不下的当口，难受的不行，但身家性命都掌握在崇应彪手上，他只好凑过去讨好的舔吻他的唇，捡他喜欢听的答道：“你...是你...求你嗯...”

当秋千荡到最高点时，殷郊也终于被崇应彪送上了快感的顶点，他扬起脖颈，后穴疯了一般的绞紧体内的硕大。而崇应彪扭头吻住他，配合秋千落下的那一下猛的挺腰，顶进了前所未有的深处，终于也射了。

他们靠在树下缓了一会，崇应彪用随身的巾帕替殷郊清理了一番，但殷郊一时半会还是走不了。

崇应彪也知道自己有些过火，他自知理亏，帮殷郊整理好衣服，还主动和商量不如今夜在王后宫中留宿一晚，殷寿那边由他去找借口。殷郊自然也想和母亲多相处，他本来还有些恼火，但看着崇应彪考虑周到事事为他考虑，也慢慢好了。

殷郊自己腿软，但顾及此时还在母亲宫中，不让崇应彪抱他，只能由他扶着慢慢的走。崇应彪虽帮他清理了一番，但射在身体深处的精液并没有办法立刻清理干净。

所以此时殷郊每走一步，就感觉那莫名的体液在往外流蹭在腿根上，又看见崇应彪春风得意的样子，他面上还要表现的不动声色免得被人发现端倪，心里却别扭得很。

殷郊在母亲宫中也有一座自己的寝殿，本来是他小时候住的，后来他长大了，又加入质子营训练征战，再然后又有了自己的太子寝宫，但姜皇后还是给他留着这地方，时时打扫，有时他来见母亲，也会小住一晚。

今日既决定住下，也不需额外准备什么，殷郊便由崇应彪扶着慢慢往自己寝殿走。崇应彪得了便宜犹不知足，扶着他还要呈口舌之快，凑在他耳边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这算不算偷

情..我这么扶着你走，倒像是你与我珠胎暗结，要保胎呢。”

殷郊实在看他这得瑟的样子生气，决定要给崇应彪添点堵。

他笑起来，轻轻地说：“那也不好说，说不定是姬发的孩子呢。”

崇应彪笑不出来了。

再说另一边，姜皇后终于卸下心结，午睡的时间有些长，结果醒来就听小宫女急急忙忙来报，说太子殿下中午逛园子好像受伤扭了脚，是被北伯侯扶回自己寝殿的。姜王后对儿子关心则乱，也没想到殷郊也是战场身先士卒，浴血拼杀下来的，怎么会逛个园子就把脚扭了，但她自己还卧病在床，只能让小宫女去看看要不要紧，还让她带去消肿止痛的伤药。小宫女没耽搁，噔噔噔去了，到的时候太子寝宫门被掩着，里头一片昏暗。殷郊平日不喜欢人近身伺候，大部分事都亲力亲为，所以小宫女也不敢乱闯，只敢在殿外问太子殿下安。

太子殿下现在并不是很安。

他那一句“可能是姬发的孩子”狠狠刺激了崇应彪，此时正被北伯侯按在床榻间教训。

“嗯...有人...不行...唔”殷郊双手被自己的腰带绑在床头，才被崇应彪进入过不久的后穴没什么阻碍就再次吞入了熟悉的欲望。他听到小宫女在外请安的声音，虽然知道母亲宫里的心腹都极守规矩，但还是担心有什么声音被听去。

“太子殿下，有人喊你呢。”崇应彪覆在他身上，一边顶弄一边凑在他耳边吹着气。

殷郊此时已经后悔自己不该逞一时口舌之快，他试图喘匀了气让声音平稳点，但是崇应彪偏不如他所愿，每次看他想张口就是一次刮过敏感点的深顶。

“嗯唔...求你...我错了...啊嗯...”本就被过度使用的后穴如今软的一塌糊涂，也敏感的不行，每一次顶撞都好像在顶在他的神魂上，殷郊侧过头把自己的脸埋在锦被里，小声的喘息哀求，漂亮的眼睛里蓄满了泪。

崇应彪掰过他的脸不让他躲，他的额头顶在殷郊的额头上，与他唇齿交缠，一边干他一边狠狠地问：“是谁的孩子？嗯？你肚子里是谁的孩子？”

“是你的...是你的孩子...呜...我不行了。”殷郊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他觉得自己要被撞散架，满心只想着结束这场仿佛永无止境的性爱。

但崇应彪犹不满足，他把玩着殷郊的欲望，看着他在情欲里沉浮，却坏心眼的不给他痛快，他好像迫切的证明什么，继续逼问道：“我是谁？好好连起来说...说的对就放过你。”

殷郊的理智在快感的冲刷下摇摇欲坠，本能的顺着他的话回答：“嗯呜...你是...崇应彪..哈哈...我怀的是崇应彪的孩子...”

崇应彪这才心满意足。

小宫女在外面等了半晌不见人来，可寝殿里明明有隐隐约约的动静，她心里奇怪，正准备回去问问姜王后如何是好，寝殿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出来的不是自家太子，是那个看起来有点凶的北伯侯，可他此时却是笑着的。

“太子无碍，伤药给我就行。”崇应彪说，“你回去就和王后说太子只是扭了脚，我已经看过，晚些就没事了，到时再去见她。”

原来刚刚是在里面治伤，小宫女觉得自己明白了，行个礼就要回去复命。

“等等...唔...再传些热水，太子要沐浴”北伯侯又道，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好意思的模样，然后他补充解释道：“泡热水澡有助于舒经活血，消肿化淤”

“哦...”小宫女恍然大悟，扭头跑了。

备战

那日殷郊一时休息到夜幕降临时才将恢复过来，他陪着姜王后用了晚膳，遣人去抱来了他的琴。

“母亲若是不累，听郊儿弹一曲吧。”他抬手按在琴上，垂着头，有些不好意思的笑起来：“只是我许久没弹琴，若是生疏了，母亲不要怪我。”

“无妨。”姜皇后道：“母亲教你弹琴，本就是你要以琴诉心，郊儿今日还有话要和母亲说吗？”

“是。”殷郊抬手拨弦，琴音如鸣声脆，悠扬婉转，竟并不像他自己说的一般生疏。

可姜皇后却听的蹙起了眉，“你的心乱了。”她说，然后她抬手摸了摸殷郊的脸，将他的碎发拨到耳后，发现儿子早已长成了个俊秀的青年。她好像想到了什么，温柔的笑了起来说：“我想你这个年纪已经收到了朝歌把我指婚给朝歌二王子的诏书，想来我们郊儿也到了知慕少艾的年纪了。”

殷郊听她这么一说，脸越埋越低，姜皇后便知道自己猜中了。

但她转念一想，殷郊常年身在质子营，并没有机会结交适龄贵女，反倒是日日和姬发形影不离，在她这亲近之人面前，小少年们的心思其实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却自以为藏得很好。她早就大概猜到他们之间的暗流涌动，但儿孙自有儿孙福，并没有过多干涉。

而今日却又是那位北伯侯陪他来探望自己。姜皇后自知以殷寿的态度，自己虽还是名义上的王后，但与被软禁的阶下囚无异。崇应彪这个北伯侯实在不用对她如此礼数周到，再者之前小宫女来回话，说太子伤了脚还是北伯侯给扶回去医治的。

“那便只能是为了郊儿了...”她如此想到。知子莫若母，她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殷郊不是殷寿那种玩弄他人真心的人，又见他如此纠结欲言又止，心里便对他的纠结大概了然了。

“姬发如何？”她问。

殷郊没想到她这么快能看清自己的心事，愣了一下答道：“姬发很好。”说这句话时，他眼角眉梢都扬起自己也没发现的笑意。

“崇应彪又如何？”姜皇后又问。

“崇应彪也很好。”殷郊再次乖乖的答，那笑意并没有褪下去。

姜皇后终于肯定了。她其实有些头疼，不知是不是他们殷商血脉天赐的优势，殷郊和他父亲都有迷惑人心的本事。唯一的区别是殷寿是清楚的明白并利用这一点，而殷郊却是在不经意间让人为他生为他死。

他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

姜王后叹了口气，道：“郊儿，母亲不会阻止你，也没法替你选择。母亲只希望无论如何你能记住，不可辜负别人对你的真心。”

“是，母亲。我不会辜负他们。”殷郊郑重地说。而下一秒他又问：“母亲，你后悔嫁来朝歌吗？”

“后悔吗？”姜皇后的目光变得悠远了些，她慢慢地说：“东鲁不像朝歌这么巍峨壮阔，但到处绿草如茵，鲜花遍地，遍布湖泊。春日时我常和母亲去采花回来做点心，夏日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去钓鱼，钓起的鱼就在湖边生火烤着吃，秋日丰收时哥哥会偷偷带我溜到集市上去，冬日我们一家人就在廊下弹琴谈笑。”

她的目光移向殷郊，温柔的笑起来：“但我不后悔来到了朝歌，因为在这里我有了这么好的郊儿，可我也想东鲁。”

“郊儿。”她说，“这天下很大，母亲也不希望你被朝歌和王位束缚一生，东鲁，西岐，南鄂，北崇，你都应该去看看，只要你平安喜乐。”

她话落下的一瞬间，殷郊终于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委屈，痛苦，怨恨，担心，迷茫都释放出来了一般，大哭了一场。

第二日，崇应彪带着殷郊回了质子营，只把姜子牙和哪吒留下。

哪吒本来还不太高兴的和杨戩说：“我不想留在这里！这儿没意思，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杀狐妖！杀狐妖多好玩啊。”结果他一见姜王后，吃了她的点心，不自觉的就想到了自己的娘，也不提要走了，还在院子里给姜王后耍乾坤圈看。

为了不引起殷寿警觉，崇应彪是叫人将殷郊抬回去的，他们刚走姜皇后殿里就传来了王后

怒极攻心伤情严重的消息。

“要砸些东西显得真一点吗？”哪吒嘴里包着点心问。“我可能会砸东西了。”

最后还是没砸东西，但殷寿已经信了。“崇应彪倒是真有本事。”随后他又想到，太子几日未曾露面，今日朝会群臣不禁议论纷纷，人心浮动，他得好好找个正当的理由杀了殷郊。但善泳者溺于水，在他志得意满觉得万事尽在掌中时，一场针对狐妖的绞杀也慢慢计划成型。

三日后的一天，朔日，朝歌城夜黑无月。

崇应彪备好了引诱狐妖的血食，姬发的弓弦重新紧过，殷郊也在擦拭着从崇应彪手里拿回来的那把鬼候剑。

“我还有些事要交代。”殷郊道：“殷寿心思深沉，又多疑，定然能猜到是各位在助我。无论如何，都请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安危。”

“如若事败...”他说，“我要各位立刻撤退，姬发和伯邑考大哥去带西伯侯走，会有质子营的兄弟带你们进牢里。表弟去找我母亲，和哪吒一起带她回东鲁。崇应彪...殷寿大概想不到你也与我们一路，你今日万不要暴露自己。”

他说完起身想营帐里的所有人行了一个大礼：“各位愿意助我，殷郊生死不敢忘，但却不能因为我让各位送死...”

“殷郊。”姬发没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话里带着自己也没察觉到的一丝怒意，他说：“那你呢？”

“我...？”殷郊被他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姬发却步步紧逼，他道：“对，你呢，我和大哥带着父亲回西岐，姜文焕带着你母亲回东鲁，崇应彪在暗处，实在不行还有北崇可以回，姜子牙杨戬和哪吒更不用担心。可你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办？”

“我...”殷郊刚要张口，姬发却没让他说出话来，那一瞬间他是咄咄逼人的，这是他从没在殷郊面前露出过多强硬。

“你根本没想过你自己！就算成功杀了狐妖，殷寿今日也不会轻易放过你！这几日你与我们日夜一起，我竟然没来得及想过这一点。”姬发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了。

“殷寿不会立刻杀我。”殷郊走上前去握住姬发的手，试图安抚他。他说：“他即便要杀我，也不会简简单单杀了我，他还要维护他的形象不容人议论，他会在天下人面前杀我。”然后他也不顾帐子里还有别人，捧着姬发的脸，直视他通红的双眼，说：“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姬发还要再说什么，他想狠狠的戳破殷郊粉饰的太平，想质问殷郊为什么计划好了所有人的退路却偏偏不在意他自己，他甚至想冲进殷寿宫中直接给他一箭，如此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但他说不出口，“这样太难看了。”姬发想。

下一秒他们被杨戬按住了。杨戬的手按在殷郊和姬发肩上，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力度。

“我会保护好殷郊。”他说。

刺狐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深夜，苏姐已嗅到了空气中丝丝缕缕的血气，自从上次崇应彪进宫后，殷寿得知她并没有将足以影响殷郊神智的完整妖法打入他体内就有些不悦，这几日提供的血食和祭品都不足以供给它恢复。是以一闻到着血气，它就被勾住了。

狐妖当即脱离了苏姐己的身体，化出本体循着那血气而去。那是一个内廷侍从，被刺伤打晕了扔在宫禁花园偏僻处，如果殷郊仔细来看，可能会认出这就是那日听了殷寿命令将他剥光了绑在床上送给崇应彪的人。

狐妖离开苏姐己的身体后已经没有什么人性和神志了，只知道嗜血，它被吸引着窜到那内侍身边，也没查看周围的情况，张嘴便要咬下去。

然而那一瞬间殷郊动了，他双手握着鬼候剑从树上跃下，动作利落无比，直接将狐妖钉在地上。狐妖吃痛，现出身后九尾，扭头冲他龇出血淋淋的尖牙就要去咬他，但殷郊不闪不避，握着鬼候剑反手一划，竟然将它开膛破肚，狐妖重伤濒死，身后的尾巴直接散了一条。

狐妖毕竟被兽性操控，遇强则弱，见事不好就要遁走，但躲在暗处的崇应彪没给它这个机会，他提着剑跨步上前，趁着狐妖的注意力还在殷郊身上，并没有过多犹豫，手起剑落，又将狐妖的一尾斩下。

狐妖仰天发出一声无声的啸叫，就要去攻击崇应彪，但殷郊没给它这个机会，他猛的拔出鬼候剑，以一个刁钻的角度横在狐妖脖颈处，若是狐妖强要转头，必会被剑锋划的身首分离。但没想到狐妖也是虚晃一招，它刹那间翻转身体将殷郊扑倒在地，就要冲殷郊的咽喉咬，咬到一半被杨戩的三尖两刃刀架住。那牙尖和玉质刀刃相击擦出火星。而崇应彪趁此时又遁入了黑暗中。

狐妖怔愣一瞬，身上妖气大胜，本来瘦小的身躯也暴涨起来。此时它反而冷静下来，耐心的弓起背，与殷郊与和杨戩对峙。殷郊因为刚刚一系列剧烈的动作微微喘着气，右手执剑，左手在背后做了个手势。刹那间姬发伯邑考和姜文焕三箭从三个方向破风而来，狐妖避无可避，不退反进，朝着殷郊扑去。

电光火石间，姬发第二箭已至，将狐妖拢在身后的一条尾巴钉在了地上。殷郊与姬发心有灵犀，当即一个前滚翻将那被箭钉住的尾巴斩断，狐妖此时已经暴怒，它尾部横扫，就要把殷郊扫飞出去。

杨戩就在此时跨步上前，他环住疾步后退的殷郊的腰，带着他凌空掠起，三尖两刃刀毫不迟疑的斩过，将它向殷郊扫来的那条尾巴也斩断了。

短短一段时间狐妖已经失了四尾，但却已经看出殷郊才是这个猎杀它队伍的中心。它凶性大发，却先向杨戩扑去。杨戩倒也不惧，但毕竟怕殷郊夹在中间被伤到，只好将殷郊放下再与它缠斗。

此举正中狐妖下怀，它身上刹那间爆出红光，竟然自己将自己的一条尾巴咬断，那断尾顷刻间又化成了一只狐狸，直冲着殷郊扑去。

杨戩也没想到它竟然宁愿自断一尾也要去重伤殷郊，但此时被狐妖本体缠住，也来不及救援。

殷郊被扑倒的猝不及防，但他并没有慌乱，横起鬼候剑架住向他扑咬的狐妖分身，他被狐妖撞在地上，却反顶起腰，长腿一蹬将狐妖踹开，翻身提剑斩去。

狐妖分身动作也更加灵活，被他踹向空中却能凌空回身，左突右闪避过朝它射来的箭，他仿佛知道这些箭不会伤到殷郊，径直向殷郊扑去。

远处姬发的箭仍在弦上，他心跳声如擂鼓，常年握弓的手竟然有些颤抖起来，狐妖离殷郊太近了，还在不断挪动，但他随后呼出一口浊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再次瞄准狐妖，利箭准确的擦过殷郊的肩膀，正中狐妖左眼，将它本来要扑咬殷郊的动作阻了一阻。

狐妖分身失了左眼，但毕竟是分身，仿佛不知疲惫，只被阻了一会就继续与殷郊缠斗起来。狐妖毕竟有千年道行，虽然只是一尾分身也至少有百年修为，足够凶恶，且不知疲惫。殷郊一时不防，被它的尖牙在左臂上留下一道血口。狐妖见血凶性更盛，攻势越发凌厉，它当空像殷郊扑去，殷郊一面格挡一面后退，此时隐入黑暗的崇应彪从侧面扑来，提

剑横斩，刹那间削掉了狐妖分身的一条腿，狐妖被伤当空滞了半晌，姬发终于抓住机会，一箭将它射倒，殷郊提剑直斩将它杀了。

狐妖分身化成白烟散开，回归本体，那本体本来正与杨戬战的难舍难分，此时分身被斩杀的白烟归体，本体也疼痛难忍，被杨戬找机会又斩下一尾。

他们正要乘胜追击，远方却突然亮起成片的火光。

殷寿本在寝宫里休憩，身边还靠着苏妲己，没成想睡到半夜，苏妲己竟然猛烈的抽搐起来，殷寿被她惊醒，发现她的脸色竟然开始有些灰败了。此时又有侍从来报，说宫禁花园深处传来打斗之声，殷寿连忙调集侍卫前去探查。

“撤退！”远方的火光越来越近，殷郊知道这必定是殷寿的侍卫，吼道。他以鬼候剑拄地，左手被狐妖咬伤的血口还在往外冒血，疼痛中还混杂着一些别的什么，殷郊没时间去分辨了。

姬发和崇应彪他们还要上前，殷郊却抬起了一只手制止了他们，他强硬道：“快走！去做你们应该做的事！”

狐妖此时也浑身浴血，它今日吃了大亏，九尾断了六尾，它仿佛知道此时来的是它的救兵，竟凌空口吐人言：“殷商太子，断尾之仇，来日必报。”

“多嘴。”宫殿高层的延廊上传来一声冷哼，西伯侯世子伯邑考转了出来，他的箭法不输于姬发，此时竟然在弦上搭了三箭，瞄准了狐妖凌空的背影，毫不犹豫地射出。

狐妖听殷郊叫人撤退，有恃无恐，不料到伯邑考等的就是它放松警惕的这一刻，箭矢破风而来那一刻再躲也来不及了，又一条尾巴消散在了空中。

它不敢再留，此时也已是强弩之末，硬撑着逃了。

“殷郊，我们也走。”杨戬本还怕狐妖趁机再伤殷郊，横着三尖两刃刀挡在他面前，此时见狐妖已经逃遁，连忙去搀扶殷郊，想把他带走。

“唔...走...”殷郊左臂的伤口流出的血已经将外袍浸透，过度的疲惫和失血让他腿脚一软跪在了地上。

但刹那间他的身体深处突然产生了一种脱力感，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灵魂里被抽了出去。他猛然醒悟过来这是什么力量，浑身颤抖起来。

那是他和姜子牙求来加注在姜王后身上的那道替死符咒生效了。

殷郊呆愣住了，他大口大口的倒着气，仿佛无法理解，但情况不容他考虑，殷寿带的人已经把他和杨戬团团围住，殷郊抬头看他，发现他身边竟然跟着一个黑衣人。

“申公豹。”殷郊认出了他。

“孽子。”殷寿居高临下冷冷的注视着他，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森寒，他说：“我倒是小看你了。”

杨戬此时仍旧护在殷郊身前，他面对层层叠叠的士兵和弓箭也没有一丝的动摇，像一尊玉做的神像。

殷郊抬头看着他穿着大袖道袍的背影，不合时宜地想起自己第一次在祭天台初见他的情景。

那时父亲要自焚献祭，他忧心忡忡的和姬发说，要救父亲，可能神仙才有办法。

然后神仙便出现在了眼前。

杨戬虽不知他的思量，但感受到他的目光，为了让他安心，就又重复了一遍在营帐里说的话。

“我会保护好你，殷郊。”杨戬再次说。

殷郊和杨戬被殷寿的侍卫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杨戬虽身负五行遁术，但带着殷郊也不太好施展，殷寿知道他有法术在身，一时也没有轻举妄动，两方人竟然就这么僵持着。

殷郊此时突然惊醒一般，挣扎着要站起来，却又要摔在地上，被杨戬伸手扶住。他冲着殷寿吼道：“殷寿！你把我母亲怎么了！”

殷寿却不为所动，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嘴角的笑容是又轻蔑又讽刺的，“申公豹，你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申公豹于是桀桀怪笑起来：“先前老东伯侯谋逆，王后就该被连坐，也是大王仁慈才饶了她，而此番太子殿下再次谋逆，王后殿下本就有教养不严之责，又有教唆挑拨之嫌，大王派人去问罪时，还发现她将大王要找的昆仑修道者藏于自己宫中。”

他度了两步，晃了晃手里的拂尘有些洋洋自得的摇头晃脑：“可那姜子牙以没有一分仙力，那小娃倒是厉害，就是冲动，我派我的宠物使了个调虎离山，他们两个好对付的很。”

殷郊又有些站不住了，心跳声轰如擂鼓。

“可惜...”申公豹话音一转，对着殷郊道：“你母亲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还杀了大王两个卫兵呢！还被那新任东伯侯赶到了，带人拼死护送他们潜逃了...”

“潜逃了？”殷寿本来还兴致勃勃地听着，如今却恼怒起来。

“大王息怒！”申公豹道，“虽然向东鲁逃了，但王后为了那姜子牙挡了一箭，伤上加伤，怕是过不了今晚。”

“申公豹！！”殷郊听他这话，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失了理智，提剑就要上前，却被杨戩牢牢的按在怀里。

“殷郊，冷静！”杨戩用法术传音入密道，姜皇后身上有替死符咒，如今姜文焕已经带着她去了东鲁，不会有事！”他看着瘦，却格外有劲，死死箍着殷郊不让他上前。

但殷寿却不肯善罢甘休，怒道：“那还不快去追？你亲自去！这一行人格杀勿论”申公豹去了。

殷郊也拽住杨戩的袖子，“杨戩。”他的恳求好像是用心头血挤出来的，用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杨戩...别管我了，去帮我母亲。”

杨戩皱起眉头，他自从下山，虽然经历繁多，但从没有遇到过这么棘手的境地，他本能的要拒绝，道：“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得保护你。”然后他转头看到了殷郊的眼神。在对上他眼睛的一瞬间，杨戩就是再不通人情，也瞬间理解了那眼神的含义，殷郊注视着自己，仿佛自己是这世间唯一能帮他的人。

果然，殷郊小声说：“只有你能帮我了，求你...”

杨戩刹那间想到了在昆仑山读过的一本有关精怪的典籍，说南海之滨有鲛人，可以泣泪成珠，当他开口说话时，遇到他的人都会被她迷惑的听从他的要求。

他只好道：“我将你母亲送回东鲁，便立刻来救你，你...你要等我。”

然后他伸手沾了滴殷郊的泪握在掌心，低喝一声：“水遁。”凭空消失了。

父王

杨戩走了，扶着殷郊身体的力量骤然消失，他摇晃了一下，用鬼候剑支撑自己的身体，直视着也正在盯着他的殷寿。

殷寿好像想开口说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队伍后方就跑来一个侍卫，大声道：“启禀大王，天牢中传来消息，罪臣姬昌被西伯侯世子伯邑考和姬发劫走了！”

殷寿猛然回头，看到了殷郊嘴角一抹如释重负地笑，他简直出离得愤怒了。

“好！好！”他分开仍旧围着殷郊的士兵，大步走上去，一只手不顾殷郊的伤口，攥着他的左臂就将他拽了起来，一只手死死钳住他的下颚逼着他仰起头。“郊儿真是好手段，把我也耍的团团转了。”

“唔。”伤口被毫不留情的捏住，殷郊闷哼一声，鬼候剑也落在了地上，他在这一刻终于直面了和自己图穷匕见的父亲。他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他明知殷寿没有被狐妖蒙骗，也明知他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他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自己从小就敬爱的追逐的人。

父子之情于殷寿来说不过云烟，但对殷郊来说却曾经山一样重，如今却要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山在自己面前崩塌。

殷郊被他掐着，嘴唇颤抖，突然觉得想笑，他说：“原来都是你，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但你不是，我以为我努力就可以得到你的认可，但这只是我的妄想...”

殷寿看着他，刹那间以为殷郊会愤怒的骂他。

但殷郊只是说：“我的命是你给我的，你想要，我就还给你。”

这一瞬间殷寿觉得自己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但他马上又想到如今狐妖重伤，姜文焕带着姜皇后叛逃，东鲁铁定是反了，姬昌也被姬发和伯邑考救走，西岐也反了。他不愿意相信，是殷郊这个一直被自己视为废物的儿子，这几日在他的眼皮底下筹谋得当，狠狠将了他一军，但如果殷郊什么都没做，还能让这些人，甚至昆仑的仙人都在他办事，那无疑是一件更惊悚的事。

“是谁在帮你，嗯？郊儿。”殷寿的话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真厉害啊，姬发，姜文焕，伯邑考，昆仑的修道者...还有谁？”

殷郊没有回答，他好像害怕看到殷寿的脸一般扭过头闭上了眼：“这不是我的父亲。”他想，“这已经是一个怪物了。”

殷郊抗拒而沉默的样子无疑落入了殷寿的眼中，“殷郊不应该是这样的。”殷寿想，“他应该只是一件趁手工具，一边仰望着他，一边笃信着他的光辉，一边还要向人证明他的伟大，他不应该会反抗，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不应该有人会爱他。”

而如今，他在质子营谋划经营数年，姜文焕和姬发就这么轻易的为了殷郊反了。

殷寿心里百转千回，很快又恢复平静，他抬手将殷郊摔在地上，像是对待那个年幼的小殷郊一样，他吩咐道：“太子在内宫意图谋反，将他压入天牢，择日问斩。”

殷郊没有反抗，也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殷寿突然觉得比起那个仰望自己信任自己的儿子，这样冷漠无视他的殷郊更让人恼火，但他很快想出了一个主意。

“去把崇应彪喊来。”他说。

.....

殷郊被带进天牢，他这一夜先是和狐妖搏斗，又受了伤、精神也受了刺激、更因为替姜皇后担了一条命神魂震动，本来就是靠一口气强撑着不在殷寿面前示弱。如今在天牢中，耳边还有猛兽的啸叫，心里却比面对殷寿时好过许多，他还有些担心姬发杨戩和母亲他们是否成功逃脱了，又担心崇应彪有没有被殷寿发现和自己里应外合。虽然今日没能诛杀狐妖，但它九尾如今只剩两尾，也算是重伤濒死...殷郊迷迷糊糊想着，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一阵一阵的发冷，还是晕了过去。

这一边，崇应彪按着殷郊的命令退走后并没有闲着，他先是大步赶去姜王后宫殿中，正见到哪吒和一头巨大的豹状黑气缠斗在一起，姜子牙在大声喊：“这黑豹身带瘴气！不能在这打！哪吒！引它去郊外再杀它！”

可没想到这边哪吒刚走，那边王后的院子前就浩浩荡荡来了来了一群侍卫，领头的内侍

道：“大王有令，太子殷郊今夜聚众谋反，意图弑父大逆不道，王后姜氏有教唆挑拨之嫌，着即刻捉拿！”

崇应彪心急如焚，知道这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此时也管不了殷郊叮嘱自己的不可暴露，提剑就要冲上前。

好在姜文焕带人及时赶到了，崇应彪这才咬了咬牙，回北崇营地待命去了。

姜文焕退走后就急忙回东鲁营地整兵，好在殷寿调走了大部分侍卫去围攻殷郊和姜王后，此时守卫并不严密，他没费什么事就带人冲入宫中，正见到人要往姑姑院子里闯。他当机立断拉弓射死了那个内侍。

他的手下也都是和他在战场上拼杀下来的精锐，护着姜王后与姜子牙就往外撤，本已经成功突围，但殷寿的侍卫首领想起殷寿格杀勿论的命令，竟然搭弓射向姜子牙后心。

姜子牙此时再躲也来不及了，身边的姜皇后知道他帮了殷郊良多，不能让他死在这里，于是错身替他挡了这一箭。

这一切犹如电光火石，姜文焕瞳孔收缩，反身搭箭直射那首领眉心，将他射死了。

现场乱成一团，除了姜子牙没人注意到姜皇后身上有星点荧光将散，又被另一股力量牢牢封在体内。

殷郊给母亲的那道替命符咒生效了。

另一边，姬发和伯邑考劫出了姬昌，朝歌城乱成一团，殷郊已提前安排了人接应，他们并没有碰到太大的阻碍，但仍旧一路不敢停顿。

雪龙驹速度极快的冲出了朝歌城，在进入城郊的树林前，姬发却停住了，伯邑考见事不对，也勒缰停马，回头看着他。

“哥哥，父亲。”姬发轻轻的喊了一声，说完翻身下马，跪在地上冲他们行了个大礼。

“我还不能和你们回西岐。”他说，

伯邑考知道这是因为殷郊，但他还是劝了一句：“将殷郊留在朝歌是迫不得已，但我们在朝歌人手不足，回西岐集结人手才是上策。”

但姬发却摇了摇头，他纠正道：“不止是殷郊被留在朝歌，姬发也在，如果不能把他揪出来，我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他的拳攥的极紧，眼睛里是黑沉的怒火，继续说：“我不该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哪怕一柱香的，这是我不够强大代价，也是我盲目自信的代价。”

伯邑考没想到他对殷郊的感情已经到了如此毫不掩饰的地步，震惊过后也知道这八年弟弟长大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小孩子，也有了喜欢到想为他付出一切的人。

他没有再劝，也知情况紧急，驭马转头道：“那我便和父亲回西岐整军调粮，弟弟...”他郑重的说：“把殷郊和姬发一起带回来。”

鹿台。

狐妖强撑着回到苏妲己体内就陷入了昏迷，殷寿将殷郊关入大牢后就赶了回来，发现她脉搏微弱，气息奄奄。

狐妖是他的重要助力，也够知情识趣，此时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用。东鲁西岐已是明面上反了，南伯侯和鄂顺死在朝歌，南鄂紧闭城门明显也不愿再听命，闻仲远征北海未归指望不上，就算归来知道了真相也并不一定会站在他这一边，如今他手上只有一个立场不明的北伯侯，此时他环顾四周，竟然有众叛亲离之感。

殷寿不觉得自己有错，只觉得这一切都是拜殷郊所赐。

崇应彪接到殷寿的传召时只觉得可笑。殷寿无疑是善战的，是聪明的，是有野心的，但他太有野心了。

而此时崇应彪站在空荡荡的大殿上，就这样看着这位仿佛时刻运筹帷幄算无遗策的大王问：“为何天弃我大商！”

“是啊，为什么呢”崇应彪想。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上天把珍贵的小玄鸟赐给殷寿延续殷商命脉，他却铁了心要用这只小玄鸟的血肉成全自己的欲望。

所以上天震怒，降下天谴。

那日在宗祠里，殷寿厉声质问：“叫一声，祖宗有回应吗？”

祖宗没法回应，因为在奔逃的小玄鸟自鹿台上坠落的那一刻，大商已注定灭亡。

“还不到时候。”崇应彪想，“我不是殷寿的对手，现在杀不了他，更何况殷郊还在他手上。”

殷寿的失态也只是一瞬间，下一秒他的目光投在了面前的崇应彪身上，崇应彪低垂着眼目，看不清表情。

“呵。”殷寿哼笑一声，他已经知道崇应彪不一定真心效忠自己，不然殷郊怎么会在他的看守下还能堂而皇之的联系姬发姜文焕和昆仑之人。他早就看出崇应彪是条毒蛇，随时可能反咬一口，但他现在无人可用，也自信能给这条毒蛇令他心动的条件。

“崇应彪，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我的儿子很有本事，你被他迷惑了。”殷寿说，然后他一抖袍袖，一个小木盒被抛在了崇应彪面前。

崇应彪没动。

殷寿却并不意外，他继续循循善诱道：“我明白你的心情，你也是被父亲抛弃的儿子，从没有人爱你，所以殷郊只要施舍给你一点点爱，你就上钩了。”他仿佛嘲弄的笑了一下，“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从小不得父王宠爱，还要受兄长白眼，然后哪一天他们高兴，施舍给我一句好言好语，我就甘心为了他们肝脑涂地。”然后他看到崇应彪的拳攥紧了。

他的手搭在崇应彪肩膀上，并没有停下，每一句话都像刀刃，狠狠地刺向崇应彪的内心：“你不是姬发，你真以为郊儿喜欢你吗？会接受你吗？还是他只是在利用你？等你没用了，就要一脚踹开你。”

崇应彪颤抖了起来。

殷寿趁热打铁道：“但我可以帮你...让你完整的拥有他，让他只听你一个人的话，只有你能让他快活，只要你照我说的做。”

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踢了踢崇应彪面前的盒子，脸上的恶意再也藏不住了：“这是一件申公豹献给我的宝贝，金鳌岛独有的蛊虫...雌雄双蛊分别炼制成丹药，服用了雌蛊的人会终身被服用了雄蛊的人所控制。非死不能解，现在雌蛊已经在殷郊体内了，只不过血亲之间无法起效，所以我把它送给你。”

殷寿已经疯了，他恨殷郊，因为殷郊可以轻而易举得到他得不到的一切，旁人的关心，爱意，信任，甚至天下共主的位置。他不用汲汲营营，不用不择手段，自然有人想把最好的一切捧到他手边。殷郊的存在像一面镜子，每次他望过去，倒映的只是丑恶的自己。殷寿以己度人，觉得崇应彪这个同样没被人爱过的人，也应该是恨殷郊的。

“我们是一样的人，我知道。”殷寿强调道。

“你不知道。”崇应彪想，他突然有些得意起来“没人知道我有多爱他。”

“我是被殷郊驯养的狼。”

替命

但最后崇应彪还是捡起来那个盒子，就像那天他接受殷寿把殷郊赏赐给他一样。

“不是你就是别人，总有人会替我控制他。”因为殷寿最后是这么说的。

原来北伯侯的软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

殷郊再醒来是被通身的热意烤醒的，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原来的牢中，而是被重新安置在了一张昏暗的大床上。他的伤口被草草包扎了一下，双臂分别被两道铁链铐在床边，身上仅着一件中衣，此时狐妖伤到的部位正隐隐发着热。

“狐妖...”殷郊太清楚这种热意是什么了，狐妖虽重伤，但却没有死，埋在他体内的那道妖术，又发作了。

他试图活动手臂，带动着拴着他的铁链哗啦作响，下一刻有人走到了床边掀开床帐，突如其来的光线刺的殷郊不自觉闭上眼睛扭过头去。但来人显然没有考虑他难不难受，一只手掐住他的下颌将他的脸掰了回来。

“睁开眼睛。”一个声音命令他，而当这个声音响在耳畔的时候，殷郊竟然全身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

来的人是殷寿。

殷寿并不在意殷郊难不难受，甚至殷郊在他手掌里颤抖的样子大大取悦了他，他毫不避讳的上下打量了一番殷郊泛着红潮的脸色，和他散开的衣袍里裸露出的躯体，他的语气是温柔的，但话像刀子一样。

“郊儿，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就是靠这个让所有人都愿意为你铤而走险的吗？”殷寿的目光扫过他胸口还没完全褪去的吻痕，笑着问：“你是太子，还是娼妓？”

殷郊仿佛被刺了一下，死死咬着牙紧闭着双眼，是一个拒绝交流的姿态。但狐妖的媚术在他体内蔓延，让他整个人都开始发热，胸口的起伏越来越剧烈。

“你不是要天下人安居吗？如今西岐和东鲁反了朝歌，战争在所难免，百姓流离失所，士兵战死沙场，天下浩劫都是拜你所赐。”殷寿冷冷的颠倒黑白。

“不...”殷郊直觉这话有很大的漏洞，但体内一股股的热浪让他已经无法思考了，他本能的挣扎起来，想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要再听，但因为锁缚着他的铁链而无法做到。

“我真是太好奇了，郊儿。”殷寿继续说道，“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那些甘愿为你赴汤蹈火的人都因你而死，你会不会很痛苦？”

下一秒殷寿松开了钳住殷郊的手，向身后唤道：“崇应彪！”

盔甲碰撞声响起，崇应彪走近了殷郊躺着的床榻，他在一路上都在克制自己的杀意，但他知道单凭自己一人不是殷寿的对手，只能暂且虚与委蛇。

而崇应彪靠近的一瞬间，殷郊受体内蛊虫驱动，神色茫然了一瞬，他剧烈的头痛起来，甚至大口大口大喘着气，觉得脑海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把他往深渊里拉。“唔...”他从没感受过这样的痛苦，只能死死咬住自己的唇以防自己痛叫出声。

他努力的抵抗，但还是抵不过那巨大的拉力，没一会他的神色就彻底空茫下来，像灵魂被抽空，只有一个躯壳被留在世间，崇应彪伸手去够他的时候，他甚至是毫无反应的。

说毫无反应也不恰当，此时的殷郊就像一个被打造出来的玩偶，他的眸子空洞而无光，但是身体却会迎合求欢，甚至更加热情和渴望。

崇应彪没想到所谓的蛊虫控制人是这个效果，将本人的神智完全压制，让他变成一座活着的精致的傀儡。

殷寿却觉得很有趣，他饶有兴致的打量着已经失了神智在崇应彪怀里磨蹭的殷郊，问他：“你是谁？”

殷郊没有开口。

崇应彪知道殷寿的意思，他在殷郊耳边说：“你是殷郊。”殷郊好像懂了，跟着他重复道：“我是殷郊。”

殷寿又问他：“我是谁？”

崇应彪忍着恶心，还是耐心的教殷郊：“他是殷商的大王，是你最崇拜的人。”

这次殷郊沉默了一会，好像在抗拒什么，但最后还是败下阵来，他说：“大王是我最崇拜的人。”

殷寿彻底满意了，他哈哈大笑起来，摆手示意崇应彪继续，然后自己竟然坐在了离床榻不远的地方饶有兴致的隔着床帐注视着他们交叠的影子，仿佛在观赏一场表演。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快感的性爱，崇应彪在殷郊的身体里，但恍惚间觉得自己身下这个喘息呻吟的躯体并不是殷郊。他连衣服都没脱，只是拉低下裳机械性地抽动着欲望。崇应彪抵着殷郊的额头，望向他没有光彩的眼睛，甚至第一次在床上无比期望姬发或者杨戩可以快点赶到。

殷郊不是这样的，他应该是鲜活的，会羞恼的，会抗拒的，会小声的叫自己的名字的，而不是现在这个完美的听话的性爱娃娃。

“我要怎么把我的殷郊找回来呢。”崇应彪想着，“我千方百计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崇应彪曾经觉得眼泪是软弱的象征，自己永远不会丑态百出的流泪，可此时面对这样的殷郊，他却软弱了，像从他出生起就包裹着他的尖刺与铠甲被人一把掀开，露出内里脆弱的血肉，那血肉上居然刻着殷郊的名字。

崇应彪落下了一滴泪，正巧滴在了殷郊的眼眶里。

那一瞬间，被压制了神魂的殷郊好像也感觉到崇应彪的痛苦，也可能是被封住的玄鸟在拼命撞击枷锁，他怔怔的注视着崇应彪，突然用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的气音说：“别哭。”崇应彪浑身一震，这两个字好像带给了他巨大的勇气，麻木地大脑恢复思考，让他回想起殷寿的话。

殷寿说这蛊虫，非死不能解。

崇应彪的记忆倒回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他悠哉对姜子牙说他把一半神魂分给殷郊，说他愿意为了殷郊生，也可以为了殷郊死。

他呼了一口气，颤抖的手指按上了殷郊脆弱的脖颈，伏在殷郊耳边小声问他：“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殷郊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茫然地回答。

然而下一秒他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崇应彪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还有什么比亲手掐着自己的爱人看他在眼前慢慢断气更能逼疯一个人的呢。崇应彪看着殷郊逐渐发青的脸，觉得自己也处在濒死的边缘，他这一辈子杀了无数的人，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死在他的剑下，他曾以为那就是最痛苦的事了，但今日才发现何为撕心裂肺筋骨俱碎。

“不能同生，今日就同死。”想到这里，他又奇迹般的冷静下来。

下一秒，殷郊不再动了。

崇应彪感觉冥冥之中有什么断开了，自己的身体骤然脱力，有东西被从自己身上抽走，又没入了殷郊的身体里。

然后殷郊的眼睛眨了一下，看向了他。

此时不远处的殷寿好像察觉了有什么不对，突然安静下来的床帐让他心生警惕，而他刚要站起查看时，一柄利剑顶在了他的喉口。

姬发终于赶到了。

“你敢杀我？你能杀我？”殷寿虽然刀架颈侧但也只是惊讶了一瞬，但他毕竟是战场上拼杀出来的人，出色的战斗素养让他瞬间将姬发掀翻过去。

姬发虽然没他体格健硕，但轻巧灵活，他翻身跃起，并不惧战，眨眼间和殷寿过了好几招，身后的床帐拉开，崇应彪匆匆裹好外衣，也加入了战局。

可殷寿毕竟是殷寿，一人对他们两人也不显败相，更有殿外楼下的侍卫在整队集结往上，大喊着救驾。

“姬发...崇应彪...你们都好得很，可你们的剑术和武功还是我教的，想用来杀我，着急了点吧。”殷寿将崇应彪一脚踹开，猛的将姬发撞在殿门上，按着姬发横在身前的刀刃往他自己身上压，下一秒又被崇应彪从后勒住不得不放手，他们互相缠斗，短时间内胜负难分，各自都挂了彩。

“姬发！崇应彪！”床帐里突然传来了殷郊的声音，他刚刚在生死间走了一遭，体内蛊虫已经死了，才恢复神智就听到了激烈的打斗声，却仍然被铁链锁住无法挪动，只能焦急道：“殷寿的侍卫要来了？别管我！你们先走！”

这下殷寿才是真正的暴怒了，他猛的喘了口气，一拳就要砸向崇应彪，愤恨地问：“你做了什么！这怎么可能！”

崇应彪闪身躲开他力逾千钧的一拳，他心里终于松下了一直悬着的气，露出一个笑来，仿

佛终于能把那句一直想说的话出口，他咽下一口因受伤而震出的血，说：“因为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别废话了，要带殷郊走。”姬发尚且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他整个人像一只危险的猎豹，褪去了一些青涩，显露出带着刀光的锋芒，仔细听起来，他的话里已经有了些不容抗拒的上位者的果断和威势。

“带殷郊走？你们今日一个也别想走！”殷寿道，侍卫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下一刻，一个宽袍大袖的身影撞破窗户，杨戩落在室内，环顾一周，刚要出手帮姬发和崇应彪。但姬发却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上前，说：“先救殷郊！”

三尖两刃刀轻易斩断了锁缚着殷郊的锁链，杨戩伸手将衣衫不整的殷郊拉起，想了想把自己的外袍罩在了他身上。

殷郊体内的妖术经刚刚的生死之劫被压制了一下，此时又有些蠢蠢欲动。他知道此时再战无益，又实在担心姬发和崇应彪被殷寿伤到，只能说：“不要恋战！一起走！”

杨戩点点头，喊了一声哪吒，混天绫无风自动从窗外探入，准确的卷起姬发和崇应彪退出了被撞的大开的窗户，同时阻了殷寿一阻。

侍卫们终于冲进大殿，杨戩单手搂着殷郊，微微一点头，也飞走了。

他们最后也没走太远，先到了姜子牙修仙前经商的一处居所暂避，准备先商量之后该如何。

他们到的时候姜子牙已经等在院子里了，杨戩带着殷郊赶路时就大概和他说了当下的情况。那时他走了之后，一路护送姜王后和姜文焕到了东鲁，但申公豹穷追不舍，多少拖慢了他的脚步。后来是哪吒重伤了申公豹召唤的瘴兽，破了他的法，申公豹被法术反噬，这才匆匆逃遁了。

“多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殷郊身体虚弱，受伤失血精神刺激加上因为蛊虫死而复生一回，杨戩在回来的路上连喂了他两颗仙丹又助他暂时压下体内的狐妖妖法才让他渐渐好起来，但还是脸色苍白。

然后他又想起崇应彪之前的举动，不用多说也知道他给自己用了替命的符咒，马上要去看崇应彪的情况。

他还站不太稳，脚步虚浮，简直是扑到崇应彪身上的。崇应彪受宠若惊把殷郊接了个满怀，任他仔仔细细在自己身上查看了一遍，被他认真的样子逗得想笑，以为殷郊马上就要说什么值不值得应不应该之类的废话教训他。

但殷郊并没有说那些，他只是认真地说：“崇应彪，你这半幅神魂，我会帮你好好存着...不会辜负你。”

崇应彪愣了一下，突然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拥有殷郊的那天，殷郊坐在床上对他说：“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会给你更多。”

“原来他真的知道，给我的真的比我想要的更多。”崇应彪的笑容更盛了。

紧接着殷郊又去看姬发，他轻轻抚摸着姬发脸上的伤口，血汗和泥水混在一起显得姬发狼狈极了，殷郊有些心疼，抵着他的额头喃喃道：“你不该来救我的，你怎么这么傻。”他说着亲吻了一下姬发的伤口，又问他：“疼吗？”

“不疼...没看到你受伤的时候疼。”姬发紧紧的抱着自己失而复得的珍宝，把头埋在殷郊的肩头，像恶龙终于找回了自己守卫的宝石，整个人身上一直萦绕的戾气就那么散了。

“可我也是，你受伤我也会疼。”殷郊这么说。

他还要在说什么，但可能是他消耗过度，也可能是他终于找到了能让自己安心的地方，知道大家并没有大碍，紧绷的精神骤然放松下来，他身子一歪，就这么昏睡过去了。

这一睡就是两天两夜，姬发和崇应彪一直守在他边上，困了就和衣而卧，但往往很快又要惊醒去探他的脉搏，见他无碍才能继续睡去。期间姜子牙和杨戩来看过几次，说并没有什么大碍，众人也总算是放下心来。

两日后的深夜，殷郊终于醒了。

他睁开眼睛，活动了一下睡的僵硬的身躯，就看到姬发和崇应彪两个人一个靠坐在他床头，一个靠坐在床尾，睡得正熟。

如今狐妖虽然没死、但也已重伤，殷寿自顾不暇，不管想什么借口，一日之内太子王后出逃，东西北三路伯侯齐反，朝中定然人心惶惶，对他多有怀疑，不是好压下去的。由此殷寿伪装的光辉形象定然会出现裂痕乃至崩塌，殷郊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遭的罪也不算亏。

只是这几日殷郊自己身心受创，姬发和崇应彪也跟着奔波受伤，他怕惊醒他们想让他们多睡一会，便也没动，只是静静的来回看他们。

但姬发还是醒了，他其实并不能睡的很安稳。

他们回来后崇应彪便将发生的所有事都和他说，他自然也知道了蛊虫的事。那一瞬间他是暴怒的，也是后怕的。暴怒是因为殷寿竟然用了如此下作的方式要控制殷郊，后怕是因为要不是留有后手，此时已经被他得逞了。姬发忍不住想，“万一呢，万一没有那道替命符，他就再也见不到现在的殷郊了。”

他在殷郊昏睡时默默用手指抚摸他脖颈上被掐出的青紫痕迹，像是要把这道伤痕刻在自己心里，那是殷郊差点死过一次的证明。

姬发此时睁开眼睛，正对上殷郊看着自己的眼眸，他的怒火好像烧的更旺了。

“这是一只小玄鸟，那么多人想要他，那么多人想伤害他，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珍贵，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冒险...”姬发思量着，他的舌尖顶了顶自己的上颚，对自己说：“我要给他一个教训。”

崇应彪不知什么时候也醒了，他打量了一眼姬发搂着殷郊还依然阴沉的脸色，心里了然。

他其实也有点生气，殷郊诛杀狐妖的安排照顾到了所有人，唯独对他自己的安危不甚在意，崇应彪想到当日殷寿登基时他可以毫不犹豫的说“我愿替父王自焚献祭。”恍然发现殷郊的骨子和自己一样带着一种自毁的倾向。殷郊根本不怕被殷寿杀死，甚至被殷寿杀死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发泄和解脱，想到这里，崇应彪狠狠打了个寒颤。

“是该好好教训...”崇应彪摸摸鼻子，也决定了。

教训

殷郊并不知道他们的思量，他见姬发和崇应彪两人前后都醒了，却沉默不语，只略略一想就知道自己不顾自身安危还差点被殷寿控制的事给他们留下了些阴影，他心虚地看了他们一眼，脑子转得飞快想找出能安抚他们的方法。

但可能是人的劣根性，在喜欢自己的人面前多少都有些有恃无恐，殷郊也不能例外。他的目光在面前的两个人身上转了一圈，微微鼓起脸做了个可怜的表情，说：“我也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是故意瞒着你们把自己陷进危险的境地的。”

他的语气和表情都真挚极了，偏偏灵动的眼睛里透出一抹狡黠的光，以为撒个娇就能让姬发和崇应彪原谅他。

姜王后是对的，殷商王室的血脉里就带着一种天然的蛊惑人心，殷郊自己没有意识，但他天生就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天赋。

此时姬发和崇应彪被他这么一看，本来坚如铁石的心先软了三分。崇应彪先伸手把他从床上扶起，姬发叹了口气，去给他倒了盏水，看他喝了。

殷郊捧着水盏看着他们略微缓和的脸色，觉得这一关算是过了，但他还是觉得就算作为爱人，让他们为自己担惊受怕辗转奔波也是不应该的。

他反思了一下，决定再安慰安慰他们，然后补充说：“而且杨戩说他会保护我，我也不是全无准备。”

他不提杨戩还好，一提姬发和崇应彪就想到他刚到这里时靠在杨戩怀里衣衫不整还披着他的道袍的样子，这不亚于在刚要熄灭的火堆上浇了一捧热油，让他们刚有些平静的情绪顷刻间又烧了起来。他们注视着殷郊，连周边的空气都有些焦灼起来。

而殷郊浑然不觉，他握着拳还有些后悔的样子。继续道：“可惜漏算了那申公豹真的有点本事。不然一定没问题的，下次...”

他居然还敢提下次。如果姬发的愤怒可以具象化，现在的空气里一定布满了火星。崇应彪脸上挂着的笑也隐去了。这只刚刚被人捉去，险些被折断翅膀的小玄鸟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刚刚那些撒娇卖乖，不过是想蒙混过关，好让人别再继续追究自己。

“杨戩...下次...”姬发把这几个字含在齿间咀嚼了一下，感觉殷郊这种不顾自己安危的行为要是再来一次自己估计就得气的当场血溅三尺。他和崇应彪对视了一眼，空气中的火星爆燃起来，下一刻他们两一起动了。

崇应彪跨步上前抽开了殷郊的腰带，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按住他，他的手一路顺着殷郊的腰腿下滑，时不时还要捏揉几把，然后探手握住了他的脚踝，将他的双腿向两边打开。

“崇...崇应彪！你要干什么...唔嗯...”殷郊被他陡然摁住，不自觉的向后仰去，他陷在床铺里呆愣了半晌，此时也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就试图挣扎着抽出自己的脚踝，想起身去看崇应彪的脸色。

姬发却没让他动，他撑着床铺的小臂被姬发攥住向上拉高，双腕被一条锦带绑住，又牢牢的缚在雕花的床头。

这还没完，崇应彪上了床，将自己卡在殷郊被他分开的双腿间犹嫌不够，又将殷郊的双腿折叠起来，用绑带将他的大腿和小腿绑在了一起。

“姬发...呜...别让他绑着我。”殷郊见事不好，看他们这个样就知道自己今天难逃一劫，但还想挣扎一下，他知道崇应彪不好糊弄，但姬发之前一直对自己百依百顺，所以睁着含水的眼睛对着姬发软声求道。

他这小心思在对他最了解不过的姬发和崇应彪眼里都太明显了，这方法平日里可能还有些用，但他自己一而再再二三把自己置于危险中这件事显然是姬发的逆鳞。崇应彪也知道自己护得了他一次两次，次数多了总会出意外，所以和姬发站在了同一战线。

殷郊眼前一黑，是他的眼睛被姬发蒙住了。一个人的指尖从他的额头鼻梁和唇角划过，然后他听到姬发在他耳边笑了一声，热气吐在他的耳畔，不管是感觉还是内容都叫殷郊颤栗。

“你记得我说过什么吗，郊郊？”姬发语气温和地说，“我说你再提杨戩，我就把你干死在床上。”

“这好像是我的话吧，死农夫。”崇应彪注意到了姬发今日的不同寻常，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随后警告道：“别太过火。”

“你不干就滚出去。”姬发本就死死压抑着内心烈火烧灼般的愤怒，此刻面对崇应彪也懒得再装，他就像被浓云包裹着的雷电，掀起无害的外表，只露出了点内里就让人有些触目惊心。

崇应彪当然不会滚，反而“切”了一声先动起手来，殷郊被绑起来的时候还穿着睡裤，崇应彪隔着布料屈指弹了一下殷郊尚且软着的欲望，莫名笑了一声：“今天你估计要遭殃了。”“嗯...唔...”殷郊微微的颤抖起来，接着他的唇齿被姬发含住，但不再是温柔的吮吻。姬发一边用牙齿厮磨着他的唇，仿佛恨不得把他拆吃入腹，一边用舌头毫不犹豫的顶进他的口腔肆意搅弄。

“嘶啦”一声，殷郊立刻感到下身一凉，是崇应彪干脆的撕了他的睡裤，但他却没再更进一步，一边收回手握住殷郊的又细又直的小腿和脚踝揉捏把玩，一边好像只是静静地欣赏了一会殷郊双腿大开的风光。

眼睛被蒙住，感官总是会更加敏锐，殷郊觉得自己好像就能感觉到那道毫不掩饰的视线没有任何阻碍的扫过自己全身，让他又羞又窘。

“呜...别看...”殷郊试图扭动身子避开那道目光，但马上他的睡袍也被整个剥开，姬发离开了他的唇，手上按着他的劲却没松，凑过去舔吻他的胸肌和乳首。

一阵阵快感冲上脑海，殷郊的欲望慢慢硬起，接着就被崇应彪握在了手中。但他今天并不想让殷郊简简单单的就爽到，他解开了自己的发带，一圈圈的绕在殷郊的性器上，还在顶端打了个结，然后才耐心的把玩起来。

“不...不要...放开...嗯嗯啊。”殷郊的下身被不断刺激着，更多更迅猛的快感侵袭上来，他不断的挣动着想引起身上人的怜惜让自己好过一点，殊不知这更是一种勾引。

姬发还在舔他，不光舔还要咬，他好像迫不及待的要证明自己对身下这具身体这个人的所有权，做法是在殷郊的身体上留下了一个个牙印和吻痕。他将殷郊的胸肌从两边向中间拢起来，然后去舔他乳沟。

“哼嗯...别...别再舔了...哈啊...不要。”殷郊被胸乳和下身的刺激逼的不住喘息，欲望越来越硬，他才终于明白崇应彪绑着那根发带的险恶，那根发带将所有的快感都牢牢堵在了他的体内，他想发泄而不得，只能越来越剧烈的颤抖着，被绑在床头的手也不自觉的抓挠起来。

崇应彪的动作停了下来，接着起身离开了床铺去散落在地上的衣袍里翻拣出了些什么才折返回来。

姬发的动作也停了，他从崇应彪那里接过什么，一股液体就被倾倒在殷郊身上，那一瞬间四周突然弥漫起了浓郁的酒香。质子营出战时每人除了水囊，一般还要带一只酒囊，因为烈酒在战场上是件宝贝，可以提神，御寒甚至用来冲洗伤口。但此时这酒被浇在殷郊身上，明显不是为了这三种用法。

“嗯...不...不行...疼嗯。”殷郊身上本来有些细小破口，此时被酒液一浇就有些细细密密的痛感，其实这点疼痛对他们这种上过战场的人根本不算疼痛，顶多只是有些酥麻，但殷郊为了让姬发和崇应彪放过他已经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当即哼哼唧唧的喊起疼来。

“疼吗郊郊？”姬发将酒囊仍回崇应彪手上，仔细打量了一番殷郊，他看上去诱人极了，被迫以献祭的姿势毫无保留的敞开身体，挂在身上晶莹的酒珠折射出辉光，然后姬发道：“那我帮你舔干净吧。”

他再次俯下身，用唇舌将殷郊身上的酒液吻去，然后捏住他的下巴，给了他一个酒香四溢的深吻。

殷郊下身的束缚被崇应彪抽开，他仰头含了一口烈酒在喉中，然后弯腰把殷郊的欲望含入口中。布满了神经的敏感处被温热包围，起初殷郊还得趣的摆动腰肢配合他，但却感觉越来越热，那烈酒鼓荡在他欲望周围，让他像要烧起来一样，说不清是痛还是爽。“啊啊...好烫...救命...不要了...我不行呜呜。”殷郊的呻吟都带上了哽咽。

崇应彪不管那么多，他就着烈酒继续舔含着殷郊的性器，注意到殷郊的后穴已经随着快感的侵袭开始一张一合，便知道他是爽到了，就又伸手就着些酒液去探他的后穴。

“嗯...那里...哈啊...”殷郊被前后夹击，难耐的扬起脖颈，但下一秒就有一根硬热的东西在他的面颊上轻拍了两下，顶到他嘴边。

“帮我舔舔。”姬发这么说。

“嗯...唔啊...”殷郊的嘴里还残留着刚刚姬发吻自己时留下的酒香，他的唇被姬发的欲望抵住，自己还有点茫然，小心翼翼的探出舌先舔了一口，然后才张嘴将那已经勃起的性器含入自己的口腔。

姬发早在质子营就知道他有吃什么东西都要先伸舌头的习惯，之前只觉得可爱，如今这种情况下再看，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让人血脉喷张了。

崇应彪并没有简单的让殷郊高潮，他重新将殷郊的欲望绑扎起来，一只手在他敏感的腿间软肉处搔弄，一边磨弄扩张他的后穴，他轻而易举的摸到了殷郊的敏感点，探入两指夹住那块软肉肆意碾揉。

“唔唔啊...嗯额...呜...”殷郊的腰剧烈的弹动了一下，他的双腿还被绑着，根本躲不开，欲望如海浪一般凌空打在他身上，他想高潮，但下身的性器被牢牢束缚着，他想呻吟出声，但嘴里还含着姬发粗大的欲望，只能闷闷的喘息。

姬发将他的双腕从床头解开，揉了揉他的手腕活血，“换个姿势。”姬发冷冷的冲着崇应彪做了个翻身的手势，然后把殷郊摆成了趴跪在床上的姿势，姬发才又把他的手反绑在了身后。

这样的姿势对于此时的殷郊来说更过分了，他的大腿和小腿被崇应彪绑在一起，只能分腿趴跪着，又因为被反绑，上半身只能靠肩膀支撑，这是个伏在床上高抬起下身求欢的姿势。

姬发调整了他的姿势，将欲望继续塞入殷郊口中，他的语气是哄诱的，但说出的话强硬至极，他说：“唔..郊郊，继续，今天你得舔到我射出来为止。”

惩罚

崇应彪眉心一跳，心知今天姬发绝对是要折腾到底让殷郊长长记性，他也不着急，轻拍了两下殷郊翘起的臀，一点也不真心实意地感叹道：“真可怜。”然后又拿起了一样东西。

“嗯...唔...什么...凉嗯...”殷郊觉得自己的穴口顶上了一个坚硬却冰冷的东西，那绝不是人的手指或性器，他双目被遮，喉口又被姬发的欲望堵着，根本没法回头看，只能无意识的扭着腰想避开那奇怪的触感。

崇应彪还没来得及说话，姬发就抬手在他臀肉上掴了一掌，警告道：“好好舔你的。”殷郊便只能埋着头继续去吞含他的欲望，他觉得自己被撑开的嘴好酸，舌头也发麻，可姬发今天打定了主意不会心软，一只手还按在他的脑后时不时使力暗示他含的更深。

崇应彪看了一眼此时乖乖含着姬发的殷郊，心里也不太痛快，他一手揉捏着殷郊刚刚被拍了一掌的臀肉，一边将手中的东西继续往殷郊后穴里塞。那是从殷郊衣服上的玉链上拆下来的，殷郊做了太子以后，为显身份尊贵，腰间总是挂着玉链，走起路来或者风吹过的时候都会叮咚作响，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这东西有一日能被用在此处。但他被扩张过的小穴此时也不由他作主。

崇应彪塞进去一点就要再扯出来些，那玉本身冰冷，刺激的殷郊不断收缩穴肉，可每当他才用自己的身体将那玉捂暖一点点，崇应彪就又要把它抽出，让它重新变得冰冷，循环往复。

殷郊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在床上有这么多玩法，只觉得自己随时都要高潮，但偏偏身前的性器被绑着无法射精，过多的快感聚集在他身体里，让他全身发软偏偏又控制不住的颤抖。

好在姬发嘴上强硬，但看殷郊费力的样子最后还是心软了，他将欲望从殷郊口中抽出，算是暂时放过了他。

可那也只是暂时，他低头隔着殷郊被遮住的眼睛亲吻了一下。然后和崇应彪低声交谈了两句。

“姬发...崇应彪...呜...”殷郊本来被他们弄的高潮迭起，此时身边突然空了一下，他又是被绑着又蒙着眼睛，有些恐慌，只能叫着两个人的名字。

下一秒，还埋在他身体里的玉链被抽出，被绑住的腿被放开，一个人将他的腰再次拉高，一根性器顶在了他的穴口。

“唔嗯...想...想要...”殷郊的身体食髓知味，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麼，但穴口还是不由自主的收缩，好像在主动吮吸那根欲望的顶端。而那人也如他所愿，一个深顶，毫不犹豫的顶进了他身体里，接着就不停顿的抽插起来。

“郊郊。”姬发的声音带着点低沉，问他“猜猜这根是谁的？”

“啊嗯...太深了...求你唔...姬发...别...”殷郊体内的敏感点被顶入的肉刃不断狠狠刮过，不自觉的抖着腰，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操他，只是听到姬发的问话就反射性地叫他：“是你...呜...是姬发...嗯啊...”

然而崇应彪的声音紧接着传来，伴随着一个重重的顶凿，他好像要把自己嵌入殷郊的身体一般用力，戏谑的问“是姬发吗？嗯？这么久了你都记不住？”

“啊嗯嗯...太深了...是崇应彪...哼啊...求你...”殷郊被那一次次大力的顶撞弄得有些崩溃，只能改口，还因为刚刚的摩擦带着水润的红的唇微张着，看起来迷茫又无助。

见殷郊猜对了，下一秒那粗大竟然毫不犹豫的从他体内抽了出去，另一根又紧接着顶进去，却没插的很深，刻意顶着他体内凸起的敏感点撞。殷郊被磨的腰肢酸软，险些跪不住，有人伸手将他的腰又拉高，肆意进出了一会后，姬发问：“这次是谁？”

“哈啊...好酸...不行了...姬发...是姬发唔...”殷郊的脑子里已经是一团浆糊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此刻是谁在操他，只能靠排除法随意猜测。

“对了。”姬发笑了一下，但仿佛识破了他的小伎俩，随后说：“只靠猜可不行，今天你要用你的身体记住才可以。”

“啊嗯...我不行...我错了...嗯唔...”殷郊真的被刺激狠了，在他体内狠捣的性器插入时势如破竹，每次都在他最脆弱敏感的神经上搅动，但撤出时又毫不留恋，他在快感的风浪下被抛弃又落下，好像永远无法被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也硬热胀痛，要不是还被绑着，估计已

姬发和崇应彪毫不心软，好像铁了心要把自己的形状烙刻在殷郊体内，开始殷郊还是乱猜一气，后来也发现如果今天不分清楚，自己怕是不会被轻易放过，姬发和崇应彪有的是耐心，要把这只不顾自己安危的小玄鸟的里里外外都染上自己的味道，好叫其他想靠近他伤害他的人只要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就会畏惧他身后盘踞的猎豹和孤狼。

“哼嗯...啊...”他被折腾的狠极了，身前欲望被解开允许高潮的时候浑身是汗水，甚至打湿了身下的锦缎和垫在床上取暖的毛毡，黑发披散下来随着身体摇晃，毛毡被蹭乱了，几缕兽毛被蹭下来粘在汗涔涔的身上和脸上。姬发和崇应彪也先后在他身体里射了一回，但他们俩还是没有轻易放过他，他们把殷郊扶起来，哄着他迷迷糊糊的喝了两口水吃了两口东西，又替他按摩了一下被压了许久的双腿，抱他去了浴房。

殷郊被压在浴池里时还没反应过来。姬发和崇应彪原来只是说带他去清理，他浑身黏的难受没什么异议的任他们去了。结果在池子里两人不约而同地要把手探向殷郊的后穴，争着要替他把体内的精液清洗干净。

他们这么一互看不顺眼苦的就是殷郊了，四只手指都在他身体里来回抽动，还使尽解数想把对方挤出去，时不时的狠狠蹭过内壁上的敏感处不算，热水也顺着被撑开的缝隙进入殷郊的身体。

“嗯...太大了...吃不下...啊唔...”两根硬热合着热水在殷郊体内反复抽插，时而一进一出，时而同进同出，殷郊难耐的仰着头被姬发和崇应彪夹在中间。这两个人还要一个在前面按揉舔吻他的胸，一个在后面啄吻啃咬他的颈背。

“呜...我错了...不敢了...哼啊...我再也不会了...”殷郊连哭都哭不出来了，他的嗓子都因为呻吟太多带着些许沙哑，今天这么一遭让他腰背酸软的要命，好像连当初在质子营训练和在战场上冲杀也没让他如此疲惫过。

此时姬发和崇应彪刚和姜子牙聊完，姜子牙也关心殷郊的身体，便跟着同路回来，他们正

跨步进门就看到杨戩坐在殷郊床头，本来正要发怒，结果一听杨戩的话也停住了。

“啊...我只是有点累，其他没什么了。”殷郊说道：“是有什么问题吗？”

姬发和崇应彪听到这里也不禁紧张起来，想开口却又不敢催促，整个人都僵硬起来，仿佛被两柄锋利的剑顶在胸口。

杨戩摇摇头：“很有问题，你体内本就有一道狐妖妖法，诛杀狐妖时又被它所伤，后来又是抵出半幅魂魄，又是情绪激动，中了金鳌岛蛊虫，又死了一次，你现在觉得自己没事，不过是我助你暂时压制住了妖法和暗伤，若是他日...”他顿了顿，仿佛有些不好开口，但最后还是决定实话实说，道：“怕是性命有碍，药石罔效。”

“你在放什么屁呢！”崇应彪先忍不住了，他大步走上前揪紧杨戩的衣襟将他整个从床头拖起，他的手攥的很紧，但仔细看就知道他此时正剧烈的颤抖着，他骂道：“殷郊明明好好的！怎么会性命有碍！你他妈的...”

可下一秒他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杨戩的表情告诉他，这并不是在开玩笑或者危言耸听。

姬发也动了，他倒没像崇应彪那样激动，但那不过是看似风平浪静的海面，平静的外表下充满了湍急的暗流与漩涡。他深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先冷静下来，接着他转向姜子牙，尽量让自己听起来是笃定而平静的，他说：“我可以分他半条命，我需要一张替魂符。”

崇应彪也反应过来，紧接着说：“我还剩半条命...我也可以...”

但他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姜子牙被他们弄的哭笑不得：“替魂符也不是万能的！用了一次就不能再用！”然后他看了看两人瞬间阴沉的脸色，急忙补充道：“现在不还没事！既然暂时没事就有别的办法，你们急什么！”

他也不再卖关子，只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带殷郊回昆仑，昆仑灵气充足，又有师父和各位师兄，总有办法替他解毒续命。”

昆仑

“昆仑？”几人异口同声的问道，殷郊是因为没想到看似无解的问题好像能在昆仑就能轻松解决，姬发和崇应彪则是柳暗花明的狂喜中又带着点复杂的滋味。但毕竟事关殷郊生死，再怎么心情复杂也只有点头的份。

此事定下来，还有别的事，殷郊昏睡之时，姬发和姜子牙又提起了封神榜一事，他之前就向姜子牙明示过，而此次殷郊被伤又濒死，为了救姜皇后半幅神魂又彻彻底底被抵入封神榜内，姬发取得封神榜的心情也越加急迫起来。

他近乎是逼迫自己不断的成长起来，他面对着殷郊，哪怕知道这只小玄鸟并不畏惧，但还是想替他把滔天的风浪都挡在自己身后。

但与此同时，他对此事又有些隐隐的不安，殷郊虽说过自己无意天下共主之位，可万世殷商，殷郊总是殷商的太子，他爱着殷商的土地，也爱着殷商的子民，就算殷寿无道，但谋朝篡位大逆不道，殷郊真的能容忍自己吗？姬发不敢想。

崇应彪对此倒没有什么异议，他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好人，那日姜子牙说，为君者无道，封神榜便会侵蚀榜中之人的神魂，他就自动把自己排除在了开榜人之外，后来他为了殷郊将自己的半幅神魂抵入封神榜，更是再没有其他可能。与其此时再去寻别人，他倒是也愿意相信姬发为了殷郊不会莽撞行事。

姬发当局者迷，但崇应彪却清楚殷郊不会为了此事与姬发生分，殷郊并不在乎王位权势，也并不在乎天下共主这个位置，只要他自己在乎的人能平安顺遂，只要天下百姓能安居乐业，谁是天下共主对于殷郊来说其实是个不值得操心的问题，就像比起四方征战，他其实更愿意在母亲的院子里与她研习琴谱。哪怕姜子牙曾经把天下捧到他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也只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崇应彪有时候觉得，殷郊本该是属于昆仑仙山的人，他甚至理解为何姜子牙曾认定殷郊是下一任天下共主，因为他就像那端坐于神座上的神像，面目慈悲，看着世人欲望满身汲汲营营，却还是愿意去爱，去救赎，就像他肯救赎自己一样。

“但若真的生分了...”崇应彪以拳抵唇，忍不住乐了一下，他想“那殷郊岂不是我一个人的了。”

所以当姬发和姜子牙提出这件事的时候，崇应彪也只是说：“行啊，若是你为王不仁，做出什么危害殷郊神魂的事，直接杀了你也算省事...”

姬发难得没和崇应彪呛声，只是关注着殷郊的脸色。

殷郊如崇应彪所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色波动，他思考了一下，还觉得姬发确实沉着冷静顾全大局，还有仁爱之心，是个天下共主的好人选。

所以他只是问：“若你为天下共主，可会再起战祸？”

姬发答：“我会尽我所能，使四方安定。”

殷郊又问：“商民可能安居？”

姬发答：“吊民伐罪，便是为了天下人安居。”

殷郊点点头，像是满意了，他不自觉地笑起来说：“姬发，我相信你。”但随即他又蹙起眉头，“可我要去昆仑一趟，怕是暂时无法同行，待我养好伤，便去助你！”

“殿下...”姬发单膝跪在殷郊的面前，用了一个他从没怎么用过的称呼，他郑重道：“姬发定不负殿下所托。”

既然决定了要伐纣，姬发也需要立刻忙碌起来，告知父兄，集结兵力，起草缴文，备齐粮草，必不可能陪殷郊去昆仑。

而意外的是崇应彪竟然也并没有提及要和他同行这件事，“我也需集结北境兵力，还有件别的事要做，可现在不能告诉你。”崇应彪这么说。

最后是杨戩和哪吒带殷郊上了昆仑山，昆仑山终年云雾缭绕，灵气充沛，遍地灵兽灵花仙植，殷郊跟着哪吒杨戩一路行来，总有在路边觅食的仙鹿仙鹤还有不知名的灵兽凑过来蹭他的衣袍。

“他喜欢我诶！”殷郊抚摸着一只主动凑上前来，头上独角却生着火红鬃毛白马，有些惊喜地道。

“这是瞿疏...是辟火奇兽”杨戩介绍道，又说：“灵兽最能感受人的情绪内心，你心地至纯至善，没有恶念，他们自然也愿意亲近你。”

殷郊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但一路行至玉虚宫门口时，后面竟跟上了不少灵兽灵禽，还有青鸟衔来昆仑的奇花从空中抛在殷郊怀中。

十二金仙能观天地间诸事，又早读了杨戩替姜子牙捎来的信函，信中详细叙述了殷郊过往所经历的事，都唏嘘不已，等到殷郊上山那日，便聚齐在元始天尊处等着他。

殷郊本就挺拔俊秀，此时他被哪吒杨戩引着进来，手上抱着花，脸上满是笑意，身后还有探头探脑却无法进入元始天尊道场的灵兽，众位仙人怔愣之下却纷纷会心一笑。

殷郊本就身份贵重，久居人上，此时见了原始天尊和十二金仙也并不惶恐，只是不卑不亢，礼数周全的与他们见礼。

元始天尊浮于半空，轻言慢语道：“先前子牙传信来，将你夸了一顿，说你是下一任天下共主的人选，此时见了你，我倒知道他为何如此笃定了。”

殷郊赧然一笑，倒是不好意思了起来，说：“殷郊惭愧，当日子牙前辈与我交心，我却一心被我父亲蒙蔽，对他多有不敬，可他不仅不以为杵，还多次助我...如今还要麻烦各位仙人替我医治，是我的不是。”

元始天尊只微笑点头答了句“无妨”，但他左手第一个的广成子却越看他越合眼缘，忍不住道：“这位小友，我见你投缘，如今有个问题想问你。”

殷郊点头应道：“自然知无不言。”

广成子也不客气，直截了当问道：“虽然你已无意天下，但若是你，觉得治天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殷郊倒是没想到他突然有此一句，但还是仔细思索了一番后才说：“我不知如何治天下，但为王者，自该静修己身，不被过多的物欲所扰吧。”他说着像是想到了殷寿，殷寿的心里的欲望太多了，多到这个天下也容不下他，只能招致天谴，伤及无辜百姓。他又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广成子却笑起来，频频点头，说：“好啊好啊，当年也有个年轻人来像我问道，我也与他说了差不多的道理，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如此通透，大有慧根，你可愿拜我为师，我要将我的本事都传给你。”

殷郊这回是实实在在有点震惊了，他迷茫道：“这...这么简单吗？”

元始天尊笑道：“大道至简，道家讲究的就是遂心而为，你若有意，答应便是，若无意，也不用勉强。”

殷郊从记事起就对男性长辈并不十分亲近，帝乙和殷启对他不差，但他知道那并不因为他，而是因为他殷商王室唯一孙辈的身份，他又顾及殷寿的心情与他们疏远，殷寿则更不必再提。虽然他与质子营的兄弟们肝胆相照，又有姬发和崇应彪，但同辈和长辈之间又有不同。此时他见广成子面带期许言笑晏晏的看着自己，竟仿佛感觉到了一种陌生的情感。

他也不扭捏，直直的下拜叩首，唤道：“师父在上，受殷郊一拜！”

广成子自然大喜，他越看这个小徒弟越喜欢，但又想到还有正事要论，只好招呼杨戩道：“杨戩师侄，便劳烦你带郊儿再在这昆仑山上转转，待我们论道结束，我再去寻你们。”

杨戩应了，他与殷郊一路出了玉虚宫，竟然笑了起来说：“我说怎么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冥冥之中我们缘分不浅，原来是应在这里，殷郊，以后你得叫我一声师兄了。”

殷郊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站在昆仑山巅上，望着翻滚的云海和壮阔的群山，吐出了一口郁气，“杨戩师兄。”他说“多谢你，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之前我虽然明白殷寿是那样的人，但还是免不了心思郁结，总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才让他不喜...如今我才知道并不是这样。”

云雾渐散，杨戩看到殷郊回过身，身后是昆仑的万丈霞光。

“以后就叨扰师兄啦。”殷郊笑着说。

殷郊就这么在昆仑山上住了下来，他的暗伤和身体被十二金仙缓慢修复，其余时间时而随广成子学艺论道，时而在绿草灵花中靠着灵兽小憩，时而在山巅抚琴坐看流云，杨戩经常会下山，然后给他带回来姜皇后和姬发的消息。

姜皇后在东鲁一切都好，又住回了原先自己在东伯侯府的院子，时不时还晃悠出府替尚且年轻的姜文焕安抚因大战而有些不安民心，很是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自己也过的充实快乐，自从知道殷郊无碍后、更是轻松。

西岐姬氏举起伐纣大旗，东伯侯姜文焕和北伯侯崇应彪纷纷响应，姜文焕带兵去西岐前，特地亲自去了一趟南鄂，不知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紧闭城门的南鄂也派出使者与他共赴西岐商讨伐纣大计。

殷寿整兵回防朝歌，又恰逢闻仲远征北海凯旋回朝，两方势力一时成对峙之势。

姬发也常托杨戩带信给殷郊，信里不关写满了各种关心思念，时不时夹着不少凡间的小玩意，有压干的麦花，一小把麦穗，他自己简笔画的小像，雪龙驹和闪电鬃毛编成的小马玩偶，行军路上姬发折下的花枝之类不一而足。

殷郊每次回信，便也会夹上些昆仑山不知名的花，灵树落下的叶子，和广成子论道时随手的涂鸦，灵兽衔给他的野果，甚至因为知道西岐的图腾是凤鸟，他还软磨硬泡从广成子处得知了凤凰居所，去讨了一根尾羽送给姬发。他们就这么毫无保留地分享着彼此的一切，像多年前在质子营中一样。

而崇应彪却显得神秘很多，杨戩说他回了北崇，靠强硬手段镇压了惶惶的军心民心后就将北崇的军队交由孙子羽带领，自己反而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殷郊不由想起自己来昆仑之前崇应彪说的“我还有事要做”，又是好奇又是担心。

再说殷郊在昆仑这些时日，广成子虽说是他的师父，对他却如父亲一般照顾，恨不得把什么好的都给他，杨戩回昆仑山时也很照顾他，有时还会和他切磋几招。殷郊从小与父亲不亲近，又是王室的独子，每次听姬发提及自己的父亲和大哥就多有羡慕，如今广成子和杨戩恰恰将他心里这番缺憾补齐，加上昆仑天生天养，自在逍遥，殷郊本有些沉静的性格竟然日复一日的活泼了起来，有时哪吒回昆仑山，他竟能和哪吒一个小孩子打成一片吵吵闹闹，最后被闻讯赶来的杨戩一手一个领走。

一日，杨戩照例下山去帮西岐压阵，回来时却给殷郊带回了一个熟悉的人，崇应彪终于回了西岐军营，匆匆整军后遇上了杨戩，请他将自己带到昆仑来，说有事要寻殷郊。

杨戩拗不过他，只好将他带来了。

崇应彪看起来风尘仆仆，甚至有些狼狈，但他看向殷郊的眼睛却极亮，身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

殷郊许久没听过他的消息，自然是忧心不已，此事乍然看到他，说不开心是假的。他自然的伸手让崇应彪将他抱入怀中亲吻了一番，才问：“你到哪里了？师兄说一直不见你...”

崇应彪没回答他，只是将随身携带的包裹递给殷郊示意他打开。

殷郊不明所以，打开了包裹，下一秒瞳孔猛然放大，那包裹里严严实实的包着一把琴，殷郊欣喜的叹到：“好漂亮的琴！”

这琴确实很漂亮，杉木为底，桐木为肩，雪蚕丝为弦，琴身线条流畅还装饰了玉石，完全是按照殷郊的喜好斫的。

崇应彪看着殷郊爱不释手的样子，觉得自己也心满意足，他半跪在了殷郊面前，迎着他不解的目光说：“殷郊，我一直想与你说一声道歉，当日殷寿与狐妖害你受辱，我也是间接的帮凶...”他看见殷郊仿佛想说什么，但摇摇头阻止了他，继续道：“我知道你想说不再怪我，但我无法心安理得，昨日之日不可留，我也未见得有过后悔。我知你的琴落在了朝歌，所以我寻遍天下山川湖泊，想用最好的材料给你斫一把新琴作为我曾经伤害过你的补偿。”

殷郊有些怔愣住了，清冷冷的眼睛里仿佛开始泛起水雾。

崇应彪继续说：“人间木石材料定然不比昆仑仙山，但这是我走遍凡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了。”他紧盯着殷郊按在琴弦上的手，仿佛在等一个判决，他问：“你愿意收下这把琴，接受我的歉意...也...接受完整的我吗？”

殷寿当日在大殿上那句“殷郊会一脚踹开你。”终究还是在崇应彪心里埋下了不安的种子，他此时迫不及待想听殷郊的保证。

殷郊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重新按住琴弦试了试音，垂眸问他：“你想听我弹琴吗？”

崇应彪从来没听过他的琴，这些风雅之事与他充满了血与火的生命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他有些摸不准殷郊的意思，只好说：“我不懂琴。”

殷郊却笑起来，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枝打在他的脸上，将崇应彪心里那颗阴暗的种子晒化了，殷郊说：“你不懂琴，但你懂我。”他探身主动在崇应彪唇上印了一个吻，终于对他下达了最终的判决。

“我喜欢你送我的琴，我也喜欢你，崇应彪。”

师父

安逸的生活终归不长久，殷郊在昆仑山随着广成子修行小有成果，身体也开始恢复，就接到了杨戩带来的急报。

申公豹与重伤的九尾狐妖沆瀣一气，召集截教众多门人弟子相助殷寿，又有诸多法宝，姬发且战且退，竟让闻仲攻打到了西岐城外。逼得姜子牙高挂免战旗以做喘息。

殷郊自是心急如焚，要下山相助姬发，但他毕竟在昆仑山上与广成子有了师徒之谊，又有些不舍。

广成子自然也发现了他的反常，伸手拍了拍殷郊的发顶关心的问：“郊儿今日有些心神不宁，可是发生了什么？”

殷郊也不隐瞒他，将自己接到的急报说了，又道：“师父...我想下山去帮姬发。”

广成子将事情的经过听了，也敛眉思索起来：“若真是那申公豹将截教门人都召集起来攻打西岐，此事便已不是凡间俗事，我阐教也不能坐视不理，该要清理门户，我得像仙尊告知好想出对策...”他想了片刻，见殷郊眉目间盈满了担忧，又说：“既然你想去，师父也不会拦你，你也不必担心昆仑之事，既然截教已经入局，我们也本就该派一些门人弟子下山历练，但你身体还未彻底恢复，神魂不稳，去之前，师父还有些东西要给你做防身之用。”

殷郊经过这段时间，已将广成子视作半个父亲，平日里对着师父也常玩笑撒娇，可此时听了他这话，不由正色着揖了个手印做礼，说：“不能陪伴师父修行论道本就是我的不是，怎么还能要师父的东西。”

广成子爱惜这个小徒弟，看他此时一本正经，忍不住笑骂了一句：“不是你拿师父的法宝和哪吒瞎玩的时候了？”

他这么一笑，殷郊本来被压的沉重的心也松快了些，笑道：“徒儿说的是真心的！虽然昆仑山谁不知道就数师父您的法宝多，但平时玩玩就算了，徒儿也不是那等出趟门要把家搬空的人呀。”

“哼。”广成子被他这番把自己这当家的话说的通体舒畅，忍不住点了点殷郊额头，随即将他引入洞府挑宝贝去了。

广成子仿佛深怕这小徒弟去凡间吃了亏，挑起法宝来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全要往殷郊身上套，落魂钟、方天戟、雌雄双股剑，在他最后要把自己的镇洞之宝翻天印也给殷郊栓腰上的时候，殷郊终于忍不住了。

“这也太多了吧师父...哎...翻天印就别挂了。”殷郊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的人生中从未有除了自己母亲以外的长辈这么对他好，不是因为他是太子，也不是因为他是殷商命脉的延续，只是因为单纯的疼爱他，想护他周全。殷郊一时又感动又不舍又开心，生生把眼眶憋红了。

广成子知道自己这个徒弟至情至性，也有心开导他，他伸手揉乱了殷郊的发笑道：“郊儿，你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孩子，连昆仑山的灵兽都愿意亲近你。但凡世间人各有七情六欲，你静修己身持身为善，便就有阴沟里的愚昧的虫豸要因着你自惭形秽，妒恨恼火，就如殷寿，他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恨你，反而是为了你太好而恨你。只因看到你，就越觉得自己不堪。”他摇摇头，叹道：“人间贪嗔痴妄，有时连圣人也不可免俗，何必为此消耗自身呢？此次下山，便不必再顾念父子之情，姬昌曾预言殷寿要死于血亲之手，说不得还得应在你身上。”

殷郊在昆仑常常散发，只用简单的头饰将头发拢在身后，看起来闲适又自在，此时被广成子一揉，碎发散下来也越发显得纯稚无辜。“可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他啜嚅道。

“傻子。”广成子打断了殷郊未说完的话，继续说：“你曾说还要还命于父，殷寿当日给你下蛊，你已经在那北崇小子手上死过一次，该还的已还清了！殷寿只给了你血肉，却给不了你至纯之心，你如今已是我的徒弟，仙途漫漫，血肉之躯也不过外物，我今再授你神魂法相，若遇对你有恶意之人便可祭出，你可不再做殷商太子，只是我广成子的徒弟。”

广成子一手点在他眉心，一手掐诀，然后一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三头六臂的虚影法身就浮现在了殷郊身后，这道法相看起来凶恶极了，令人生畏，但当祂将殷郊虚圈在六臂之中，垂眸注视他的时候却是温柔而平静的，那是一个保护的姿态。

“谨记师父教诲，殷郊必不敢忘。”殷郊如醍醐灌顶，认真再拜道。

广成子一路送他到山门前，见到崇应彪在山门处等殷郊，终于停住脚步。

“待我解决了人间之事，再带崇应彪和姬发回来拜见师父。”殷郊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的冲广成子招手。

广成子本来还有些唏嘘，听了这话却眉头一跳，恍然间竟然有了种凡间看女儿兴高采烈的和不知哪里跑来的野小子私定终身之感。

他也没客气，虚虚指了指他俩，道：“你自己回来就行了，别带其他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俩成天在我这崆峒山上做的那档子事。”

这段时日崇应彪得了殷郊肯定的喜欢，又没有姬发在旁，殷郊身体也随着修行越发好转，加上十二金仙隐晦提过适当双修有助于帮他排出体内狐妖残留的术法，崇应彪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见缝插针的缠着殷郊行孟浪之事，很是胡闹了一阵子。

殷郊没想到此时会被师父点破，脚步一歪，感觉自己就要烧起来，也顾不上不舍，逃也似的跑了。

再说西岐，伯邑考姜文焕和姜子牙聚集在中军帐中，面上都有些忧心忡忡，截教骤然加入殷寿阵营，让本来有利的局势瞬间逆转。闻仲带着魔家四将如今就驻扎在西岐城外不远处，只待免战旗到期，便要发起总攻。

“还是需通报昆仑，让师尊也派些人来助阵才有转机。”姜子牙叹道。

“不可！”其他人还没说话，姬发正巧掀起帐帘，他刚刚去巡查西岐城墙是否坚固又确认了布防，刚回来进门便拒绝了姜子牙的提议。

若此时殷郊来看，就会敏锐的发现姬发仿佛已与当日分别之时大不相同。他因为连日行军作战更壮实了些，身上也因为领军多了一股内敛却不容忽视的王者之气。他此时握着殷郊去昆仑前交给他的鬼候剑站在营帐口，自有一股渊渟岳峙的气质。

姜子牙曾疑心他能不能做好天下共主，经过这段时日，也对他心服口服再没有疑问，他平时为了替姬发树立威信，并不怎么反驳他的话，但此时西岐城危在旦夕，姜子牙不禁急了。

“怎么不行！我知你是怕上报昆仑让殷郊忧心不再好好修行养伤，但此时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截教神异之人众多，还偏好旁门左道，咱们肉体凡胎如何是他们的对手？此时不去昆仑求援，难不成等西岐城破传再去吗？”姜子牙道。

姬发却仍不赞成，他说：“我已检查了军备布防，西岐城没那么容易破...明日免战旗到期，我会亲自迎战，此事不用拿去让殷郊烦心。”

“你！”姜子牙还要再说什么，姬发却摆摆手，又起身离开了。

“我这弟弟万事都好，只是涉及了殷郊就有些不管不顾。”伯邑考望着被姬发带起的帐帘叹道。

“不过没事...”他话锋一转，笃定地笑了起来“杨戩此次督粮花的时间好像格外久了些，说不定殷郊已经知道了呢。”

第二日一早，四方联军与朝歌两路大军就在西岐城外摆开了阵势。

闻仲骑着火麒麟上前，对着姬发喝道：“黄毛竖子姬发，竟敢行悖逆之事，死有余辜，但老夫不忍殷商子民受苦，若你此时降了，便留你个全尸，由我闻仲做保，不伤害城中百姓！”

姬发骑着雪龙驹，对上闻仲却并没有被他的气势压过，他冷冷的笑了一下，眉梢眼角尽是凌厉的刀锋“殷寿无道，我吊民伐罪，何错之有，太师助纣为虐，如今还要来教训姬发，又是什么道理？”

闻仲怒道：“竖子妄言！冥顽不灵！”他话音一落右手抬起，魔家四将如四座高塔，列阵在他身后，摆起了进攻的架势。

姬发巍然不动，腰背挺直，手伸到背后握住了自己的弓。

魔礼海大步向前，巨大的拳头向着姬发径直砸去，姬发骑着雪龙驹在他不断落下的拳中穿梭，同时还弯弓搭箭朝魔礼海的眼睛射去。

这一箭居然中了，魔礼海吃痛捂眼，手中青玉琵琶感受到了主人的怒意，自发震动起来，那音波将姬发瞬间掀翻了出去。

魔礼青见兄弟被伤，瞬间暴怒，趁着姬发被掀翻出去就要提拳将他砸死。生死一瞬间，姬发正要翻身闪躲，魔礼青却突然被从后的力量甩出去很远。

一个蓝面红发三头六臂的法相出现在姬发面前，姬发看着这令人敬畏的巨人，却刹那间怔住了，心里蓦然有些熟悉之感。

他随即抬头望向那巨人背后，虚空中凌空立着个宽袍大袖身穿道袍的人影，那人也凝望着他，眼神里都是担忧和思念。

“殷郊...”姬发情不自禁唤道。

重逢

殷郊出现在战场上，他本就战斗素养出众，又身带广成子的法宝，自然打了朝歌大军一个措手不及，解了西岐之危。魔家四将被他的法相所伤，闻仲也不得不撤兵。

殷郊落在姬发身旁，从吕公望手中将有些站立不稳的姬发扶过，还冲着吕公望点头笑了一下。

闻仲一直关注着西岐阵营，也好奇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本领，但殷郊回过头来时，闻仲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殷郊殿下！”他诧异道，朝歌撤退的队伍骤然停滞在了原地，四面也想起了各种议论质疑窃窃私语之声。

殷郊也并不怕被他认出，他搀扶着姬发，正视闻仲，只道：“太师别来无恙。”

闻仲本还不敢确定，又不信殷郊投身叛军，可此时殷郊坦坦荡荡不急不缓，却叫他着急起来。

“小殿下！”闻仲痛心疾首道“你本是我殷商太子！何故要和这些叛军反贼沆瀣一气！难道真是被姬发这竖子迷惑了吗？我从前看着殿下长大，深知殿下仁孝纯善，如今四方举兵天下不宁，殿下何苦执迷不悟！”

“执迷不悟...”殷郊重复了一遍闻仲的话，觉得有些讽刺，他不卑不亢道：“我从小蒙太师教诲，只道太师乃是心系大商的忠臣。可盲目忠心便是愚忠，太师说我执迷不悟，我却要说，执迷不悟的是太师您才是。”

“胡说！”闻仲喝道，“先王与先太子仓促离世，大王登基也并无违制，先太子启大殿之上杀父弑君召至天谴，大王为了平息天谴劳心费力寻找解法，如何有错？”

“太师真以为是伯父杀了先王吗？”殷郊眼神清明，神态严肃，他道“殷寿于轩辕坟唤醒被我成汤先祖封印的九尾妖狐，以它妖法控制伯父，当众刺杀爷爷，打的是一石二鸟的好主意，叔祖当日曾说，我殷商是因为父子相杀招来天谴，可这相杀的父子到底是哪一对父子，太师如今还蒙在鼓里吧！”

闻仲大惊失色，他知道殷郊素来不会说谎，见他言之凿凿有理有据，细想之下殷启当众刺杀帝乙之事也确实疑点重重，就已信了三分，但还是强撑道：“一面之词！”

殷郊却不为所动，继续道：“之后昆仑仙人为救之人消解天谴来献封神榜，殷寿却想用封神榜满足自己的野心，竟要放纵天谴，用天下人的性命增强封神榜的力量，又在大殿上逼迫四大伯侯之子以子弑父，我母亲死谏未果身受重伤，他还要赶尽杀绝...”提到母亲，殷郊的声音也沉痛起来，他缓了缓情绪，问道：“这桩桩件件，太师可自行查证，我身为人子，不反殷寿有愧于母亲，作为储君，不反殷寿有愧于天下，我问心无愧！”

闻仲被他说的怔然，但还是道：“再怎么说你也是殷商太子，如今却要这姬发领导叛军，岂不是要将我大商的江山断送！”

“这便是我和姬发的事了。”殷郊难得的强硬起来，“叔祖敬问国运，曾说我大商将亡，姬发若是能上承天命，下安黎民，也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

说着，他握紧了身侧姬发的手，侧头冲这姬发露出一个安抚的笑来。

闻仲张口结舌，最终还是撤退了，他疑虑重重，想必也急着赶回朝歌清查事情真相。

姬发一直紧绷着的那口气终于松了下来，他毕竟肉体凡胎，这几日劳心伤神，又苦战半晌受了伤，此刻骤然松懈，竟直接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姬发再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坐在他床边的殷郊，他想动一动，却发觉自己的手腕被殷郊捏着。

殷郊随广成子日日修行，其实养成了可以随处静心打坐的习惯，但姬发今日在他身边昏过去后，他居然怎么都无法静下心来。即便随军的大夫已经来看过，说姬发只是疲乏过度，只须静养休憩就没有大碍，殷郊还是不太放心，只有守在床边捏着姬发的手腕，时刻感受着他有力的脉搏才能稍微安稳下来。

大战将歇，姬发昏迷，为防军心涣散，刚陪殷郊回来的崇应彪就被姜子牙抓了壮丁，被他们领着巡视犒军去了，此时军帐中最后姬发和殷郊两人。

“郊郊...”姬发反握住了殷郊的手，挣扎着要坐起来，他不用想也知道定是姜子牙或杨戬还是将西岐城危的消息传到了昆仑。

殷郊感受到了他的动作，伸手将他扶坐起来，担忧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起身道：“你终于醒了，感觉怎么样？我去喊大夫再来看看！”

姬发却没让他动，他拉着殷郊的手使了个巧劲，殷郊便被他拉的倒在床上，要不是殷郊自己眼疾手快的一撑，没实实的砸在他身上，不然姬发估计还得再受一回伤。

姬发却没管这些，受不受伤此事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他与殷郊十指相缠，凑过去吻住了他的唇。

殷郊本还有些责备他莽撞，可属于姬发的熟悉气息立刻包围了他，让他只能愣愣的张开唇任由姬发在他的口腔中扫荡掠夺。

“唔...姬...姬发...你还伤着。”不知是许久未见还是刚刚绝处逢生，姬发此时激动的不行，他伸手环住殷郊，一边亲吻他一边就势翻身将他压在身下。

姬发哪还能管自己伤不伤着，他反复啄吻着殷郊的唇瓣，又埋头在他颈项间啃咬他的喉结。殷郊在昆仑修行，身上沾染了一股若隐若现的草木清香，越发让姬发难以自控。

“姬发...等一下，嗯..先让大夫来看看你。”殷郊也许久未曾与姬发亲近，说不想他是假的，但他更关心姬发的身体，由他吻了一会后还是起身想去找人来替他确认身体情况。

姬发怎么可能放过他，他将殷郊牢牢按在自己身下，喃喃道：“郊郊...别动、让我抱抱你，我好想你。”

殷郊吃软不吃硬，被姬发这么带着弱势的一恳求，自己也软了，乖乖抬手搂住姬发的脖子，说：“我也想你了...”

他的目光悠远了些，仿佛在回忆那些分离的时光，“我在昆仑看到昆仑的月，就想到在冀州时和你一起看的月，看到昆仑的花，就想到以前你给我摘的花，吹着昆仑的风，就想起我们策马时身侧吹过的风...”

然后他又说：“我离开你这么久，是我不好，让你劳心劳力，出生入死...你昏过去那一刻...我...”他有些难过，说不下去了。

但姬发却追问道：“你如何？”

殷郊凑过去舔吻姬发的唇，像是一只小兽在用自己的方式替伴侣疗伤。然后他说：“我心如刀割...”

姬发看着他，心里简直软成了一滩水，那些血火中历练出的说一不二和不怒自威的气势都被殷郊的三言两语变成了绕指柔。

他再也忍不住了，伸手去抽开殷郊的腰带，又含住殷郊敏感的耳垂，呢喃道：“我想要你...郊郊。”

“唔...可...你的身体...哼唔。”殷郊被他拂在耳边的气吹的抖了一下，也有些情动，但还是有些担心，然而接下来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姬发伸手握住了他的欲望。

姬发对殷郊的身体说是了如指掌也不为过，他一手揉弄身下人的性器，逼得它慢慢硬起来，一边剥开殷郊套在身上的昆仑道袍，看着他胸前已经微微挺起的乳尖，笑了起来笃定地说：“原来你也想要我。”

殷郊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下一秒他的乳尖就被姬发含住，湿热的舌尖来回弹弄着敏感处，让殷郊不自觉将自己的胸往姬发面前送去。

“嗯唔...姬发...那里嗯...”姬发听着殷郊的喘息逐渐甜腻起来，越发受到鼓舞，顺着他的乳尖一路往下，又顺着他腹肌的纹路来回啄吻，只把他弄的浑身发软。

殷郊在昆仑治病修行，整个人虽然还是肌肉匀亭的样子，但是消瘦了不少，姬发一路亲吻下去，又喜欢又心疼，不禁心里暗暗决定要把他再养好些。

“嗯啊...”殷郊正被姬发亲吻的发懵，下一刻就被一根手指插入了身体里，他的后穴经过姬发和崇应彪这么久的操弄，却仍旧敏感紧窒，此时仅仅一根手指，也有了些饱胀之感。

姬发许久没与他亲热，但也不着急，很懂些细水长流的道理。他在殷郊体内摸索到他的敏感点，却不直接刺激，而是在周围来回刮蹭，只时不时擦过那处。

“嗯...姬发...想要...求你吗...”殷郊被他这隔靴搔痒的弄法逼的有些崩溃，他觉得身上这个人明明知道怎么能让快乐，却坏心眼的不让他爽快，非要他红着眼睛欲求不满的哀求才放过他。

但姬发并没有就这么放过他，他只是又加了一指，在殷郊体内旋转弯曲，这些时日他日日拉弓，手上的茧仿佛又厚了些许，此时在殷郊最脆弱的体内搅弄，直将他调弄的不住喘息。

殷郊对快感食髓知味，又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被这样逗弄就觉得不够，他自发地抬起腿夹

住姬发的腰，不住的在他腰侧磨蹭，小声道：“进来吧姬发...想要你...想要你进来...嗯呜...”

姬发也已经忍无可忍，他抽出了手指，就想换个动作彻底占有殷郊，但一瞬间却拉扯到腿侧的伤处，不由得“嘶”了一声。

那是他被魔礼海的青玉琵琶掀下马时翻滚擦出的伤口，为了不动摇军心一直撑着没说。后来他脱力昏迷，被殷郊带回营帐揭开铠甲的时候血糊糊的一大片，看的殷郊心疼的直抽气。军医趁他昏迷时给他处理过，他就也没怎么在意，但此时动作一大牵扯到了伤口，感觉那处伤口又有崩裂的迹象。

可姬发是个狠人，此时又与殷郊正浓情蜜意，箭在弦上，别说伤口崩裂，就是崇应彪拿刀在背后捅他，他也能面不改色的先把这要紧事办完。

殷郊本来被他弄的意乱情迷，但姬发那一声痛喘却让他刹那间回过神来，他立马想起了姬发的伤，当即着急了：“姬发...是不是伤口又开裂了？不行...我还是要叫军医...”

他说着就要从床上下去，姬发被他弄得哭笑不得，连忙将他按在怀里亲吻，还要用自己硬起来的欲望暗示般的去摩擦殷郊的腿根，道：“小祖宗...求你了，我俩现在这状况你叫军医来...？伤还没看你就得先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殷郊本来关心则乱，因为心疼连欲望都消下去了些，此时被他这么磨蹭，看着两人的情状，又实在害怕姬发伤口再次崩裂，一时有些进退两难。

他咬着唇思考了片刻，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眼睛一闭自暴自弃地说：“那...那你躺着...我自己来！”

好事

姬发被这份天降的好事兜头一砸，一时都有些懵了，反问了一句：“什么？”

“没...没什么！”殷郊本就是一时心疼上头，脱口而出，这时被姬发一问，才意识到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抽身就想走。

但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姬发怎么可能轻易让他反悔，连忙伸手去拉殷郊，结果又扯到了伤口，其实那疼痛对他来说完全不算什么，但他还是“哎呦”一声，显得痛苦极了。

殷郊生怕他真的再伤到自己，一下子不敢再动了，“你...你...”他破天荒的结巴起来，也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姬发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又深怕真把他逼急了甩手不管，忙示弱道：“我们许久不见，我是真的想你，情难自控...若你不想，我也不会勉强你，实在不行让吕公望打点冷水来，我冲一下消下去就好了。”

“你这样了还要冲凉水？”殷郊也顾不上羞恼，怒道“你有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姬发苦笑起来：“我统领联军，就算召军医，也不好如此狼狈示人，于军心有碍，又舍不得勉强你...”他看殷郊面露不忍，还要趁热打铁，“这些日子你不在，我时时想你，战场上刀剑无眼，又怕再也见不着你...如今我再见你，心愿已了，别说冲凉水，就是让我死在魔家四将手下，也无憾了...”

殷郊越听越不对，他明知姬发是在故意装可怜，但却觉得他这话很有道理，又思及日前惊险一幕，心里还有点埋怨自己，他想：“姬发为了我付出了这么多...如今他这么难受，我还扭扭捏捏，确实有些辜负他的用心...”

想到这里，他仿佛终于做好了心理建设，自己翻身跪坐在姬发胯间，又怕压着姬发，只敢把重量压在自己腿上。好在他腿长腰细，下盘极稳，并不显得吃力，只是不由自主地腰背挺直，胸肌挺出了诱人的弧度。

因为动作的原因，殷郊自己的性器和姬发的蹭在一起，被姬发伸手拢在一起上下撸动，姬发还要伸出一只手去揉捏他挺起的胸乳。

“嗯唔...别...我不行...”殷郊刚刚因为担忧而有些消退的欲望又被唤醒，下身和胸前的快感一阵阵上涌，刹那间让他差点跪不住。

殷郊身子不自觉的前倾，双臂压在姬发头两侧，却正好将自己的胸口送到了姬发嘴边。送上门的好事姬发自然来者不拒，微微张口就将殷郊的乳尖含在口中舔吸，又顺着殷郊趴跪在自己身上的姿势摸到他的后穴，就着刚刚的扩张，毫不费力的插入三指搅弄。

“哈啊...姬发...唔...不...不行...别...”殷郊浑身都被他刺激的发颤，仰起头不住的喘息，他的额头因为快感而出了一层薄汗，汗湿的发有些黏在脸上，衬的他越发唇红齿白，秀色可餐。

姬发觉得差不多了，松开了他，让他重新跪坐在自己身上，鼓励地道：“殷郊...自己坐上来，乖。”

殷郊被他哄孩子一样的口气哄的发懵，伸手握住姬发的欲望，觉得自己每次看见这东西就要怀疑一下自己怎么能吃得下。

但他还是小小的吸了一口气，撑起身子，握着姬发已经硬挺的性器抵在自己的后穴口，心一横就往下坐去。

“啊...唔啊...太深了！”殷郊平时都是被姬发或崇应彪伺候的好好的，就算有时兴致上来一捅到底，也多少留着些力，生怕殷郊受伤。如今他自己毫无经验，也不知轻重，因着这个姿势，姬发的性器又能一下进到最深处，殷郊自己就先受不了了。

他的后穴牢牢含住姬发的性器，因为一瞬间过度的刺激交缠绞紧，那一瞬间甚至差点高潮。

姬发也被他夹的冒汗，自己的性器突然插入一个紧致温暖之处，殷郊后穴里层叠的媚肉还在自发的缠紧又放松，姬发爽头皮发麻，用尽了所有的理智才能克制自己不要立刻翻身将殷郊压着操干。

他小幅度的摆动自己的腰，像是在鼓励又像是在催促，声音里都带着低哑：“你可以的，郊郊...试着自己动一动。”

“唔...嗯啊...”殷郊此时的脑子已经乱成一团，本能的随着姬发的指挥上下摆动着腰，撑着

身体的双腿不住的颤抖，每次往下坐时，姬发还会微微调整角度，保证自己的性器准确的擦过殷郊的敏感处，再狠狠顶进极深的地方。

殷郊浑身都是汗水，过度的快感让他连眼神都散乱了，除了无意识的呻吟没法再说出一句话，但偏偏他的身体诚实极了，本能地追逐着快感自发抬起又下落，吞吃着姬发的欲望。姬发好像还嫌给他的刺激不够多，又伸手握紧着殷郊的欲望反复揉捏，手指时不时刮过囊袋，带起一阵阵战栗，让殷郊不自觉的把他夹的更紧。

“要...要不行了...姬...姬发...姬发...啊嗯嗯。”前后夹击的快感混着自己求欢的羞耻心，就这么将殷郊带入了高潮，高潮的一瞬间他再也撑不住身体，他喃喃唤着姬发的名字，扑倒在姬发怀里。

姬发将殷郊接了个满怀，亲着他的鬓角和脸侧，道：“你做的很好...很棒...”他精于骑射，腰肢劲瘦有力，趁着殷郊高潮的余韵还没过去，小穴又湿又软时又使力在他的后穴中大力抽插。

“嗯...别再...啊...嗯哈...”殷郊高潮后尤其敏感，他伏在姬发怀里，脸埋在他脖颈处剧烈的喘息，连按在姬发头两侧的指尖都在发抖。

姬发憋了许久，并不愿意轻易放过他，又带着脱力的殷郊翻了个身，侧躺着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自己没受伤的那条腿上，抬起殷郊的一条腿从侧面继续插他，直到殷郊受不住又高潮了一次，才也最终射在他身体深处。

可惜最后姬发的伤口还是崩开了，但殷郊不好意思再提找军医来看的事，只好自己给他重新包扎。他埋着头仔细给姬发缠着绷带，感觉头顶上有一道火热的目光一直盯着他，简直恨不得把自己埋进被褥里去。

殷郊刚刚给姬发包扎好，崇应彪和姜子牙一行人也终于结束了犒军和巡视，回到军帐中。姬发说自己不愿在人前示弱，还是撑着端坐在座榻之上，但之前那个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的姬发已经不知道被他塞到哪个角落去了。他好像突然疼极了，喝口水动一下都能碰到伤口，然后时不时疼的抽一口气。

崇应彪看着姬发满脸虚弱可怜的嘴脸就浑身难受，恨不得他立刻疼死算了，但偏偏殷郊还特别吃那一套，姬发抽一口气他就要扭头查看一下，满脸都是担忧。

崇应彪虽然和殷郊在昆仑山过了一段安逸的日子，但也是位刀口舔血的狠人，他和殷郊从昆仑一回来就加入了对抗朝歌的战局，也挂了些彩，后来只是草草处理了一下就又忙着去找孙子羽了解情况，整顿北崇军队，又紧接着被姜子牙抓去坐镇犒军，忙得脚不沾地。本来他觉得并没有什么，但此时看姬发被殷郊悉心照顾的这个飘飘然的样子立刻怒从心头起。

他面不改色的把双手背在身后，竟然毫不犹豫把自己小臂上已经处理好的刀伤撕裂了。然后他仿佛无事发生一样继续听姜子牙讲述这段时间的战事。鲜血慢慢涌出来，没一会就沁湿了他的外袍。

姜子牙那边正在滔滔不绝，身侧就传来越来越浓的血腥味，他扭头一瞥不由得悚然一惊，道：“北伯侯！你...你！”

崇应彪无所谓道：“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没那么脆弱，别误了正事。”

殷郊扭头一看，忙不迭站起来去查看他的伤口，一边还要心疼地问：“你怎么不吭声，这哪里是小伤？快给我看看”

姬发身边骤然一空，他伸手一个没拉住，殷郊就跑到崇应彪身边了。他眉心一跳，对上了崇应彪挑衅的目光，拳头不自觉捏紧了。

殷郊浑然不觉，带着崇应彪也坐在榻上，他小心地卷起崇应彪的袖子，看着他的伤口直蹙眉，一边替他重新包扎一边还自责的说：“伤口都崩开了，我竟然没注意...会不会很疼？”这回轮到崇应彪飘飘然了。

最后他们这场争风吃醋被看不下去的姜子牙打断了，又聊回了正事。

“我刚接到师尊传信...”他道“截教几乎倾全教之力出山相助殷寿，这已不仅仅是人间之事，我阐教自然不会置之不理，不日便会派门人弟子加入我们。”

殷郊也点点头应道：“是...我下山时师父也是如此说的。”他想了想又叹息一声，“可惜天下浩劫将起，不知何时才是个头呢...”

姬发揽着他的肩，侧头在他的眼角上亲吻一下以作安抚。

“殷郊...”他承诺道，“我会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平息天谴，让万民安乐，这是我答应你的。”

旷日持久的封神之战拉开序幕，姬发统领西岐北崇东鲁南鄂四方联军，号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尚父，与殷商的军队展开大战。阐、截两教倾无数人力物力，无数人和神前赴后继的死去，在生命和血火里完成了王权的更迭。

甲子日晨，周军与商军决战于牧野，大胜。

终局

当殷郊再次骑马穿过朝歌城门的时候，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那时远征冀州班师回朝时，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陌生。他的两边还是姬发崇应彪和姜文焕，身后跟着的仍旧是凯旋的大军，但那不再是大商的军队，朝歌也不再是大商的国都。

“大商要亡了...”叔祖的话重新响在耳畔，殷郊举目四顾，每个人脸上都是如释重负和胜利的喜悦，他却无端有些难过。

“大商真的亡了。”殷郊想，“亡在我父亲手上，也...亡在我的手上”

他正如此想着，侧旁伸出了一只手，握住了他攥着马缰的手，殷郊侧头，对上姬发担心的目光。

岁月倏忽而过，一切都改变了，姬发从被困于朝歌的质子变成了新朝的武王，殷郊亲眼看着姬发从一个少年，长成了一位帝王，大权在握，说一不二。但殷郊如今在摇晃的马背上望向他看着自己的眼睛，却蓦然发现那和质子营里的少年姬发殊无二致。

殷郊在昆仑与广成子修道，讲究顺其自然，无为不争，那日下山去又得师父点拨，刹那间也想通了不少，此时姬发熟悉的目光又让他那物是人非的感叹也褪去了些。

姬发握着他的手紧了紧，刚要再说两句，前方却有一名将领催马前来，好像想和姬发禀报什么，看了一眼他拉着的殷郊，又有些欲言又止。

“但说无妨。”姬发正怕殷郊此时故地重游，勾起故国之情，留下心结，便没怎么防备让他直说，以示哪怕到如今自己对殷郊也毫无隐瞒。

那将领听他这么说，也只好咬咬牙，“前方传来急报，朝歌王宫鹿台处大火冲天，应是...”他顿了顿，又看了眼殷郊刹那间有些发白的脸色，心一横继续道：“应是商王畏罪自焚...”

崇应彪在旁边也听到了这话，倒是冷笑一声，“我还当他舍不得死，这时候才自焚，倒也不嫌晚，他早死了哪还有这么多事。”

姬发觉得崇应彪这辈子就这句话最有道理，但此时殷郊脸色不好，他也没跟着一起煽风点火。

而殷郊听到这个消息时，懵了一瞬，仿佛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只喃喃地说：“我要去见他...见他最后一面。”

姬发和崇应彪知道在此事上不好拦他，只能叮嘱他小心自己，若是火势太大不要硬闯，他们会随时在外接应他，这才让他去了。

殷郊上次来鹿台时，是为了替母亲报仇，他满心以为自己的父亲是被狐妖蒙蔽，想着只要自己能诛杀狐妖，一切就都会变回以前的样子。

鹿台的火还没完全烧起来，只是冒着滚滚浓烟，但养在院子里的鹿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殷郊想起每次来时，鹿台都有忙碌的宫人，穿行的侍卫，满院的花草，但此时这里空荡沉寂，像是大商的缩影。

殷郊并没有用法术，他沉默着一步一步走上鹿台摇摇晃晃的木质台阶，想起自己那夜初次发现狐妖在宫内杀人，一路追它到了这里，然后...

他抬步登上最后一级台阶，跨过殿门，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自己因为担心父亲而提剑强闯摘星阁的夜。

殷寿坐在和那夜相同的位置，却身着商王的冠冕祭袍，如他弑父杀兄，终于登临人极执掌天下那日一般。

“殷寿老了。”殷郊无端的起了这个念头，榻上的人仍旧是高大健壮的，好像还是自己小时候曾仰望追逐过的父亲，可他端坐在那里，却如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一般，散发出了一股浓浓的腐朽的味道。

“你来了。”殷寿淡淡地说，“我还以为你会不敢来见我。”

殷郊慢慢走到他身前，这一次没有再下跪，殷寿一说话他便知道，殷寿还是那个殷寿，自大又狂妄。

“我为什么不敢来见你？”殷郊问，事到如今他也不能完全在殷寿面前保持绝对的冷静，“是因为你杀了我的舅舅，要杀我母亲，害死我的叔祖，也想杀了我吗？因为你害死这么多

人，让生灵涂炭吗？”

“郊儿。”殷寿竟然笑了，他说：“不是为了这些，只有你这样懦弱的人才会把人命放在心上，觉得那是天大的事。”

“什么？”殷郊甚至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随即要被殷寿这视人命如草芥的样子激怒了。

但殷寿却仿佛只是轻描淡写，“我说你不应该敢来见我，是因为你把殷商的江山葬送了，叛军的消息传来，我以为你终于有勇气对抗我了，但他们说什么...”殷寿回忆了一下，微笑的脸上突然起了怒火，“他们说，领军的是周武王，姬发！你把成汤江山拱手送给了姬发？”

“是，但殷商的江山是被你葬送的，不是我，也不是姬发。”殷郊却好像平静了下来，“我也没有把江山送给他。”殷郊说：“这天下他如果想要，那就是他的。”

殷寿几乎是暴怒了：“这是我的天下！我才是天下共主！”

“你不是，我也不是...但姬发现在是了。”殷郊笑起来，“人命于你如草芥，天下共主之位于我便也如草芥，我之所以执起鬼候剑，只是为了让你开心，如果我可以选，我宁愿陪母亲安心弹琴，我更喜欢与师父在昆仑论道。”

“父亲。”殷郊缓缓地说“如果当年的殷郊在这里，只有他会觉得天下该是你的，他为了替你抢夺封神榜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为了替你消除天谴可以不惜自焚。”

大火渐渐包围了鹿台，殷郊的脸映着跳动的火光，倒映在殷寿眼底，让他想起了那场自焚献祭的承诺，“殷郊...”他想说什么，但殷郊没让他说。

“可那个殷郊去哪儿了呢？”殷郊问，但他早就知道了答案，“那个殷郊死了，被你杀了，死在他曾经最敬爱的父亲手里。”

“那是因为姬昌说我会死于血亲之手！”殷寿宽大的铺散在身后的繁复冕袍被大火烧着了，他猖狂的笑道：“我不会死，所以你们，你，比干！你们都得死！若不是你们有昆仑仙人相助，谁胜谁败，犹未可知！”

“你赢不了我！姬发赢不了我！我没错！只是天命没有眷顾我！”火势越来越旺，将殷寿整个人包裹在烈火之中，他大笑着，那笑紧接着又变成被烧灼的痛苦嘶嚎。

避火神兽瞿疏从西而降，亲昵的蹭了蹭殷郊，那火苗便沾不到他身上一点。

殷郊突然放弃了一切争辩，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殷寿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有错，也永远不会悔改。

鹿台在烈火中摇摇欲坠，广成子法相临空而现，“你与殷寿父子情谊已尽，不必再留恋了，郊儿，是时候了结此事了。”

殷郊抬头看着自己师父的虚影，怔怔地落下泪来，他不忍再看殷寿的挣扎，只是提剑上前，从火焰中分出一条道路，将鬼候剑刺入了殷寿的心脏。

“让你不要那么痛苦的死去，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父亲。”他说。

广成子一手掐诀，一手按在殷郊头顶。

数十年时光倏而倒回。殷郊重新看见了那个儿时因为殷寿的责备和冷漠而痛苦哭泣的自己，广成子在他后背一推，他不由自主的被推上前。

年幼的小殷郊茫然不知，只仰头注视着年长的自己，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愣愣的问他：“大哥哥，你是神仙吗？你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让父亲爱我吗？”

殷郊俯下身，他眼中含泪，面上的表情却释然又坚定的，他将年幼的自己圈入怀中。

“殷寿不配爱你。”殷郊说，“会有更多，更好的人爱你，我也爱你。”

往日之事蓦然散尽，殷郊立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避火神兽瞿疏跪倒在他面前，鹿台的火突然散尽了。

姜子牙的声音自远方遥遥传来，“前尘尽消，恩怨是非自由天意，封神榜开，众神归位。”瞿疏便载着殷郊，往封神台去了。

战争尘埃落定，故人与敌人同入封神榜，但姬发却还是忙忙碌碌。新朝初定，光是定都镐京和登基大典就要费许多心思，许多礼数都不能与殷商相同，得有一套自己的章程。

但这些都不是殷郊要操心的事，每次只要有礼官奉武王命来寻他问意见，他就会眨着眼睛无辜地道：“我是旧朝太子，不便出谋划策。”

礼官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呼啦啦的又回去复命了。

但殷郊也不是全然不管，姜王后也跟着姜文焕来了镐京，殷郊每日还要去陪母亲说说话弹弹琴，他心疼姬发每日忙碌吃不好，就要学着亲手做糕点，缠着姜王后教他，做出来好吃的就往武王那里送，不成就自己和崇应彪分了，搞得崇应彪怨声载道。

“我们每日闲着，姬发却忙得很...你要去帮他的忙，我也给你做好的吃。”殷郊是这么说的。

崇应彪才不会去帮姬发的忙，他现在快活得很，每天跟在殷郊身后，听他弹弹琴，与他聊聊天，拉他去镐京郊外打猎，或者缠着他缠绵。

“九耀星君！差不多了吧！”殷郊被崇应彪闹得没脾气，只觉得仙途漫长，不能如此日夜纵欲。

崇应彪却没回答他，反而啧了一声：“九耀星君，听着怎么没武曲星有气势。”

“这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听。”殷郊被他转移了话题，“姬发是武王，武曲星也很配他...你不喜欢九耀星君这称呼？那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值年太岁星君呀。”崇应彪一边亲他一边得意洋洋的说。

有时候杨戩也会来镐京，每次他一来，就要给殷郊带些昆仑的特产和广成子的消息，殷郊自告奋勇带着师兄转着新建的镐京城，他们走走停停，入目皆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你好像很开心...”杨戩说，“比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开心多了，真好。”

“唔，是啊...”自从杨戩变成了自己师兄，殷郊与他更交心了，“我原先还有些为了旧朝覆灭而耿耿于怀，可如今看到万物复苏天下安定，便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姜文焕最近也不见人影，封神榜开，鄂顺被封为了贪狼星君，他本是要直接归位，但一看眼巴巴的姜文焕就改变了主意，硬要留下来陪着他了却余生再一起上天。

姜子牙被这群神仙搞得没办法，但一个也是留一群也是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到。

可惜姜文焕没快活几天就被姬发找人抓了壮丁，他表哥殷郊亲自上门，抓他去给姬发办事。他躲无可躲，身后还跟着个贪狼星君一起被带走。

“表弟，这也不能怪我。”殷郊说，“我是前朝太子，干涉朝政对姬发也不利，我又心疼他操劳，只能麻烦你来帮帮忙。”

姜文焕刚与鄂顺互通心意，正是蜜里调油，被骤然抓去工作，简直怨气冲天，回嘴道：“明明是你自己不愿意为这些琐事操心！你原来就这样！我还不知道你吗！”

“哎呀。”殷郊被识破了也不尴尬，笑起来：“那些礼官言官都烦得很，我说了什么姬发又不会拒绝，他们就要拿着我的身份做文章，让姬发下不来台，本来家国初定，百废待兴，为这点小事来回纠缠简直浪费时间，何苦...干脆撒开手不管，我也乐得逍遥。”

“殷郊...你...你不必放在心上。”鄂顺怕他心里还是有些为故国伤怀，安慰道。

殷郊知道他好意，便打趣道：“我还想起来一件事，鄂顺你一会不用管我表弟，让他自己忙去，你和我去见见我母亲吧。”

“啊...太...太阴星君。”鄂顺有点迷糊了“我...我去干嘛。”

姜文焕却瞬间明白了什么，感激地看了一眼殷郊。

“舅舅已经去天庭述职了，暂时见不到，我母亲还留在人间，她也是表弟亲近的长辈，你当然要去见一面啦。”殷郊理直气壮地说。

鄂顺也反应过来了他的意思，脸突然红了。

但殷郊说着帮不了忙，最后也没跑成，还是被姬发按住了。

“今日要选登基的冕服，别的你可以不管，这件事非得你替我选才行。”姬发圈着殷郊的腰在他耳边笑道。

“你不怕那些言官在你面前撞柱子啦？嗯，我喜欢那件玄色上衣红色下裳的，你穿一定好看”殷郊一边观察那些冕服的样式一边笑。

“撞也不管用。”姬发亲了殷郊一口，吩咐宫人将其他的样式都撤下。

“毕竟倘若有幸将画像传于后世...我得是我的殷郊最喜欢的样子。”姬发说。

三日后，万事具备，周武王于镐京登基，开始了近八百年的周王朝。

又三年后，武王崩逝，各路神君各归其位，将天下又交回了凡人手上。

又是一年中秋，太阴星君殿中。

四大伯侯对坐饮酒，姜王后笑着看殷郊与杨戩过完了几招，哪吒又蹦蹦跳跳的要起了乾坤圈和混天绫。

伯邑考姜文焕和鄂顺坐在一起，就着点心和酒聊西岐东鲁和南鄂不同的风物。

姬发替坐下的殷郊擦擦汗，任他靠着休息了一会，看他又兴致勃勃的去旁观崇应彪在院子里鼓捣的北崇烤肉，崇应彪见殷郊来了，就削下最嫩的一片给他尝。
欢声笑语，朝朝暮暮。
就这样千岁万岁，世事更迭，他们都会一直在一起。

End.

番外一

天下初定，姬发也终于可以稍微松口气。

他从年少时进入质子营，后来随着殷寿四处征战，接着又是封神之战，又是建立新朝，并不十分有空闲的时间，如今新朝建立，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往前推进，虽然还是忙碌，但总算能有些许闲暇时光。

天子御宇，分封天下，姜文焕和鄂顺在登基大典后就快快乐乐地回封地过他们自己的日子去了。姜王后在镐京住了些时日，又看殷郊被姬发和崇应彪照顾的很好，也放下心来，回了东鲁故地。

姬发本来是想趁机把崇应彪也赶回封地去，但遭遇了激烈的反抗。

“好！你好！我就知道你这西岐农夫不是好东西！”崇应彪简直暴跳如雷，“想把我赶走以后你就可以独占殷郊了是吧？”

姬发如今大权在握，很有些凛然的天子威势，已经几乎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了，他也不再是因为一句口角就和大打出手的莽撞少年。

他冷冷的盯着崇应彪道：“北伯侯久在京中，于理不合，为了天下安定，还是回封地去吧。”

崇应彪根本不吃这一套，并且想好了对策，他当即指着坐在旁边开开心心吃点心看戏的殷郊说：“前朝太子呆在周王宫中怕是也于理不合！不知道前朝的礼官言官知道会作何反应。”

殷郊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俩是在争风吃醋，他甚至认真思考了一下崇应彪的话，有点怕姬发真的被为难，问道：“那怎么办，我也要回封地吗？”

姬发被他问的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也不在乎什么喜怒不形于色的王者风范了，扭头冲崇应彪骂道：“你有病吧！”

崇应彪趁胜追击，道：“就算礼官和言官被你压下去了，大不了我去天上告状，就说太岁神君流连世间，应该早日回天庭述职，到时候我带着殷郊往天上一躲，你就得等死了才能见到他了。”

“我看你是欠揍。”姬发被这话气的忍无可忍，繁复的天子衮服随手一扔就要去揍崇应彪。

眼看他们又要打起来，殷郊只好居中调和，以防明天周武王和北伯侯在皇宫里大打出手的事情传到前朝。

“不许打架！”殷郊说，最终拍板下了决定，“谁都不走了，不回封地，也不回天上，就在镐京呆着！”

姬发和崇应彪被他拦住，才悻悻地罢了手。

殷郊本来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崇应彪这番要带殷郊走的高谈阔论实打实的刺激到了姬发，让他连着很久都有些疑神疑鬼，又想起曾经和殷郊的对话，决定要做什么。

又过了一个月，殷郊已经快把这事忘了，他最近的日子过得也快乐极了，本来在深深的内宫中日日呆着应该是件很无聊的事，但他的生活却充实的不得了。有时候在树下抚琴，打坐修炼，有时候和崇应彪溜出京城在旷野上策马驰骋狩猎，有时候姬发需要出宫视察民生时也会拉着他一起，或走街串巷，或去田间地头，看芸芸百姓安乐的众生相。后来杨戩还给他送来了一样昆仑的法器，是几面可以互相联系传讯的水镜，广成子在昆仑留了一面，其他都给了殷郊，殷郊又派人送去了姜王后那里，然后他又可以天天和师父杨戩母亲实时传讯了。

殷郊唯一头疼的就是姬发和崇应彪几乎是日日要缠着他贪欢，让他觉得实在不是办法。姬发毕竟已经是武王了，成日纵欲不成体统，而且他为了不耽误正事，经常是殷郊睡了他再连夜爬起来处理政务，劳心劳力。崇应彪倒也闲来无事，但他没事研究了各种花样和姿势，都要和殷郊一一试过，倒是殷郊吃不消了。

更别提这两人虽然贯会吃醋挑衅，但在殷郊身上仿佛很有些曾经在质子营征战训练的默契，经常还要一起进入殷郊的身体，不把他做的求饶投降不肯罢手。

神仙寿命无尽，殷郊深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只好和他们约法三章，虽然仍旧会被那两人时不时钻空子，但也算好了很多。

今天照例轮到姬发，殷郊本来沐浴完在寝宫中等他，但却有心腹宫人匆匆来报，说王上请

郊公子去别的地方相见。

殷郊披着外袍随着宫人穿过重重宫禁，最后停在了宫殿深处的一道偏门前。

“冒犯公子了。”宫人托举了一条金色绣着飞凤的锦带呈到殷郊面前，殷郊一看就知道是姬发的手笔，弯腰任自己的眼睛被遮住。

他们又往里走了一会，殷郊在黑暗中不辨方位，只能亦步亦趋的跟着宫人的指引，直到自己的手被一掌熟悉的带着薄茧的手握住了。

“姬发？”殷郊小声的唤了一声。

“嗯。”姬发答应了一声叫他安心，接着挥了挥手，宫人们就悄无声息的退下去了。

殷郊想自己摘下覆着眼睛的遮蔽，却被姬发拦下，他握着殷郊的手引他走进一道殿门，侧头亲了亲他的唇角，伸手褪下了殷郊披着的外袍和里衣。

殷郊赤裸的上半身袒露出来，露出蜜色的胸肌，他身上曾有一些或战争或其他什么原因留下的暗伤，但如今天下太平无事，身为神仙恢复的又快，那些陈年的旧伤都已经消失了，只余下一把温润的皮肉，仔细看还印着些不只是崇应彪还是姬发自己留下的吻痕。

姬发的目光犹如实质，在殷郊身上逡巡了一圈，手下却没停，直接拉开了他的腰带。这下殷郊全身的衣物都落在地上了，他肌肉匀称的身体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暖意融融的，像是琥珀雕成的无暇的神像。

“唔...”殷郊因为突然的不着寸缕瑟缩了一下，但下一刻姬发就替他换上了一件新的衣物。

那件衣服轻薄极了，包裹在他身上的时候又凉又滑，像是上好的丝线，袖子上却坠了些装饰，明显比其他部位厚实很多。

殷郊有些好奇，伸手想去摸，但姬发突然发力，猛的将他推倒在身后垫着厚厚软垫的长榻上，又趁殷郊不备，“咔哒”两声，将他双手分别锁在了长榻两边。

“姬...姬发...别锁着我。”殷郊目不能视，双手又被锁了起来，即使本能的信任姬发不会伤害他，还是有些慌乱的挣动起来。

姬发低着头隔着锦带亲吻他的眼睛，安抚道：“一会就好，殷郊...相信我。”他的吻顺着殷郊挺翘的鼻梁一路下滑，又含住他的唇。

殷郊被他温柔的吻亲的迷迷糊糊，感觉自己的腿被姬发向两边分开，还不由自主的要往姬发身上蹭。

但姬发用一只手就制住了他的动作，将他的双腿抬起来也用镣铐扣住，和禁锢着殷郊双手的锁链连在了一起。那锁链是特制的，为了不伤害殷郊，里面还垫了厚厚的软毛。接着他离开了殷郊的唇，又不知道从哪摸出一个玉制镂空的口塞，顶进了殷郊的齿间束好。

“嗯...唔...”殷郊全身受制，以一个双腿大开的姿势被锁在厚厚的软垫中，全身的隐私处都暴露在姬发眼中，连话都说不出，

姬发这才好像满意了，他摘下束着殷郊眉目的遮挡，笑起来：“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吗？”

四周的烛火并不刺眼，殷郊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他听了姬发的话，不由的左右打量，发现他在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鸟笼。这鸟笼修在一座环形宫殿的天井正中，因为烧了地龙并不会寒冷，抬头却能看到漫天的星斗。

姬发给他换的衣服也怪极了，那是一件用丝织成的大袖袍，但是轻薄透光，覆在殷郊身上时，能看到他若隐若现的肌肉轮廓，却在两条袖子上缝上了大量的羽毛，顺着殷郊被锁着的双臂垂下来的时候，让他也像一只被困在笼中钳住双翅的鸟。

姬发好整以暇的覆在殷郊身上，就着他的姿势，两指毫不费力的插入他的后穴来回抽弄，“我以前觉得，我若做了天下共主，这天下都是我锁住你的囚笼，可是你成了神仙，人间怕是也锁不住你，所以我还是给你打了个笼子，够大吗？你喜欢吗？”

“嗯唔...啊...哈啊...”殷郊说不出话来，只能摇头，喉间溢出细碎的喘息，但他的身体却背叛了他的意志，姬发刚在他后穴抽插搅弄了几下，他身前的欲望就颤颤巍巍的挺立了起来。

姬发故意曲解他的意思，笑了一下：“看来是喜欢的。”说着他又下移了些，张口含住殷郊的乳尖，用舌尖抵着摩擦，又用空出来的手在殷郊的胸肌上揉捏。

“哼嗯...姬...姬发...”破碎的音节透过被顶在殷郊唇齿间的玉球溢出来，姬发知道是他在喊自己的名字。

此情此景让姬发心里的占有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两指顶在殷郊后穴中的敏感点上狠狠抽插了几下，随后抽出手指，把自己粗大的性器插进了殷郊体内。

殷郊不自觉的挣动了一下，带起锁缚着他的锁链叮当作响，后穴自发紧紧裹住姬发的阳具，脖颈向上仰起拉出一个诱人采撷的弧线。

姬发也确实被引诱了，他在殷郊修长的脖颈上落下一个个亲吻，下身也配合着开始抽插。他时而大开大合的重重顶进殷郊身体深处，时而又慢下来用性器顶端浅浅的顶着殷郊体内的敏感点摩擦。

这时快时慢的节奏却让殷郊备受煎熬，往往他刚适应了一种，姬发就换了另一种。满满的欲望聚集在殷郊身体里却找不到出口，“嗯哈...不...唔唔...呜...”他的后穴被操的又湿又软，小腹上下起伏，但连呻吟都被堵住，只能发出细碎的泣音。

姬发的手在殷郊全身爱不释手的拂过，看着这一尊琥珀神像被他禁锢在自己身下，被自己操控着在欲海中沉浮。他们头顶是漫天星辰，脚下是周朝的土地，姬发在天地间占有着这只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小玄鸟，拥抱着这颗本该高悬在天际的岁星。

“殷郊...殷郊...”姬发喃喃的念他的名字。

殷郊的双腿被迫大大张开，姬发却还要掐着他的腿根掰开他的臀肉，好让他把自己含的更深一点，他一点点吻去殷郊唇角因为含着玉球而流出的涎水，觉得他这副只能任自己予取予求的样子可爱的不行，终于大发慈悲的替他将那玉球取出。

“哈啊...不行...不行了...姬发...求...求你吗”殷郊的呻吟陡然高亢起来，他随着姬发不住的顶弄来回晃动着，衣袖上的羽毛被晃散了，飘飘洋洋的落在他身上，姬发捡起一支，在殷郊的性器和会阴处来回扫过。

“痒...唔...不要...姬...姬发...”殷郊更剧烈的颤抖起来，他摆动着腰想躲开羽毛扫在敏感点带起的痒意，但这样子姬发眼里却像在主动求欢，姬发被他这模样勾的眼睛都红了，也不再顾不上其他，握住殷郊的腰就大力抽插起来。

殷郊的眼睛都因为过度的快感而无法聚焦，腿根的肉都痉挛起来，却因为被锁住而无法挣脱，他下身湿的一塌糊涂，后穴因为不断吞吃姬发的性器而被磨的发红，“哼啊...姬发...姬发...松开我...呜...要抱。”姬发粗大的肉棒每次都是完全抽出又狠狠进入，连囊袋都狠狠拍在他的臀肉上，殷郊觉得自己要被他干的高潮了，不住的挣扎着想要姬发的拥抱。

姬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伸手解开了殷郊手脚的束缚，把他抱坐了起来，身下仍旧重重往他身体里顶，但却温柔的亲吻他的侧脸。

殷郊被姬发锁了半天，终于获得了自由，连忙伸手环住了姬发的肩背，长腿缠在他的腰间。与姬发身体相贴的姿势让殷郊的欲望不断蹭在姬发的腹肌上，没几下他就高潮了，高潮的瞬间还恨恨的咬了在姬发的肩膀上。

姬发任他咬着，细微的疼痛反而让他更加兴奋，他脸色不变，握着殷郊的腰又顶了十几下，也跟着射了。

殷郊被来回折腾了一遍，实在是困极了，被姬发伺候着沐浴完，伏在他怀里迷迷糊糊的就要睡过去，但还是想起来什么，问：“你真的要把我锁起来吗...姬发？”

姬发叹了口气，温柔地亲了亲殷郊的发顶：“怎么会真的把你锁起来，这只是我的妄念罢了...玄鸟该是自由自在的。”

殷郊哼笑了一声，“我就知道你不会的...”他声音越来越小，姬发以为他就要睡过去了，便吹熄烛火想让他睡的更安稳些。

但紧接着殷郊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他抓住姬发的手按在自己心口，道：“可你已经把我锁住了，你的锁在这里。”

在姬发掌下，殷郊的心脏有力的搏动着。

然后姬发心里那些患得患失，刹那间就烟消云散了。

番外二

岁月如弹指，转眼距姬发登基已过了大半年。

这半年间，随着前朝和民间新制度的建立，又有殷郊陪在身边。曾经锋芒毕露的武王也藏剑归鞘，变得更加沉稳起来。

但总有些人仿佛见不得别人过平静的日子，新年刚过，朝中就暗潮涌动起来。但其实为的也不是别的，如今天子年纪正好，却后宫空虚，身居高位的诸侯臣子都是一起参加过封神之战的旧人，对姬发和殷郊的感情心知肚明，不会自讨没趣，但有些后提拔上来的小官员和小诸侯却把目光投向了那象征着泼天富贵的王后之位上。

年后朝会，他们就再也按耐不住，联合了几个言官，联名上书奏请天子立后，那奏折里除了慷慨陈词，甚至还夹了他们自家女眷的画像。

武王看都没看，从第一个小诸侯跪下那一刻起，他的脸色就黑沉的能滴出水来了。

好在姜文焕鄂顺他们年前来了镐京一起过年，此时还没有走，姜文焕见姬发神色不豫，生怕他一怒之下让这些没眼色的人血溅五步，只好硬着头皮向前一步道：“谁说后位空悬，陛下昔年未登基时就与我‘表妹’感情甚笃，几番战场同生共死，如今...”

几个旧人一听就明白，他这“表妹”指的其实是殷郊，又想着拿这个身份去堵这些人的嘴确实可行，不由纷纷会心一笑。

但仍有不死心的官员疑问道：“未曾听说东伯侯还有个表妹？莫不是编出来诓我们的吧。”崇应彪也在场，但他既不想被卷入这闹剧，又不会去替姬发解围，只是抱着臂在旁边看着，准备回去当笑话讲给殷郊听。

姜子牙也说：“东伯侯所言极是！他那表妹与陛下相识于前朝，我也是见过的，性情模样都没有可指摘之处。”

姬发也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思索了片刻，也道：“既然尚父也满意，诸位又如此操心此事，那便请司命大人择个黄道吉日，我会带他祭拜我姬家先祖，记入族谱，以告先人。”他说着顿了一下，又接了一句：“诸位若有疑虑，也不妨亲自去向先人分辨吧。”

他毕竟是战场上浴血厮杀打下的王位，此时波澜不惊的一句，却带着一股血气，小诸侯们当场被吓得悔不当初，只好俯地跪拜，大呼恕罪。

但姬发经这么一提醒，又为了绝后患，却是当真铁了心要立殷郊做自己的王后。

殷郊本来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姬发，又苦恼自己被认出来给他找麻烦，但他本就生的俊秀非常，定做的王后大礼服一上身，再略施脂粉，竟然真有了雌雄莫辨之感。

且不说那些大臣看不看得出来这位王后是个实打实的男人，就算有看出不对的。姬发大权在握，积威深重，也并敢再有反对意见，只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殷郊虽然不许姬发真的大操大办，可立后毕竟是大事，还是由司命择了个良辰吉日，和姬发拜了宗庙，宴请重臣，走完了所有必不可少的流程。

天子立后，几大诸侯都有敬贺，如今的西伯侯伯邑考送了一对和田玉的双凤玉佩，东伯侯姜文焕送了东海的珍珠两箱箱，南伯侯鄂顺送了南海的珊瑚株一对，北伯侯什么也没送，他拒绝祝福这对眷侣。

当日，看着身着周朝王后婚服的殷郊高兴的和姬发站在一起，崇应彪突然觉得自己才是笑话了。他和殷郊的亲密关系本就起于一场心不甘情不愿地强迫，后来相处日久，生死与共，他虽为殷郊斫了一把琴，得到了殷郊肯定的喜欢，但比起和殷郊早就心意相通的姬发，他总是无端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

如今姬发这么一手，可算是给了他致命一击，让崇应彪心头血都要呕出来了。可偏偏其他事他可以阴阳怪气可以从中做梗，这件事他却没什么反对的余地，或者说反对也没用。他心梗了好几天，还不想表现出来让姬发更得意，整个人都要憋到内伤。

这种情绪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直到有一日他收到殷郊的传信，请他去镐京郊外的一所别院见面。

崇应彪有些疑惑，他和殷郊天天都要凑在一起，有什么事往往当时就说了，这么神神秘秘的传信倒是不同寻常，更何况，替殷郊传信来的是一只大雁。

崇应彪心里有了些隐约的猜想，又觉得可能是自己近些日子已经要魔怔了，不愿意期待太多。当他骑着马强做镇定的到达那宅院门前之时，看到的居然是本该在北崇替他镇守的孙

子羽和其他几个心腹。

他们几个一脸喜气洋洋冲崇应彪挤眉弄眼，其中孙子羽仗着有殷郊撑腰，嚣张极了，“郊公子有令，套上侯爷的脑袋不许他看，带进去洗刷干净！”说着就拿着个麻袋套住了崇应彪的脑袋。

崇应彪不知道殷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还是没什么异议的被他们拉走了，他也没真让孙子羽他们动手，自己沐了浴，殷郊不想他看，他就也真的没有摘下那遮挡视线的麻袋。

沐浴过后，他自己套上了里衣，孙子羽他们才又进来，帮他套上了繁复层叠的外衫，又引着他走到这别院的正房门口，也不客气，摘了他头上的遮挡，将他往里头一推，自己嘻嘻哈哈的跑了。

在看清屋内陈设的时候。崇应彪的呼吸瞬间屏住了，因为这房间的布置俨然和北崇的婚房一模一样。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玄黑色的的礼服上用金丝绣着虎纹，也是北崇吉服的样式。

崇应彪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回过神来就往内室走去，半遮半掩的屏风上印出一个腰背挺直的人影，殷郊仿佛是听到声音，侧过头看他，精致的脸在烛火的映衬下显得越发唇红齿白。

他身上也是一件和崇应彪款式相同的吉服，殷郊对上崇应彪直勾勾的眼神，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地转了回去，指了指自己对面的坐席，小声道：“坐吧。”

崇应彪整个人都有点发飘了，他刚坐下，殷郊又指了指桌前摆放的一盏酒，道：“母亲说东鲁有风俗，有孩子出生后不论男女，家里的长辈都要在院子里埋下一坛酒，等到长大成人成婚之时挖出来给此生认定的人喝...这是...这是我出生时舅舅替我埋的，一半那日给了姬发，这一半是你的。”

崇应彪心里像有火在烧，一半是狂喜，一半是难以置信，他还没来得及说话，殷郊又指了指周围，那是东海的珍珠和南海的珊瑚。伯邑考的礼物没送来，因为被姬发扣下了。

“按照规矩，本来还应该敬告祖宗...”殷郊回忆着，“但我家的宗庙被殷寿一把火烧了，你估计也不愿意认北崇的祖宗，反正我师父和母亲都见过你了，就算告过了吧。”

崇应彪现在也不在意这所谓的贺礼和祖宗了，他眼中似有泪意，细细品味了面前那盏酒，然后伸手捧住殷郊的脸，低声道：“这些都是你准备的？”

殷郊笑容中带着一丝狡黠，“也不是，礼物是表弟和鄂顺送的，衣裳和房间是孙子羽准备的，酒是母亲送来的...我也只是出个人罢了。”

崇应彪注视着殷郊含笑的眉目，心里的那把火混着殷郊的酒一路烧向他的全身，他也没犹豫，将殷郊打横抱起，就像床榻走去。

殷郊身材高大，但崇应彪抱他抱多了，并不费力，他将殷郊放在床上，自己毫不犹豫的压在他身上，故意凑在他耳边使坏问他：“我们郊王后才封后没多久，就琵琶别抱，又想做北伯侯的正妃了？”

殷郊被他说的脸色发红，崇应彪凑的极近，唇齿间侵染了刚刚醇厚的酒香，声音又低又缓，殷郊被喷在耳尖的热气带来的痒意激的瑟缩了一下，伸手就要去捂他乱说话的嘴。

崇应彪摁住他的手亲了一口，仿佛又回味了一下那酒的味道，笑起来，“说起来...这酒入口滋味绵长，让人唇齿留香，倒是和你一样。”他说着低头吻住殷郊的唇，齿间在殷郊唇瓣上厮磨，又把他的舌尖含住吸吮片刻后咂咂嘴，“果然一模一样...”崇应彪说。

殷郊的脸已经红透了，他扭过头想把崇应彪从身上掀下去，但还没来得及动作就被崇应彪将双手按在了头顶。

崇应彪含着殷郊的耳垂，用一只手按着他，得寸进尺的解开他的腰带，伸手探进衣襟，揉捏殷郊的腹肌和胸乳，两指夹住他的乳尖来回拉扯。

“唔...崇应彪...轻点...嗯啊”殷郊被他挑逗的浑身都发起热，胸膛随着崇应彪的动作不断挺起，启唇微微喘息。

但他的唇很快被捂住了，殷郊睁开水雾迷蒙的眼睛不解的看着身上的人，却只听崇应彪笑着说：“王后，偷情要有偷情的样子...你喘这么大声，会把侍卫招来的。”他入戏极了，突然觉得殷郊这王后的身份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在床上用来当情趣也挺有意思。

殷郊被他说的也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自己真的是因为不耐寂寞而趁着君王事忙与臣子私通。这莫名的背德感让他觉得羞耻极了，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更敏感了。

崇应彪又亲了他一口，手指不断下滑，握住了殷郊的性器掂了两下，又去揉捻他的阴囊，继续调笑：“份量不小，看来武王没能日日满足你呀，那今天只好由臣来分忧了？”

“别...哈啊...别说了...崇应彪...唔”身体的要害被人掌控，还被技巧高超的手来回搓揉，殷郊难耐的摆动起腰，仿佛更做实了崇应彪的说法。

崇应彪又伸手去摸殷郊的肉穴，指尖在穴口浅浅戳刺却并不进入，而是思索了片刻，下床去拿了什么才再回来。

下一刻一颗圆润带着冷意的东西顶在殷郊的穴口，他反应了一下，想起那是姜文焕送的珍珠。东海的珍珠圆润饱满，姜文焕特地遣人挑了最好的，用丝线穿成一串一串的送来做给自己表哥的贺礼。

但是谁也没想到崇应彪会把这珍珠用在这种地方，“嗯...别...啊嗯...别塞...”殷郊拧着腰想躲，但被崇应彪在后腰的软肉上摁了两下，就抖着身子软了下来。圆润的珍珠被崇应彪一颗颗塞进殷郊的身体里，殷郊不自觉的收缩着后穴想把它们挤出去，但不仅不得其法，还带动着那些珠子在体内来回摩擦滚动，时不时擦过殷郊敏感的突起，带起一阵阵酸麻。

那珠链很长，并没有完全被塞入殷郊的身体，还留一半坠在外面，崇应彪抬手将它缠在了殷郊已经挺立的性器上，一只手握着上下撸动，一只手抵进殷郊的后穴里玩弄。

殷郊前后的敏感处都充斥着鲜明的颗粒感，特别是后穴里，崇应彪不住的拨弄那些珍珠，还要把它们按在殷郊的肉壁上摩擦。

殷郊被玩弄的头昏脑胀，迎合一般弓起腰身，双腿胡乱的踢蹬，“哈嗯...不行...含不住了...唔...求你”他胡乱呻吟着，伸手要去搂崇应彪，似乎是知道如今只有他才能让自己快活。

崇应彪也忍不住了，他将殷郊的双腿抬起来架在自己肩头，也不抽出他体内的珠链，就这么径直进入他的后穴。这样珠链前端的珍珠被顶进殷郊身体深处，中间的部分被崇应彪的性器压在殷郊的穴肉上随着抽插来回碾动，而与此同时又带动缠在殷郊欲望上的末端，一松一紧的拉动他的性器。

“啊...进去了...不...不行...硌吗...太深了...”殷郊觉得自己要被欲望冲垮了，一颗珍珠正好顶在他后穴的敏感点上，每次崇应彪进出的时候都会带动那颗珍珠狠狠压在那点，让他的穴肉不住的痉挛。

崇应彪握着殷郊的小腿来回摩挲，下身用力的挺进身下的和自己无比契合的身体，殷郊身上北崇大婚的吉服已经散开了，殷郊穿玄色衣裳是很有种凌然不可侵犯的贵气，但如今那衣衫散乱的铺在他因欲望而不断颤抖的身下，让崇应彪有种高岭之花被自己攀折的兴奋。

“武王后...臣干的你爽吗？喜欢吗？”崇应彪又想起了那一茬，凑在殷郊耳边喃喃问道，瞬间感觉殷郊本就不断张合的后穴吮吸的更厉害了。

“喜...唔...喜欢...”殷郊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了，不管是崇应彪在身后不住的操弄还是身前被珠链缠着还被崇应彪握在手里的性器都让他难以招架。他的腿被崇应彪放下，崇应彪的手空出来，不动声色的拉住了探进殷郊体内的珠链一端，而殷郊浑然不觉，他的长发也在性爱中蹭乱了，散在床榻上，被崇应彪用另一只手掬起，拿发尾去刮搔他挺立的乳首。

“嗯啊...痒...好痒...呜呜...”殷郊的胸口不住起伏，因为乳首带起的痒意，他扭着身子想往前躲，崇应彪并没去拉他，拉着珠链的手反向用力，一口气将那半条链子从殷郊身体里抽出。

“唔啊...”那一瞬间殷郊只来的及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剧烈的快感刺激着他的神经，他连哭都哭不出来，只能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被抛向了高潮。

殷郊高潮时候的后穴猛的绞住崇应彪的性器，剧烈的收缩起来，崇应彪被他夹的爽极了，连抽动都有些困难，伏下身去吻他的唇，等他缓过来了些许才继续抽插起来。

“嗯啊啊...要坏了...放...吗...放过我吧。”殷郊高潮以后的后穴更加敏感，被不住的捣弄顶的他腰眼都有些发麻，崇应彪一边替他按揉着腰，一边还不肯善罢甘休，“说点好听的我就放过你...”他说。

他本意是想逼着殷郊说点荤话哄他开心，但没想到殷郊突然福至心灵，就着他们面对面相拥的姿势将脸贴在崇应彪的胸肌上蹭了一下，小声道：“我也喜欢你，崇应彪，你也是名正言顺的。”

崇应彪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以后，还在殷郊体内抽动的欲望又狠捣了几下，就这么射了。

“谁教你这招的...”他没想到自己居然因为殷郊这么一句话就缴械投降，心有不甘狠狠亲了怀里的人一口。

殷郊笑起来，想起今天还有一样东西要给崇应彪，他觉得自己浑身都酸痛得很，但还是伸手在崇应彪胸前画了道符。

崇应彪看着闪着金光的符没入自己胸口也并不躲闪，只是问：“这是什么？”

“太岁神殿的通行令，以后回了天上别偷情了，多走正门吧，九耀星君。”殷郊说。

崇应彪心满意足，抱着殷郊沐浴去了。

第二日，崇应彪清晨从梦中醒来，不知是不是因为昨夜心绪波动，他做了一夜乱梦，都是封神前和封神时的旧事。

“怪不得殷寿能做天喜星啊。”崇应彪亲了亲还埋在他怀里熟睡的殷郊，心里豁然开朗，“也算他给我指了一桩好姻缘。”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